

蕉風月刊

第 375 號
大

● [大山脚作者專輯] ● 長篇連載小說「紅塵」 ● 黃乃羣的水彩畫路程





伊士坦堡之冬（水彩畫1983） 黃乃羣



青雲亭（水彩畫1975） 黃乃羣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95/84.....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垚 / 梅淑貞 / 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新加坡及汶萊

。其他地區訂

)

ersatu Raya Sdn. Bhd.,

217,

ya, Selangor,

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 Selangor, Malaysia.

目錄 ● 目錄

大山脚作者專輯

金貴嬌的早晨 (短篇小說)	*宋子衡	2
樹林 (短篇小說)	*小黑	9
天公 / 等於零 / 做夢 (詩)	*艾文	13
樹的死亡 (詩)	*方昂	14
小鎮一婦人 (短篇小說)	*菊凡	15
惡魔 / 日記 / 誓言 (詩)	*黃英俊	19
封閉 (散文)	*黃英俊	20
永遠的微笑 (小小說)	*林月絲	21
逆流而上 (短篇小說)	*陳政欣	22
薛志的午餐 (短篇小說)	*葉蕾	26
迷失自己的幽魂 (小說批評)	*菊凡	29
魔 (短篇小說)	*游牧	31

詩

雙黃月餅	*張樹林	34
樹	*英培安	42

中篇小說

黑蛇 (下)	*張貴興	35
--------	------	----

風向

台下一樣做騷	*崔璋彌	43
文人是乞丐?	*馮友豐	43

專欄

『十二月亮』讀後 (雨花隨筆)	*郝毅民	44
我們的刊物 (人間集)	*梅淑貞	46

長篇連載小說

紅塵	*鍾瑜	48
----	-----	----

風訊

*編輯室	64
------	----

一九八四年八月號三七五期

9 376
10 377
11 378
12 379



書獻南院

獻書者：

陳业娥

日期：

1/4/2000

金貴嫗的早晨

*宋子衡



原名黃光佑，廣東惠來人，一九三九年生於大山脚。從一九六零年便開始寫作，六三年後只獨攻小說。印象最深刻的文學作品是白先勇的『台北人』。一九七二年出版小說集『宋子衡短篇』。現為紙製品商人。

「蛇啊！有蛇啊！快來打蛇，你們快出來啊！」
天剛發亮，就聽到金貴嫗那把鬼一般號叫的聲音。

這個面臨迫遷的木屋區，每天一到這種時刻，就會聽到從各家廚房裡傳出來的敲擊樂；女人們都在準備着早餐，以便讓孩子們上學，男人們上工。

這裡雖只有廿幾戶人家，却聚居着各行各業的人；有破落戶，也有暴發戶，有教師，也有地痞。總之，這個簡陋的木屋區是複雜的，就像一個社會的縮影。

木屋區的人對蛇這東西，最初的時候，幾乎是談蛇色變的，但在這幾個月來，連續的不知鬧了多少次，久而久之，木屋區的人對蛇的出現，也就不甚關注了；也許他們認為是這樣的，蛇這東西雖會咬死人，但自從鬧蛇到現在，每一次都看到蛇是死在亂棍之下，也就不覺得蛇可怕了。

金貴嫗這女人在這幾年來可失意多了，先前她金貴還在的時候啊！真的是目中無人了，說她金貴是賭博世家，一點也不過份，見他經常提個占士邦黑皮篋，穿得很有氣派的到外埠去開賭。金貴嫗就憑着她那幾分知識替她金貴這麼辯着道：「我們金貴啊不是好賭，他說人生事就像一場賭博，所以他賭並不是為錢財，而是在向自己下注。」可是金貴嫗的那雙手，就幾乎鑲成了金手腕呢！有回就叫人猜她頸上那條金鍊有多重，人家隨意說是一兩，她却嚷着跳着：「兩兩還多呢！一兩？」只可惜好景不常，她金貴不知怎的，活蹦蹦的死了，白紙燈籠上只寫着五十有三。一些閒人不肯罷休，探聽的結果却只知道金貴死時全身是瘀黑的。當金貴嫗在靈柩前哭得死去活來的時候，却有個比她金貴還健

壯還年青的男人上前勸慰了她一番，難怪有人在出殯行列裡酸了一句：「貓哭老鼠。」金貴還山的時候，金貴嫗並沒有送上山頭，她是聽長輩的說，死了丈夫的女人，如果守不了節，要改嫁，就不可以陪上山去，跟上山頭，就得守寡終身。金貴嫗顯然不是那種容易守得住的女人，一生吃好穿好，雖是四十出頭的人，還是養得一身嫩嫩白白，那雙眼，在烏溜溜中也常帶着幾分怨。她金貴在生時，一過埠開賭，沒過三幾天不會回家；金貴嫗嫌的就是這點寂寞，一子一女都已長大在外作事，這個家經常是空空洞洞的，就不知有多少飢不擇食的小白臉蹂躪了她家門檻，那些不正經的事也屢傳不鮮了。偏有一些人專探底細，都証據鑿鑿地說金貴是個無能的人，難怪金貴嫗要在家裡開個小賭場，一桌麻將也好，尖拉美也好，金貴嫗必陪定一腳，一上桌，總免不了摸手摸腳，金貴嫗會樂得連薪水都不要，還貼吃貼喝呢！

木屋區就是木屋區，多多少少都還保住那一點舊觀念，對金貴嫗的所作所為不但嗤之以鼻，且敬而遠之了。因而金貴嫗的形像在整個木屋區來說，已沒甚麼可保留了。所以她的一言一動，甚少人會去理會。

金貴嫗幾乎喊破了喉嚨，才把唸佛的老十一連同幾個年紀幼小的孫子叫了出來。老十一患嚴重老花眼，他是憑着那把聲音認出金貴嫗，雖對她沒好感，但年紀大心懷畢竟寬些，既然出了屋子，也就不必使人難堪，於是便勉強地問道：

「金貴嫗啊！七早八早，你在吵甚麼鬼？」

金貴嫗聽了這句話，臉色立即為之一沉，但還是這樣說道：

「我吵甚麼？有蛇呀！十一伯！是黑的，有鋤

頭柄那麼長那麼大，從我面前爬過，好像是爬進你隔壁阿猪哥的家去。」

「是我家，還是阿猪哥的家？」老十一有點緊張。

「是……………從你家牆腳爬過阿猪哥的家去的。」

老十一聽到蛇是進了阿猪哥的家，也就鬆弛下來，隨即又擺出一副慈悲面孔這樣說道：

「千萬不要殺生呀！把蛇赶走算了。」

「蛇已經躲進他們家裡，就是要殺也殺不到嘛！唉！會有這些麻煩，都是對面那個鬼頭家，整天建屋建屋，只管自己賺大錢，把蛇都赶到我們這裡來。」金貴嬌邊指着那片正在砍樹填土的空地邊惡毒地咒罵起來。歇了片刻又說：「十一伯，你不去跟他們講啊？說蛇進了他們家。」

老十一經她提醒，立即差了孫女阿珠去隔壁通報一聲。

阿猪哥着了件深藍色短內褲，空空洞洞的，走起路來一晃一動，不難使人連想起那垂頭喪氣的東西。老十一是男人，又老花眼，當然不覺得甚麼，金貴嬌這一下子可慌了，儘管她是甚麼沙場老將，那張粉白的臉也免不了一陣紅一陣赤的，但她還是裝起一副正經模樣，把臉自然地調過一邊去。何況金貴嬌跟這個一生遊手好閒的阿猪哥也有過一段恩怨，說是甚麼房屋買賣的，只因手續不清楚，金貴嬌不肯過賬，鬧到後來戶口也關了，留下了一條碎賬沒了結。

阿猪哥走了過來，見是老十一和金貴嬌便開口問道：

「誰說我家裡有蛇？」

「金貴嬌說是從我家牆腳爬過去的。」老十一解釋道。

「爬過去？有沒有看到進我們家？」阿猪哥用不悅的語氣追問着。

「十一伯的牆腳沒有洞，那條蛇轉了個彎就不見了，不是進你家去了那裡？」金貴嬌也有點不服氣地應道。

阿猪哥正想兜過老十一家的後門去看個究竟，他妻子春花鉄青着臉直朝他衝了過來。

「快來，快來，有蛇啊！在我們冲涼房水甕下面，哎唷！我蹲下去小便牠就撲了過來，幸虧還差半尺。」

這麼一來，金貴嬌也就理直氣壯了，這個強有力的証據支持了她那蛇的確存在，於是，不管三七廿一，她又張開嗓的喊了起來：

「快來打蛇啊！蛇在阿……………猪哥的家裡！」

隨着金貴嬌的喊叫聲，阿猪哥慌張地衝回自己

家去，老十一也緊跟着跑過去，却聽到他不斷地說：

「不要打死牠，千萬不好打死牠！」

在這個緊要關頭，金貴嬌也忘了甚麼恩怨，毫無忌諱地跟着老十一闖進阿猪哥的家裡去。屋裡一片陰暗，金貴嬌突然想到，那條蛇萬一從她腳下竄過來怎辦？她還是防不勝防地從屋子內退了出來，站在大門口向裡面張望着，這樣還表示着一點關心的樣子。

屋裡却又傳出阿猪哥責罵他妻子的聲音：

「那裡有蛇？蛇你的頭！神經病，聽人家說蛇你就跟人家說蛇！」

「剛才我如果給蛇咬到，看你還有甚麼話講。」春花頂回了一句。

「現在又怎麼說，蛇呢？你去找出來給我看。」阿猪哥憤憤地說。

「一定要找，一定要找，蛇一定藏在家裡，小孩子統統到外面去。」春花先把孩子們勸開，然後想拿手電筒去找蛇，誰知手電筒早已沒了電力，只見燈泡紅紅微弱的一點，甚麼都照不出來。春花從房裡轉身出來，向着站在門口的老十一問道：

「十一伯，你家有手電筒嗎？」

「先前有的，也都給孩子們敲壞了。」老十一答道。

站在門口的除了老十一，還有一位就是金貴嬌，春花只不經意地看了她一眼，並沒有開口問她甚麼。

春花和金貴嬌原是有頭遠親關係的。在金貴叔死後不久，春花就往外頭聽到不少流言，說金貴嬌甚麼老少咸宜，大小通吃，連她丈夫也都被數了進去。春花雖氣憤填胸，但却苦於沒証沒據，如何問罪。春花也確信有這麼回事的，因她丈夫氣魄好，胃口大，且一向都是來者不拒，大慷他人之慨的，怎會輕易錯過那砵上肉呢！春花在那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有暗中向旁人嘮叨幾句：「真的是亂世，不知是甚麼妖孽，連個表舅都不肯放過！」春花對着這樁事，始終懷着小人之心，以防患未然。她也告訴自己，這種親攀不得。就這樣她疏遠了金貴嬌，有時在路口碰了正面，至多也只是在嘴角那兒牽動一下。

金貴嬌雖站在門外，但她是個聰明人，一向機警，稍加一兩眼，就已發覺了春花臉上那層不歡迎的神色；她心想，那點恩怨算是甚麼，小兒科啦！

沒有了手電筒，就沒法子找蛇了，春花一時躊躇起來，不知如何是好。蛇不找出來心又放不下，因為蛇這東西到底不是好惹的，萬一蛇仍留在自己家裡，那真的是禍患無窮。就像前幾天發現的那條蛇，就足足的尋找了一天，等到在大隻財的床底找

出來後，大家才能定下心來。要找嘛，家裡到處黑壓壓的，沒有充足光線，也是沒辦法。一轉眼又看到金貴嬌跟老十一在指手劃腳，却聽不清他們講的是甚麼，突地心裡又起了一陣猜疑；這女人莫非又是在遊說了吧？春花還是把這點氣壓下去，她覺得現在找蛇的事比其他甚麼事都來得重要，一方面是爲了安全，一方面是爲了平復心頭那點方才被她丈夫苛責時所受的氣。春花感到真懊惱，這條蛇如果藏進老十一或別人的家，情形就不同，就是偏偏要闖進她家來，而只有她自己才能証明這條蛇確會出現過，可是，她又發覺自己的証明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在她丈夫心目中她說的還是謊言，在金貴嬌那邊，因爲她對金貴嬌所存着的心病還沒消除，所以她沒有這種義務去成立金貴嬌對蛇存在的說法，可是當她被蛇突擊的時候，已大聲喊了出來，難怪金貴嬌的嘴角會嵌掛着一絲嘲諷的笑意。這點氣春花始終服不下來。她看了看廳內四週，最後她才開口說：

「阿豬，你也應該找找看嘛！蛇如果躲在我們家裡對你也沒有好處。」

「我說沒有蛇，要找你自己去找！」阿豬哥在廳後應着。

看着事情的發展已轉入另一道支線，金貴嬌也不想乘人之危，蛇不見了反正是一件好事，又何苦把自己捲進去呢？那些所謂恩恩怨怨，也絕不能依靠這條蛇來了結，也更不能因蛇而延續下去。見她向老十一說了聲甚麼，毅然轉身走了。

金貴嬌慶幸着自己已脫離了這場蛇劫，正當她心頭開朗起來的時候，又聽到幾聲喊着有蛇的叫聲，即尖銳又緊張，她肯定那是孩子的叫聲。她又止住了腳步，回頭看向發出叫聲的所在，但她不能肯定是在那一間屋子；後來是看到有幾個大人拿着木棍，慌慌張張的跑進那間最簡陋的木屋裡，才知道蛇是在大炮松的家裡出現。

金貴嬌這人會好管閒事，就是因爲她有太多的空餘時間，終日無所事事，那批賭友如果不來，她會覺得渡日如年。她一聽到蛇又出現，心頭不禁掠過一陣欣喜，雖然她正慶幸着自己能擺脫這鬧蛇事件，她以爲蛇已不見，打蛇這事就會平息了，現在又不然，蛇又重新出現，整個事件又可能有新的發展。

金貴嬌看到老十一也蹣跚着腳步，跟着人家擠到大炮松家門口，伸長了脖子探望着。這老人是無濟於事的，總是阻手碍腳，舊時不知做了些甚麼虧心事，近年來居然唸起佛來，一天到晚，就是勸人不能殺生。金貴嬌也跟了過去，在經過阿豬哥門口時，却看到他若無其事地躺在搖椅上抽着煙，而春花也在廳的一角梳理着她的頭髮。金貴嬌自個白了

一眼，心裡跟着莫名其妙地咀咒起來：「這欺人，最好就是會給蛇咬死。」

「我正在冲涼房裡洗臉，就看到黑色發亮的東西在牆腳下爬動着，那不是蛇是甚麼？」大炮松的女兒氣色慌張地向幾位鄰居追述着發現蛇的經過。那幾個人已經搜索過了，只是不得要領，才向大炮松的女兒問個明白。

「你有沒有看到蛇爬去那裡？」其中一個人問。

「牠好像是向房裡爬去的。」大炮松的女兒心有餘悸地說。

那幾個鄰居又開始進入房裡搜索，不一會兒，就看到他們都走了出來，大炮松的妻子抱着剛滿月的孩子也跟在後頭走出來，哭喪着臉向鄰居們求着說：

「本心叔，請你幫幫忙，再去找找看，阿松去了外地，家裡就只有我們幾個女的，不知如何是好，怕死人啦！」

那幾個男人手裡是拿着木棍，却像英雄無用武之地，圍攏在門外談論着。金貴嬌湊了過去，跟大家打了招呼，便滔滔不絕地跟着談起來：

「這條蛇好大好長啊！不除掉不行，都是那個死人頭家，把蛇趕過我們這裡來的，住了幾十年，都沒看過一條蛇，自從那邊開始砍芭，我們這裡就有蛇了，連這條算下去，有整十條了吧！早上我是要趕去飾頭髮，等下要去喝新娘茶，我妹妹那邊的小叔討了個富家女，聽說長了男的五六歲，幸虧是家財一大把，單看到那份嫁粧，就沒有人敢提起年紀的事了，我的紅包也陪去了整百塊，不大一點人家又瞧不起，唉！等下喝茶又要紅包，真是不合算。也好，要不是我早點出來，這條蛇不知要藏在誰的家裡，後果怎樣，我也不敢想了。」

一個是本心叔，一個叫加里米粉，一個叫扁頭，還有幾個不知天高地厚十多歲的小伙子，他們的言談在這剎那間，給金貴嬌這段話打斷了，大家都停了下來，只等着金貴嬌繼續發表甚麼。金貴嬌這人總不會讓時間白跑，一見有談話機會，她絕不會錯失。她又追下去說：

「怎樣？蛇找不到啊？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松叔不在，你們得小心照顧呀！我們這裡的好處，就是大家都能互相照顧，互相幫助，我就是很痛惜大家就快要分散了。」

「你說的是甚麼回事？」本心叔故弄玄虛地問。

金貴嬌也感到莫名起來，睜着眼睛直瞪着本心叔，總覺得他的話有點奇怪。過了一回，金貴嬌才猶疑答道：

「甚麼回事？這裡不是要建屋，那個死人頭家

不是要趕我們走了咩？」

「沒錯，是要發展，要建有樓的排屋五十間。」加里米粉心爽口直地揸上一句。

「所以我們這一區的人就要分散了呀！我們在這裡算是最久的一家，金貴他祖公來這裡的時候，這兒只是一片密密麻麻的矮樹芭，他祖公看得心都慌了，後來不但住了下來，還住上了三代人，這塊地也就傳了這麼三代，到了金貴，這死鬼就把它賭掉了，弄到現在自己也要給人家趕走，那個死人頭家就像鬼一樣，談來談去臉黑黑的，就是四十千，不搬就等三萬，真絕情，死人金貴也沒眼光，十多年前如果不賣，到現在也就不同了。」金貴嬌並不是在解答本心叔的疑問，而是藉機抒發她內心的抑悵。歇了片刻，又乘機在空隙裡補上一句：「三代人，賠一間有樓排屋也是天公地道的。」

一向走德教路線的本心叔，聽了金貴嬌這番話，就覺得喉裡有甚麼東西鯁住那樣，但他也是這裡的老地頭，對金貴嬌一向的為人，是相當了解的，單單那面爲了別人一道籬芭問題，他仗義調解而碰了一鼻子灰的教訓就夠他受了。他看了看金貴嬌，便這樣說道：

「金貴嬌，四十千不算少了呀！你看我那間三十千都談不上，聽說我那兒還對路呢！如果賴着不走，可能阻碍他們整個發展工程，這個數目，雖然不值得，但我還是接受了，因爲我一向不拿人家不願意給的東西。」

本來靜立一旁的扁頭，也來湊上了一句：

「我也是這樣想，過過去就算了，要求太過份，被人討厭一世，也沒甚麼意思。」

這面是金貴嬌心口上有東西壓住了，以她那種刁蠻的性格來說，這個時候她必會大發雷霆了；可是，這女人不簡單的地方就在這裡，她能夠認清在甚麼地方講甚麼話，對本心叔在外界的名頭，她亦多少有所聽聞，也就對他多少有點尊敬了；不過，金貴嬌立即把頭轉向扁頭和加里米粉那兒：「我不會做甚麼好心，只知道人家有的是百萬，這時候不要，還要等甚麼時候，再說那些人，就是我們牽就他們，他們也絕不會領我們的情，是不是？」金貴嬌強調了這番話，似乎挽回了一些面子，臉色也就逐漸鬆弛下來。

正當他們三個人的話題越談越劇烈，開始針鋒相對的時候，老十一的孫女阿珠慌慌張張地走到他身邊，惦着腳尖湊到老十一的耳邊說：

「阿公！媽媽也看到蛇！」

被冷落一旁，獨自在思索着甚麼的老十一頓時爲之一震，連頭也沒回匆匆地跑回家去。

金貴嬌和本心叔幾個人又被愣住了。這條蛇神出鬼沒，這麼多人，也都沒牠的辦法。本心叔帶着

扁頭和加里米粉，齊步走到老十一家門口。老十一正燃了三支香走到天公龕前，虔誠地跪了下去，嘴裡唸唸有詞地拜了拜，信心十足的把香揸了上去，才回頭對着本心叔幾個人說道：

「大家放心，沒事的，一會兒牠就會走的。」

老十一家的婦女和孩子們都聚集在門外，屋子裡頭還是一片亂吱喳的，老十一幾個兒子和幾個較大的孫子正合力找那條蛇，奇怪的是，這裡的男人都還沒看到這條蛇，他們都在懷疑着這幾個女人，包括最先發現這條蛇的金貴嬌在內，所看到的是不是蛇。

「金貴嬌，你真的有看到蛇？」老十一的長子阿長這樣問道。

「難道是開玩笑的咩，就有鋤頭柄那麼大，黑色的，我在那邊橋頭走過去的時候，牠還向着我衝過來呢！我都快被嚇死啦！你們還不信。」金貴嬌不快地說。

「這條蛇也真夠狡猾，一會兒在阿豬哥的家，一會兒又在大炮松的家，突然間又跑過我們這邊來，這好像有點不可能，但我女人又看到，可是找來找去都沒有，我家沒甚麼地方可藏的，難道會爬進衣櫥不成。」老十一的長子自己在推敲着那種可能性，雖然是疑信參半，却仍想排除這蛇的威脅，因爲老十一拜佛，整家人都不許殺生，如果能發現那條蛇，也只能把牠赶走算了。幾兄弟繼續搜了一陣子，還是沒看到蛇的影子，幾兄弟的臉上都凝集着一層不安的神色；因爲家裡有蛇出現，而又沒親眼看到蛇被趕出去，蛇的威脅就一直存在着。老十一只顧上香，從門口的天公到正廳裡的關帝公，再到屋後的百姓公，都一一進過香；即使蛇仍藏在家裡，也未必會傷人。老十一拍了拍手上的粉屑說：

「這東西也可憐的，對面那片芭地，整天被那些剷泥機和囉哩車在輾壓着，牠們怎能活下去。」

「十一伯，這東西也值得可憐咩！你可憐牠，牠會可憐你嗎？不小心冲到牠，牠一定咬你一口。」金貴嬌永遠是個奈不住寂寞的人，只要有人扯開話題，她自然會接上去。她聽了老十一那番話，覺得連蛇這東西也可憐起來，真的是荒天下之大唐。於是就心爽口直地駁了幾句。

老十一眨着那雙老花眼，有幾分生氣的樣子；七十多歲的人啦！講幾句話都不受尊敬，想着無論怎樣也要爭回點面子。於是，他裝出一副仿若聖者的模樣，慢條斯理地向着金貴嬌說道：

「蛇這東西是會傷人，但牠不會隨意傷人，被蛇傷害的人，那個人也一定是前生今世的罪惡一大堆，那就是報應。」

一提到罪惡這字眼，金貴嬌的臉色頓時沉了下去，但她還是把自己抑壓住，因爲那些事只可息不

可事，扯下去恐怕連皮都被剝開來，她只好強裝着笑臉向老十一點着頭應着：

「是！是！」

因為今天是星期天，許多人都想擁着一個慵懶的早晨懶頭大睡，但却被此起彼落喊打蛇的叫聲吵醒了。更多的人，有的是準備上茶樓吃早點路過的，對蛇的出現漠不關心；有的竟然未曾漱洗過，穿着件睡衣睡眼惺忪的，那純粹是湊熱鬧而來的。

鬧蛇，是木屋區近幾個月來才有的事，有一些人却覺得新鮮有趣，雖然蛇會咬死人，也就因為這樣才會產生刺激，蛇越是兇猛，才能襯出打蛇人的英勇。人就是常因具有強烈的征服感而導演着無盡的悲劇。

看打蛇的人越來越多了，有的守在自己門口遠遠觀望着，有的却擠到老十一的門口來，就像怕會有甚麼新聞漏網那樣。老十一却擋着自家門口，深怕所有的人都會湧進他家裡去，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怕蛇被人打死。老十一在日據時期，不知造了多少冤孽，累死了多少人，到了這晚年才大徹大悟，千叮萬囑的就是殺不得生。

教了廿多年書，雖然窮困潦倒，但還能保住那幾分清高的劉可士，手裡拿着份報紙，也跟着人家擠了過來，像看江湖佬賣葯，脖子拉得長長的，朝着老十一家裡頭張望着。一面向着旁人打聽道：

「蛇是從那裡來的？誰先發現的？」

「金貴嬌。」老十一的孫女搶着說。

金貴嬌正在一旁跟本心叔幾個人聊着，聽到有人提到她名字，即刻迎了過來，把發現蛇的經過又重述了一遍，說到興奮時，竟指手劃腳地示範起來。

劉可士這人雖為人師表，却經不起時代巨流的沖擊，竟狂妄地堆築着一個難以攀越的夢，要學人享受，他那份妄想，被現實所否決後，總算在馬場那兒甦醒了過來，但那句「只輸一個馬鼻」却成了他的口頭禪，也只有這種說法才能安慰他自己；其實，他深知自己輸給人家的何止一個馬鼻。這幾年來，還算安份守己，先前所堆積的債務，能還的就還，能斬的也就斬，追查起來還是不了了之的居多。在這段落魄的日子裡，却養成了他一種癖性，有些事他不聞不問，有時插手一件事，他必定週旋到底。

劉可士的家正好和金貴嬌那間對個正面。金貴嬌當年嫁過來給金貴時，也是豐豐滿滿白白嫩嫩的，進門出門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時候他剛剛開始教書，那充沛的精力就不知為她消耗了多少。金貴他們有的是錢，而他有的却是學問，也許因為這樣才扯平了那階級距離，多少年來大家都互相尊敬着。金貴嬌近年來的那些不雅事，他亦有所聽聞，自

己一落魄，在金貴死後他確曾對金貴嬌那份家財覬覦過，總希望來個人財兩得，奈何自己身份貴為人類靈魂工程師而不敢輕舉妄動。

當這個時候又看到金貴嬌那副靈巧的表情，劉可士心裡又萌起幾分憐愛，禁不住在心底這樣嘀咕着：除了胖一點，看來也老不了多少。

「這條蛇你是看得最清楚的一個了。」劉可士問着金貴嬌。

「當然囉！我說有鋤柄那麼大那麼長，是一點都不假。」

劉可士轉回了頭，向本心叔建議着：

「本心兄！你看要不要多找幾個人手來把蛇除掉？這麼大的眼鏡蛇，留着是危險的。」

本心叔壓低嗓門說：

「蛇在老十一的家，誰敢進去打，你看，他不是守着大門嗎？」

既然是這樣，人多也無濟於事，劉可士看了看老十一那副架勢，輕嘆了一聲，只好退在一邊跟他們閒聊着，一面翻閱着早報。忽然間在吵雜聲中又聽到劉可士自言自語起來：

「人真是奇怪，尤其是像老十一這種人，一定要等到蛇咬傷了人，証明蛇對人有害才能動手，為什麼呢？為什麼不在蛇傷人之前先把蛇除掉，蛇與人之間，本來就存着利害關係的。」

金貴嬌聽着，雖然是一用心，還是不明白這話裡的意思。她只知道，做先生的人講話到底不同些。她微笑地看着劉可士，眉宇之間却嵌掛着一層欽慕的神色。

劉可士的話一說起來，就是滿腹牢騷，對現實不滿是理所當然的事，像老十一的頑固和無知，着實令他感到心痛。他總覺得老十一這種近於荒謬的想法，對許多人都有弊無利，蛇不能不死，赶走了總有一天又會回來，因為除了木屋區這地方還安全外，再也沒有別的藏身之處了。這樣下去鬧蛇的事也將永無休止了。劉可士覺得一定要想個辦法說服老十一這人。於是他趨前去向老十一搬出一大堆應該把蛇打死的理由。

「我不反對你的看法，不過，你放心，我不會把蛇赶進別人家裡去就是。」老十一聽了劉可士的那番話後，這樣做着保證說。

金貴嬌當然同意劉可士的說法，這麼大的一條蛇一天不除掉，就會一天不安甯的。於是她也補充說：

「十一伯，蛇不在沒話講，如果找到還是打死的好。」

「別胡說，這條蛇藏在我家，怎樣處理我會自己決定，總之不會連累你們就是。」老十一大聲堅決地說道。

「這不是胡說，是大家都認為應該把蛇打死，而不是赶走算了，你可問問大家看。」金貴嬌指着周圍的人。

「問甚麼？我說不能就不能，要你們操甚麼心！」老十一鉄青着臉咆哮着。

「不能！咬死人你要賠命是不是？」金貴嬌雙手叉着腰。

老十一那幾個在屋內忙着找蛇的兒子和孫子們，聽到了門外吵雜聲，一起圍到門口看個究竟，看到自己的父親正在跟金貴嬌爭得面紅耳赤，阿長阿式一向不好事，即刻上前勸着老十一息事，老十一不但沒聽勸告，反而責罵他們兄弟是沒用的人。其實老十一幾個兒子平時雖贊同他禁止殺生的看法，但對這條蛇却認為不能一概而論了。他們都知道眼鏡蛇是有毒的，有毒就有危險，對人的生命都有威脅；兄弟幾人認清了這利害關係，也設法去說服他們固執的父親了。

老十一被幾個兒子圍攏着，這事件的發展使他顯得更孤立。「你這女人！」老十一怒目逼視着金貴嬌，就像要在她身上挽回一些他失落的尊嚴。爲了家裡這條蛇，老十一初嚐到權勢被頑抗的滋味，這些年來，兒女們都遵照他的意旨去做事，在他面前根本就不敢去俯順別人的意見；只有在這個早晨，在從金貴嬌出現到現在，他幾乎就要崩潰了。於是，他把滿肚怨氣傾向金貴嬌的臉上，直指着她的鼻尖罵道：「你這女人，做沒一件好事，連蛇都勾引到這兒來。」

金貴嬌外貌是生得清清秀秀，但骨子裡却蘊藏着一股蠻橫，不要說吵嘴，就是打起來她都不怕。這裡的人那個沒聽過金貴嬌被她打得幾天不敢進家門的趣事呢！現在是年紀長了，見識也廣了，才改了她那點任性。可是今天又遇上了老十一，他那蠻不講理的態度，金貴嬌真是再也按捺不下心頭的怒火，她氣喘地吞下了一口涎水，狡猾地問着老十一：

「老十一，你這話是怎講的？人家是一片好心，怕蛇會咬死你家的人，才有這樣的主意，你真的是老反常，你的佛拜到那裡去了呀？這樣再鬧下去，還不是個大笑話。」

「是啊！十一伯，蛇這東西是不可以保護的，佛理是佛理，蛇是蛇，爲甚麼要混在一起呢？你把蛇放生，這豈不是妨害了許多人的性命，這種作法不但不是做好心，反而是罪惡深重是不是？」劉可士忍無可忍，也在一邊幫腔。

「這也不關你的事，心腸好壞是我自己的事，你也該拿面鏡子照照自己，才出來講話，我也問問你，蛇在這裡到底咬死了多少人？」老十一年紀雖高，但頭腦還算靈活，一下子三幾句，就把劉可士

懾住了。

劉可士有壞底子，也是衆所週知的，最糟的恐怕是那椿靠他那個還存幾分姿色的老婆子上酒吧給人摸奶賺錢養家的事吧！他左右環顧了一下，見到本心叔他們幾個都用着詭異的眼光看着他，就知道老十一的話已產生了作用，他們似乎都在等着他的反應，因爲老十一像是在向他挑戰。掙扎了一陣子，劉可士還是強忍了下來，不過，他那遭受損傷的自尊在沒有得到伸張之前，他是不會就這樣走的。

一個事件的演變，經常是難以捉摸的，本來那些人是來看打蛇的，現在却變成了看人吵架，孩子不懂事沒話說，最可惡的還是那些大人，就像寂寞得無奈那樣，把耳朵拉得長長的，直挺到金貴嬌面前來。

「你們來說句公道話，這個老十一，我不討功勞都算好了，還想找把蛇引到這裡來，這真的是天變啦！」金貴嬌氣呼呼的對着幾個人訴說。

那些人只在傻笑，他們是純粹爲看熱鬧而來的，對早上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完全不關心，他們想知道的只是這場架誰勝誰負而已。

「天早就變了，如果沒變，女人那裡會到處拉男人。」老十一又在廳裡殺出一句尖酸的話來。

「老十一，你說的是你家的女人？那可真不幸，你吃長齋吃成了老烏龜，這就修了！」金貴嬌嘴尖舌利，她順水推舟，反咬了一口。

老十一的大媳婦雖不算潑婦之流，但在他這個家裡，幾個妯娌都得讓她三分。她一聽到金貴嬌的這句話，也即刻有了反應，人倒是沒看見，却聽到那把尖銳的聲音：

「命好就不用守寡，吃便飯的女人，還展甚麼威！」

老十一也激動地從廳內走出來，氣餒囂張地直朝着金貴嬌那兒走過去。

一向爲人較穩重的本心叔，看到了這情形，知道事情再發展下去，將不可收拾；他赶忙上前把老十一和金貴嬌隔開。他雖勸阻不了這場爭執，最後還是再強調了幾句：

「十一兄！聽我說，再這樣鬧下去，誰都沒得到甚麼，這事是由蛇開始，那就應該由蛇來結束，大家先把蛇找出來，蛇找不到，或者蛇已不在這裡，那還有甚麼可爭的。」

「誰說是蛇開始的，我說這事完全是人搞的鬼。」老十一又說。

「十一兄，算了算了，是蛇也好，是人也好，現在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你家裡那條蛇，你說不能打死，也好，就讓大家出點力，把蛇趕出去。」本心叔苦口婆心，只想平息這場無謂的爭執。

老十一却仍不能服下氣來，逕自咆哮着道：

「阿長他們已經找過了，我家裡根本就沒有這條蛇，我家裡沒有蛇！你們聽到嗎？」

「老東西，別的東西可藏，連蛇這東西也要藏，真是天下怪事。」金貴嬌向着看熱鬧的人說。

「金貴嬌妳也少說幾句，我們這裡只有廿多家，如果常這樣只為點小事就鬧得不可收拾，設想到時你們要怎樣合作，要怎樣去爭取合理賠償。」本心叔說。

「我才不管這麼多，我兒子在南美國那邊屋子大大間，我怕甚麼！」金貴嬌說着，臉上現露着驕傲的神色。

「話不是這麼說，大家在這裡，就像你們都住了三代，一向都相安無事，到了這個時候，才來鬧得不歡而散，如果這樣下去，那麼大家的事也就沒人要理了。」本心叔仍不死心地勸着。他看了一下腕錶，又看了老十一一眼，心血來潮似的突地回過頭來向着大家說道：

「快中午了，大家的肚子也該餓了吧？今天是禮拜天，檳城賽馬，最要緊的還是先去買個萬字。」

」

到了這裡，本心叔這幾句話，才逗起了幾聲輕微的笑聲。

老十一看着不罷也罷，一轉身，朝着屋後走去，還隱約聽到他說：「行到卯運，還想中萬字。」

整個寒冷的早晨，就像被濃縮成幾分鐘，一下子太陽已晒得熱燙燙的。

當大家正要分頭走的時候，幾聲響亮的車笛聲又把大家留住了。原來是那個近幾年來突然發了迹，而在半年前搬到高尚住宅區去的老鄰居晚成叔。這個拼了幾十年的老番客，總算祖先有靈，給他拼出一個天地來，這幾年連續拿了幾次金剪刀，尤其是在一個千人宴的特刊裡登出了照片，上台演講過後，木屋區的人都引以為榮，走路時頭也抬高了不少。晚成是乘着禮拜天沒事，回來木屋區探望幾位談得來的老朋友。本心叔是和他最默契的一個，由於年齡不相上下，又都是正人君子，所以許多事談起來自然有一股相投的臭味。本心叔見是晚成到來，就跟着其他的人一齊圍攏過去，且開口問道：

「晚成，今早是甚麼風？」

「特地來看看你呀！最近甜尿怎樣？」晚成關懷着。「噢！老樣子，你有心啦！只是戒口戒慘了。」本心叔蹙着眉頭。

「人生事，就是這樣啦！多小心就是。」

晚成見到這麼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覺得很不尋常，就向着本心叔追問道：

「着甚麼熱鬧，昨晚進賊？」

「不是賊，是鬧蛇，最近才常有的事，都是在

隔圍跑過來的。」本心叔埋怨着。

「進了老十一的家？」晚成朝着老十一家那兒望了望。

「說有看到，可是又找不到，老十一也不肯給打死，他說不能殺生。」

「蛇這東西可不是開玩笑的。」

晚成說罷，便走向老十一的門口，老十一恰好探出頭來，見是晚成，帶着驚訝地打了個招呼。晚成也回了禮，順口這樣說道：

「十一兄，蛇有沒有找到，再找找看，家裡找沒有，再到屋子四週看有沒有洞穴，想辦法把牠除掉，蛇是害人的東西，如果你做好心，把蛇趕出你家，可是牠必定躲進別人的家，這樣也一樣罪過是不？」晚成像指點迷津那樣，搬出了連篇道理。

老十一遇上了晚成這種人，竟像被甚麼懾住了，只是頻頻點頭，且不斷地招呼着：「進來坐，進來坐。」方才他那種蠻橫的態度，已消弭得無影無踪。

老十一幾個男孩，聽了晚成這麼說，即刻一起跑到屋後去，果然在牆腳發現有一個約半尺大的洞口，就齊聲喊道：

「這裡有個洞口！」

本心叔陪着晚成和老十一也走過去看個究竟，晚成就向着在場的人肯定地說道：

「家裡找沒有，蛇一定是躲在這洞裡。」

大家都很信服晚成這種說法，都相信蛇已躲在這個洞裡；於是有人自告奮勇找了塊石頭把洞口堵住，也有人提議用開水灌進去，這樣大家的心也似乎安了下來，尤其老十一這一家更是安心了。

也就在大家安下心來，開始談到一些別的話題的時候，老十一家裡忽然間又起了一陣騷動，有吆喝聲，有硬物碰擊聲，形成了一片混亂。當大家緊張地兜回老十一家門口時，見到老十一的長子阿長拿着根藤棍，棍的尾端就挑着條又長又大黑色的眼鏡蛇，正從廳內走出來，蛇滑落了又挑起來，挑了好幾次，才挑到院子外展示着，只見那蛇的頭也被打碎了。

足足鬧了一個上午，這場打蛇的鬧劇才告一段落，但有許多的事却已因此而改變。

頑固的老十一站得遠遠的，看着那群圍在一起看蛇屍的孩子們發楞。彷彿還聽到他在說：「為甚麼要殺死牠？為甚麼要殺死牠？」

本心叔卻領着晚成到他家去，回過頭來對晚成說道：「世間事無奇不有，要管管不得，不管又不行，我們還是去喝點酒吧！上回我們喝剩的半瓶巴戟我還封得好好的。」

早上才為了蛇的事而發生齟齬的阿猪哥夫妻倆，尤其是他妻子春花濃裝厚抹，打扮得很入潮流，

抱着個最小的孩子坐上阿猪哥的電單車走了。聽她對孩子這麼說：「你們不要亂跑，我們去馬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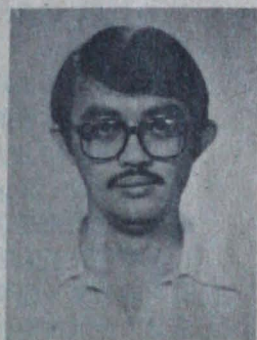
劉可士是最先離開的一個人，當他悶悶地在檢討着方才自己如何被辱的經過時，他聽到人家叫着蛇被打死了，且是老十一的兒子下的毒手，他只遠遠地張望了一眼，其實也沒看到甚麼，回身拉了張搖椅，很舒服地躺了下去，腳腕得高高的，一面抽着煙，一面搖，一面看着報紙上的都市傳奇。

至於金貴嬌呢，蛇被打死應該是她的勝利，和老十一爭執了整個早上，爲的莫非就是這條蛇。可

是當她回到了家，却全沒了心思，她總覺得像遺落了一些甚麼。那杯新娘茶，她原本是要張揚一下的，在半個月前就已特地裁製了一套新衣；可是今早偏偏遇上了這條蛇，攪得她那份喝茶的興緻完全消失了。她想了想，不喝也算了，反正那頭親都隔了好幾層。一想到這個霉氣的早晨，她又是一陣茫然，心頭上就像被甚麼東西罩住，難受極了；最後她才想起今天是十六，恰好是虎爺做牙，於是，她決定先洗個澡，然後再去觀音亭那兒拜趙虎爺。

樹林

*小黑



原名陳奇傑，廣東潮陽人，一九五一年生於吉打州的巴東色海。馬來亞大學數學系畢業，現任教職。郁達夫的『遲桂花』是給他印象最深刻的作品。一九六八年底開始寫作，一九七九年出版小說集『黑』。

一座樹林究竟有幾棵樹？

幾株樹才夠得上稱呼一座樹林？

這個問題一直盤繞在我的腦際。就在那個沉悶，憂鬱的晚上。

我們的父親出去了一整天了，還沒有回來。

每天他都在天開始黯淡，星星浮現空際的時刻，一起出現在我們的跟前。

他雖然看起來那麼疲憊不堪，沉重的生活担子將他的背脊壓駝了，但是，當他一踏進家門口，明亮的色彩在他陰霾的臉大放異彩，我們因此開開心心，圍坐在圓桌子上吃一頓簡陋的晚餐。我們的晚餐不豐富。永遠都是兩碟菜，一個清湯。苦瓜、菜乾、蛋花、甘夢魚、青蘭魚輪流交替。但是我們吃得那麼那麼歡愉。大多時候，我們的飯粒都濺射在牛奶箱釘製的圓桌上，因為我們吃得太快了。我們是我和妹妹兩個人。我的父親等我們推開椅子，搶着將碗送去灶旁邊的水桶裡面時，就大聲地咳了一下：嗯———哼！

這一聲，就像潮州戲裡面，老旦的暗示，不怒而威。我們只好又縮回身子。乖乖地將桌子上的飯顆一粒粒撿起來，丟進咀裡。

當然，我們並沒有撿地上的飯粒。我們的飯廳雖然不骯髒，卻沒有鋪西敏土。是名符其實的「地板」。天旱的時候，還頗乾爽；下雨天，就濕膩膩。

那真是一種討厭的感受。然而父親却安之若飴。晚飯以後，他再多點燃一盞大光燈，我們兄妹二人即開始溫習各自的功課。父親也蹲在地上整理他一天裡收集回來的瓶瓶罐罐。這些，都是他白日裡出去售賣冰淇淋交換回來的。父親一天裡究竟跑了多遠的路程呢？妹妹曾經坐在他枯瘦的大腿上提出來。父親一隻手在她的頭上撫摸，吐了一口那種刺鼻的雪茄煙：

「很遠，很遠。」

父親深沉地望向前方。他悠悠地吐了一口煙。

「是什麼地方呢？」

父親又悠悠地吐了一口煙。

「山頂人住的樹林呀，甘榜呀。」

「你不怕他們嗎？」

「爸爸是他們的好朋友呀。」

父親低沉地笑了。他的笑聲也那麼短促。我發覺父親有點禿頭。他的額漸漸高起來。這好像是最近二年的事吧了。

「你收集這些玻璃磚回來幹什麼？」

「他們要吃冰淇淋，沒有錢，不賣給他們嗎？憨仔。」

我們家的玻璃磚是越聚越多了。差不多有我一個人那麼高呢。佔了我們半個客廳。父親在我們做功課的時候就一枝一枝地拿出來刷洗。他洗得非常仔細。早上，當我們去上課，父親就將它們整齊地擺在屋子前面的空地上，讓風和陽光吃晒。第二天晚上，父親又一枝一枝地，將玻璃磚疊得好好，好似一座玻璃的牆。

父親真是一個奇怪的人。他既然有那麼強烈的潔癖，却能夠居住在一座沒有鋪上西敏土的板屋。

有時候我實在忍不住了，就說：

「這些玻璃磚，人家買回去一樣要洗的。你洗得再清潔，也沒有人會相信你已經洗得不用再洗。」

但是父親不以為然。他說：

「這樣骯髒的東西，你看得慣嗎？」

妹妹却以為，父親是吃飽太閒空了。他不知道怎樣打發時間才好。

有時候，父親收集的玻璃磚太少了，他反而不高興。我們都很納罕。人家用五分之一角跟他買，不是更好更方便嗎？真是怪誕的父親。

每個晚上，當我們修習完各自的功課上床去睡以後，父親依然輪在他的懶惰椅上，閱讀當天的報章。他讀得很仔細。有時候他會問我：我國的軍隊有多少名成員？軍隊的階級怎樣區分？今天有兩個人打劫橫城浮羅地滑的銀行，一個當場被擊斃，一個還在逃亡中。真蠢的警察！幾百個人捉一個也捉不到。雖然我們兄妹二人去睡覺，會留下一片寂靜給父親。但是，父親是不會寂寞的。他有虫豕的唧唧聲伴他讀報紙。何況他還有一個永遠不離開身邊的收音機。不論父親坐下來看報紙，或者出門去兜賣冰淇淋，那架收音機永遠是他的好朋友。

從那架收音機流出來的，除了優美的音樂以外，還有父親最愛聽的新聞報導。新聞時間到了，我們都噤若寒蟬。誰要是在報導新聞的中途打岔，父親一定很嚴厲地瞪住他。因此我們都很害怕聽新聞的父親。

父親還是沒有回來。樹林裡的虫開始奏鳴了。黑嘴伏在地上，頭顱架在門檻上朝屋子外面等候。牠也和我們一樣，在期盼着父親的出現。樹林以外，父親究竟在做什麼？

樹林以外另外還有一座樹林。父親從我們這一座樹林走進另一座樹林。他每天都在樹林間踐踏穿梭。他天天都這樣走，他不疲倦嗎？

啊，父親。

我突然對父親產生一種憐憫。人家的父親，只要坐在店子裡頤氣指使，就能夠過比我們更舒適上千倍的日子。我們的父親，天天下午就得跣腳車，從這座樹林穿過那座樹林，他是那麼賣命地付出，但是他只獲得那麼微薄的酬勞。父親最富有的財產，也不過是那一堵容易碎裂的玻璃磚牆。難怪他要我們小心照顧了。玻璃磚碎了，父親不知道會有多麼心痛呢。

但是父親可從來沒有苛責過我們。他甚至不會在我們的跟前發過脾氣。他的脾氣實在太好了。難怪樹林那一頭的李伯伯常常警告父親。

「你的人太沒脾性了。人家會欺侮你的。」

不過也可能是我們兄妹都乖。我們從來不曾罵過架的呀。父親也未曾為我們操過心。早上他煮好了飯菜擺在那張牛奶箱釘成的圓桌上，用飯罩蓋好，就可以安心出門。他先去代理冰淇淋的雨天茶室取了貨，就沿着鎮上的大街小巷兜售。他走完了新村的最後一條紅泥路，就開始踏上白沙子小徑，一直朝樹林中踩過去。這些可都是父親告訴我們的。我們曾經問過他，他一天到底能賣幾根冰淇淋。他順口回答：兩百條。兩百條能夠賺多少錢？幾塊錢啦。父親慢應道。然後他繼續講，那條小山徑很美很幽靜的咧。兩旁的山壁上，還常常有垂掛下來的山胡蘆。紫色與白色的小花，有時開得漫山遍野。遠遠看去，真像我們學校借回來

的圖畫。父親講得那麼迷人，妹妹吵着他：

「你帶我們去，好不好？」

然後父親刷地沉下了臉。不可以。不可以，知道嗎？

父親那種臉色，就像偶然我們追問為什麼沒有見過媽媽時，那麼低沉。

有一次李伯伯也在我們家。他就指責父親：

「大人的事情，不要在孩子心上留下創傷。」

我們真的不知道母親到底去了那裡。在我的印象中，母親是一個豐腴美麗的女人。妹妹却爭執着說：不。媽媽是瘦瘦黑黑的。父親有一回心情很好，他剛剛洗好一個矮矮的玻璃罐子。看起來，他是高興得不得了了。他說：你們倆個都不要吵。你們兩個都對。媽媽本來是白白胖胖的，後來就變成黑黑瘦瘦了。

「為什麼呢？」妹妹問。

「因為爸爸沒有錢給媽媽吃飯呀。」

父親沉迷在那一個圓肚子的罐子，頭也不看我們。

「你騙人的。」我說。

「真的。」

「後來媽媽呢？」

「她從這座樹林走出去，就沒有走回來了。」

「為什麼你不去追她回來呢？」妹妹問。「也許媽媽迷路了。不會回來。」

「媽媽是大人，那裡會迷路呢。」父親說。

他還是不肯看我們。

「誰說的？大人也會迷路的。」我爭辯。有一次，我自己也差點回不了家。幸虧我脫下褲子，拿在手上搥了搥，又撒了一泡尿才認清方向的。

媽媽當然不會來這一招。也許因此不懂得回來。

「也許吧。」父親突然轉過來瞪着我。

「還不去做功課？」

我聽見父親的聲音在抖動，嚇壞了。馬上從牆角將書包取過來，抽出六上的國語來溫習。這是一招取悅父親的方法。他最注重的就是國語了。他自己的馬來話也因為常年累月在甘榜出入，講得非常流利。還有土音呢。

父親仍舊沒有回來。我們坐在門檻上，面對着一座漆黑的樹林，不知道要怎麼辦。黑嘴匍匐伏在地上，也學我們，緘默不作聲。風在樹林裡吹。樹林在白天裡是美麗的天地。但是，太陽一下山，黑夜浮現了，陰郁即開始蔓延。沒有陽光，美麗的地方變成悽悽慘慘的場所。尤其是有風的樹林。樹葉們在互相交頭接耳，不知道究竟在講說些什麼。那種分辨不清楚的聲音，更令我們懼怕。在那座深遠的黑暗裡，我聽見了許多不利於我們的胡言亂語。

風還在吹。這一陣風，是什麼樣的風？

在這一個季節裡，竟然會無端端地颳風。

有風就沒有螢火蟲。通常，當我們在等待父親的夜晚，總有一兩隻螢火蟲在茅草叢間飛舞。那一點點的燈光，然照不亮我們眼前的路，却也帶給我們無限的歡暢。

父親常常會在不知不覺間，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推着腳車，瓶瓶罐罐在他的腳車後面撞擊，叮叮噹噹，清脆悅耳。是我們的心情，也是父親的笑靨。

今夜，父親會以同樣的姿勢出現嗎？

我們不約而同望向父親每天都走過的路。那天路看起來更黑暗了。父親在那裡？也許他已經在路上。也許他已經回來了。只不過他的人已溶解在黑色的樹林間，我們看也看不清楚。

妹妹突然大聲地叫喊：

「爸爸，你在那裡？」

我側耳傾聽，聽不見熟悉的叮噹聲。我說：

「爸爸還沒有回來。你聽得見他的腳車聲嗎？」

我們又頹然坐在門檻上。兩手支着頤，我們各自望向父親走過的路。

「爸爸不會這麼早回來的。哥。」妹妹突然說。

「你怎麼知道？」

「你忘啦？爸爸說今天要去賣掉牆腳的玻璃罇咧。」

是的，父親昨晚上飯後曾經告訴我們他今天遲一點回家。

爲什麼我們會忘記了呢？

父親那時候正在聽新聞。新聞報告完了，父親突然關掉了收音機。我們將頭從飯桌上抬來。因爲父親這種突兀的行動，我們都停止了寫字的動作。

在明亮又熾熱的大光燈下面，我突然發覺沉穩的父親衰老了。

父親一字一字，啞着嗓子問：

「爸爸收集的玻璃罇，有那一些是你們喜歡的？」

妹妹馬上應道：

「那隻黑色圓底長頸的最美麗。」

「不對。」我說：「大肚子短頸項的透明罇才美。」

其實，那兩隻玻璃罇，我們想望好久的啦。不過，我們更知道它們是父親的心肝寶貝，所以大家都只敢近近的看，靜靜的看，摸也不敢摸一把。

「好吧，就送給你們一個人一隻吧。」

父親突然慷慨大方得很。我們一時都愕然。比起剛剛他擲掉收音機的節目，還要不知所措。

「其他的玻璃罇，明天爸爸要賣掉了。」

「全部？」

「是的。」

這真是一個充滿突然的晚上。本來，父親平常時候也有將一些罐子拿去賣的。但是那些都是父親挑選過，不入流的罐子。父親說。不入流的罐子就要賣賣掉。留在家裡太碍眼了。但是妹妹與我都不明白父親的眼光。爲什麼父親能夠囤積那麼多的罐子在角落裡，偏偏只有那些罐子那麼地不入流呢？非得第二天就賣賣掉。有時候，我發覺那些要賣掉的罐子牆角邊有大把呢。何況有些非要賣掉不可的罐子，甚至比牆角邊的罐罐還要晶莹剔透。

無論如何，父親決定要賣掉那些罐子，我們兄妹二人都感到非常的高興。那一堵玻璃罇的牆，隨時都可能倒塌下來。萬一它傾瀉下來，只有我們兄妹二人在家，那該怎麼辦呢？

父親通常都是在我們去上課，出門去取貨的時候，順路賣掉的。賣給誰呢？父親說，城理這麼多家收爛貨的印度人，怕沒有人要呀？究竟父親將罐子賣給了誰，我們不知道。父親沒讓我們知道。我們也不想知道。也從來沒想過要知道。也許我們知道了，也不會瞭解父親的。

突然間，我聽見妹妹在廚房那邊的驚叫聲：

「蛇！哥！快點來。」

我急忙向廚房奔跑過去。一隻蛇昂首吐信，與站在灶前面的妹妹對峙。

我從門後面抓了根打蛇的籐條揮過去，正好襲擊在蛇頸上。牠跌落在地上，迅速地往客廳竄。轉眼間，牠躲入了玻璃罇那一堵牆。

要不要翻找？我心裡很快就有了決定。我們一枝一枝小心翼翼地將玻璃瓶搬下來。沒有見到蛇的踪影。玻璃滑不溜丟，舊然間，有一半的玻璃牆傾塌了。蛇在那裡？我找不到。也許壓在玻璃堆裡面吧。也許牠已經溜走了。

這時候我聽見黑嘴猛烈地狂吠。楊伯伯站在大門外喊我的名字。

「爸爸還沒有回來嗎？」楊伯伯臉色凝重。他似乎有很多的事要講，却又不肯開口。

「你們都去睡覺。我等你爸爸回來，有話同他說。」

那個夜晚的樹林異常濃黑。我在上床之前曾經再向外頭看望幾次。在那一堵黑色屈障之外，我依然看不見我親愛的父親。事實上，那天之後，我的父親也像我的母親一樣，他們倆個皆消失在大門外面那座樹林。悄然無聲。

第三天的一個下午，楊伯伯帶引一批的警察來我家搜索。他們打碎了父親洗刷得潔淨，教我們兄妹弄歪斜了的玻璃瓶子。玻璃碎片濺得滿地都是。他們似乎在搜尋什麼。我聽見他

們七嘴八舌，講一些我聽得懂又不明白的話。

「東西一定藏在玻璃瓶裡面。」

「可憐。」

「他們是那種能夠同情的人嗎？」

「死得好悽慘啊。臉孔都砸爛了。」

「好好的冰淇淋不賣，為什麼要替人家送東西呢？」

「這是人民的一個教訓。」

我望着樹林，不知道幾時父親能夠在樹林那一邊出現。這是一種他熟悉的樹林，沒理由他會迷失的。

原名鄭乃吉，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生於大山脚打錫肚，廣東惠陽人，日間師訓學院畢業後担任教職迄今。自一九六一年開始寫作，已出版詩集『路·趕路』（1967），『艾文詩』（1973），作品選入『大馬詩選』（1973）。



*艾文

天公

天公常年冷漠在太陽月亮後面
不是面紅耳赤發牛脾氣
便是臉黑臉臭口沫橫飛
幾回和顏悅色相待
好像大公無私的親生父母

天公沒路用耶
光天化日
也挑在雲縫裡看人
把我們看扁看小了
沒有當我們是骨肉
我們血肉之軀
失去親情的感受

天公竟然放火
慘燒祖先
切斷衣鉢

我們死命抓
什麼東西
一些破碎的渣滓

天公這樣對待我們
我們怎樣應付

輕易調整
我們豐富的口水
枕住做夢

那座破落的井
日夜張口枯望着天空

他是不是口渴
他是不是想吐心事
為什麼不言不語

難以相信
井無水源
開口沒有聲音

問自己人
有把口說話又怎樣
爭取到什麼東西

做夢

等於零



原名方崇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六日生於檳城，廣東惠來人。馬來亞大學數學系畢業後便任職教師。已出版的作品有散文集『一種塑像』（1982）和詩集『夜鶯』（1984）。

樹的死亡

*方昂

向天空舉起百種勁拔的手勢
用繁花歡呼千朵璀璨的青春
當年啊當年，他是大地最綠的一支臂膀……

如今，仰望天空
千頃的陰涼不在，不再
滴落鳥族與葉簇的耳語
電柱戮入他倒下的地方
天線磔割了曾經綠色的空間 ——

路，曾經是泥土的路；樹，曾經是年輕的樹，
過路的是腳踏的車，守路的是嫩綠的陰，
無名無姓的是村，他的名就是村的名，
鄉童愛攀爬在他的肩膀呼喚遲歸的父親，
村民愛閱讀釘在他的胸膛紅塵的傳聞……

噪音必須叢叢繁殖屋頂
柏油必須吞噬阻路的樹
砍樹工人桀桀的叫囂
火舌熊熊的燎起
古老的手勢必須灰飛煙滅
灰飛煙滅在善忘的記憶裡 ——

長長的他的臂彎曾經鞦韆過我的童年，
挺挺他的身軀曾經刀刻過我的愛情，
飄飛他的葉絮曾經盛載過我年少的夢，
當成熟的果子墜地，沉實的聲音曾經迴响，
我的孩子第一聲嘹亮的哭啼……

與文明對峙了三十年
他終於被擊倒
陰庇了土地三十年
他終於被戮殺
他的屍體橫陳在馬路
猶曲張五指，被燒焦
的手臂，要抓牢甚麼似的
朝天揸開 ——

虬虬盤盤他的根鬚深深紮入鄉村的土地裡，
有人曾經在樹下修補村人走路磨損了的鞋子，
有人愛把傳聞中的江湖拉成蒼涼的二胡，
而當暮色湧起，總有沙啞的嗓子娓娓鄉野的傳奇，
向簇擁樹上豎聽的耳葉，向圍攏樹下玲瓏的耳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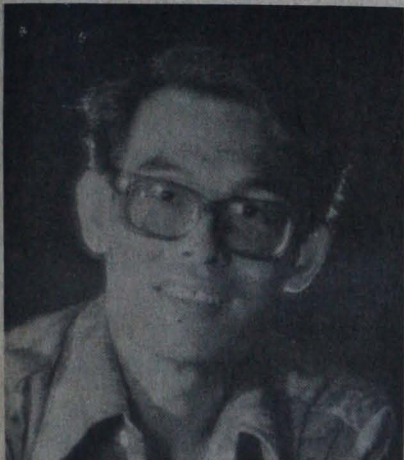
如今，
我來到這兒我站立在這兒
站立在他橫屍的地方我是來
哀悼他的死亡還是我童年的死亡
燒焦在地上的是樹的殘骸
還是我的臍帶？ ——

一顆種子的播下只是一場殺戮的輪迴？
綠色是被詛咒的色，樹族是必滅的族？
他綠色的血液滲透了曾經哺育過他的大地
他的遺囑風化在飄落四方的飛灰裡……

小鎮一婦人

* 菊凡

原名游亞臯，一九三九年生，福建永定人，小學教師。一九六八年正式開始寫作，已出版小說集『暮色中』（1978）。最大的愿望是把我國華裔的處境和精神面貌寫成小說。



當母親回來的時候，太陽已沉落在山頭，滿天金黃色的雲塊，像是熔爐裡的金礦熔漿。對面興建雙層排屋的工人，已經收工回去，只有那架鉄牛似的鏟泥機，還在轟轟作響，把最大的一塊岩石推到溝渠旁邊，又回頭去推另一塊岩石。

爸爸看見母親回來，並沒有出聲。爸爸向來和母親都很少交談的，因為他們一交談，便會吵起來。這次因為國主迫遷的事，他們就不知道吵了多少回。剛才也是因為這件事，母親和爸爸吵了一陣子。

「不用講這樣多，你是世界上最沒有用的男人，搬遷的事，不必你理，由我來！」

「哎呀，我已答應他了，反悔也沒有用。再說，我和他交情這麼好，又何必……。」

「什麼又何必不何必？交情好？交情好他就不會給你萬五元就叫你搬。你和他交情好就為他着想，可是他為我們着想沒有？」

「我們總不好意思要他貼足一間屋子的錢嘛。」

「貼足又有什麼不行？他是千萬富翁，既然和你交情這麼好，為什麼他不能貼間屋子給你？」

「他就算要貼，我也不好意思要，做人呀，要自量，再說他讓我們住這裡，也已十多年了。」

「就是因為住了十五年，才要他貼多些。你不敢對他開口，由我來。」

「哎呀，這又何必……。」

爸爸還沒說完，母親已經抓起一把雨傘出去了。

母親出去以後，爸爸心境很不安的樣子，嘆了一口氣，走到小桌子旁邊坐下，從抽屜裡拿出煙斗來，打開那黃色的圓盒子，捻了一撮煙絲，塞入煙斗裡，雙眼却望着門前對面起重機正在嘎嘎地開動着。接着他找到火柴，擦亮點着煙斗，乾乾厚厚的嘴唇，銜住直直四吋長的煙斗吸嘴，泊泊地吸着，一團團的白煙，從口中吹出來。煙霧一團團的散落在爸爸髮上，使他看起來比真實年齡老得多了。

昨天傍晚，園主來找爸爸，請爸爸出去喝茶，母親已經交待他，少過三十千，絕對不可以接受。可是，爸爸回來的時候，母親追問他，談得如何？

「我們都間屋子並不值那麼多錢嘛，所以，我沒開口，張華答應補貼我們十五千，比別人多了三千。」爸爸不敢正視母親，是在提著茶壺倒茶喝的時候說出來的。

「什麼？十五千？你答應啦？」母親聽了跳了起來，把搓捏着的衣服丟下，滿手肥皂泡，來不急擦淨就走到爸爸面前來。

「我覺得……。」

「你覺得怎樣？十五千夠你買間廁所吧了，怎可以接受？最少也得三十千！現在要買一間鴿子籠似的單層排屋，最便宜的也得六十千以上，我們要求三十千會出奇呀？你不敢開口，我去！」

「哎呀，就算吃虧點，來去我得念在十五年前，當我要求他給我在這裡建屋時，他是很

樂意的。」

「樂意？可是我們並未白住呀，我們每月付他地稅七元；何況他現在也賺了大把錢。」

「對，他是賺了錢，也沒理由要和我们分享呀，現在，他要發展這塊地，我們也得爽快走走。」

母親聽了，心中嘀嘀咕咕，自然是嫌爸爸心腸軟，沒勇氣，太軟弱，總是被人欺！於是母親決定親自去找張華，要和他理論，如果不肯補貼三十千，休想要我們搬家，讓他去採取法律行動，我們可以拉時間，他們不能。

於是，母親今天下午去找國主張華理論。在前往國主的家時，爸爸曾試圖阻止她。但是，母親向來不肯讓爸爸佔上風的，她抓把雨傘就走了。

母親出去了好一段時間，爸爸抽了好多次煙斗，終於在日落的時候，等到母親回來，很想迎上去問問情況，可是，他却沒有這麼做。母親也不出聲，直入廚房。見飯菜我已經弄好了，便抓條毛巾，入冲涼房。爸爸轉過頭來，看了看冲涼房，走過來跟我說：

「等會問妳媽看，去談得怎麼樣。」

「爸爸，張華要我們什麼時候搬遷？」我趁機便問。

「地是人家的，自然能越快搬給人家，就儘快。」

「打算租屋子嗎？」

「暫時還未決定，看妳媽媽的意思。」

母親從冲涼房出來，我們低聲的對話便停止了。母親圍條沙籠，兩邊厚實的肩膀滿是水點。從她裸露的頸項到肩膀來看，沒有理由會使爸爸對她這麼敬畏的。但是，母親那副剛強不塗胭脂水粉的臉來看，絕對沒有任何男人敢對她說一兩句便宜話！我到今天，還不清楚爸爸和母親的姻緣是如何被撮合的。不過，從掛在右牆上那張新婚照片上，可以知道母親當時是怎樣使爸爸愛上她的。

我把飯菜擺好在桌上，叫爸爸和母親吃飯的時候，母親坐下來，見爸爸還沒來，便不動飯碗。看看桌上只有兩盤中午吃剩的包菜花和沙丁魚，便說：

「你爸爸喜歡吃荷包蛋，妳也不煎兩個來。」

爸爸來了，坐下。我把鍋中熱滾滾的冬瓜湯捧過來，母親便拿了兩個雞蛋打在湯裡。

「談得怎樣？」爸爸用湯匙舀湯送進口，順便就問。

「有什麼好談？你的好朋友給我罵了一頓。」母親淡淡地說，「那種人，臉皮厚，心肝黑，狐狸樣。」

「妳這又何苦來？」爸爸輕搖著頭，偷偷從攔在嘴邊的碗邊沿瞥了母親執著的臉一眼。

「何苦來？他說，你不搬，他可以申請庭令，用鉄牛鏟除你的屋子。」母親一邊挾著沙丁魚中的蕃茄，一邊扁著嘴巴，學著張華的樣子說。

爸爸好像欲說什麼，可是又說不出來，掐了個蛋黃，塞在口中，像隻鼓起肚子的大青蛙。

過後幾天，爸爸工作回來，都往外跑。母親也曾經連續幾天，下午我放學回來後，說是有事出去，傍晚時分才回來。

星期六晚上，爸爸和母親又不知什麼事情，在房裡吵著嘴。爸爸壓低了聲量說：

「我們是我們，既然找到了房子，就應該搬，來去都要搬的。拖下去，沒有用。」

「我不願搬！大家都已說好，張華既然不肯多補錢，我們也不肯走，等他申請了庭令再打算。」母親很堅決，好像沒有再商量的餘地。「你總不能喝了張華兩杯酒，就只顧自己，而撇下大家。」

「我們是住在他的土地，再說，在建屋子時，我已和張華說好，他要用到這塊地時，我就會搬，現在他還補我們萬五元以上。」爸爸還是儘量用很溫和的口氣跟母親說。

「你和張華有情，可是，我和他沒有。他建一間屋子可要賣人百多千，又要抬底錢，而我們一間屋子只賠償萬五元，其他的只答應萬二。我們豈能暗中多收了三千元，就出賣了鄰居？」母親滔滔不絕，使爸爸無話可說。最後，爸爸走出房來，倒了杯茶，又拿出煙斗來，泊泊地抽起煙來。

母親隨後也走來。坐在我面前。她沉思了一會，對爸爸說：

「這幾天來，我已和大家聯絡好了，一同行動。」

「張華已答應妳要多給一些，我們又何必這樣對抗？」爸爸轉頭望了母親一下，隨即回頭去抽煙。

「張華鬼計多端，雖然給我罵了幾句，便答應願意看在你和他的情份上，再貼三幾千，可是，我怎好意思只爲自家作想？人家托我去談判，我們便要一致。」母親終於把那天沒有和爸爸在飯桌上說出來的話，漏了出來。「我要張華全部八家賠償同樣的數目。」

「但我已給人家定錢了。」爸爸無可奈何的樣子猛抽他的煙斗。

「你急什麼？拖他一兩年再說，」母親胸有成竹似地說。她瞪着爸爸的背：「你又不和我先商量，就大主大意地定房子，在什麼地方？」

「聖多沙。」

「多少錢？」

「五十八千。」

「那鬼地方，送我都不要去！」

「可以貸款八十巴仙。」

「給了定銀多少？」母親又瞪着爸爸問。

「一千。」爸爸把煙吐出來，沒有看母親。

「那來的錢？」母親有點意外地抬高了頸項。

爸爸一斗煙抽完了，在煙斗銜在口中，久久不拿下來，雙手下意識地把煙絲盒子打開，又捻了一撮煙絲，往煙斗中塞。面對着黑暗的窗外，擦亮了火柴，剛要點燃，却熄滅了，又擦亮另一根火柴。

「張華說，暗中補我們多些，要我們先搬。我和他是老交關，他既然願幫我們，我們總不好意思不幫他。」爸爸抽了好多口煙，沉思了好久，才說了出來。

「可是，我和大夥兒有了約，你只爲自己，不怕人家說你自私嗎？」母親臉上出現了感嘆，悲哀的形容。說完就賤入房去。

爸爸抽完了最後一口煙，把煙斗伸出窗外去，輕輕反覆過來，敲了敲，將煙灰敲落在窗外。然後，他大概是對我說：

「夜了，睡覺啦。」他在我面前坐下，很無助地對我看了看，說：「妳媽媽很不近人情。」

X

XX

X

事隔大約三個星期，鄰居阿彩叔已在一個星期日搬了家。那天，陽光很亮。十點鐘左右，阿彩嫂已把東西開始搬上囉哩。母親從街上回來，正在廚房做飯菜，突然聽到幾個年青人抬物上車的哼哈聲，向窗外一望，很驚奇地問我：

「阿彩叔搬家嗎？」

「應該是吧。」我說。

母親三步併作兩步走過去，問阿彩叔。阿彩叔滿頭大汗，皺着眉頭，說：

「算啦，跟地主拖，不如早走了算了。」

「那天不是大家講好的嗎？」母親有點急促。

「我來去有了間房子，來去都要搬的。」阿彩叔說完便走進房間去，很久都沒出來。母親滿臉疑惑，那天大家都說好，八家要行動一致，不搬，等地主來拆屋才打算，可是阿彩叔却食言了。

傍晚爸爸回來，母親沒有向爸爸提起這件事，倒是爸爸在吃飯時提起。

「阿彩叔搬了，連生也決定多兩天搬。」

母親只顧扒着飯，沒有答腔。

「張華只補他們萬五元。」爸爸加了一句。

母親還是不出聲。

「我已把聖多沙的屋子轉讓別人了。」爸爸偷看了母親一眼。

「你買也不跟我商量，賣也沒有告訴我一聲，現在跟我講一大堆幹什麼？我知道你不慙，來去你有個狐狸窩可避風雨。」母親突然重重地放下飯碗，拍了桌子一下，站起來，走到

窗前，望着一抹殘留的夕陽光，眼眶潤濕，鼻腔內爬着鼻水，癢麻麻的吸着鼻涕。

爸爸很覺意外地呆坐在飯桌旁，慢慢斯理地吮吸着一湯匙一湯匙的花生蓮藕湯。

爸爸外面有個女人，那是兩年前的事情了。那件事被母親發掘以後，一直就對爸爸冷冷淡淡。爸爸也因為慚愧和內疚的心理作祟，而一直敬畏着母親，從來不敢固執什麼的，以表示懺悔。許久來，母親也從來不提那件事，只是跟爸爸總似有層隔。現在母親突然提起來，自然會使爸爸愕然。

那一夜，母親很夜都沒有睡，陪在我身邊做針綉。

過了幾天，不但連生也搬家了，財發和陳明水也相繼搬了。母親知道這件事，膨着臉，一句話都不說。而爸爸因為那夜多說了幾句，就被母親挖出底來，現在他也不說什麼。由於爸爸和母親之間向來很少親蜜的交談過，我也不敢和他們表現親蜜。我只覺得爸爸對母親的耐讓是不得已的事，總想勸勸母親，不要把爸爸拒之千里之遙。母親好像一點都不關心爸爸，但有時又好像很關心。爸爸在外面有過女人的事早已成為過去，但母親卻沒有恢復過去的態度來對爸爸。現在地主張華要我們搬遷的事，爸爸和母親似乎是互相對抗的。

母親並不是個貪錢的人，她只是認為，地主要趕人搬離，總得要有個公道的倍償，最少要使人能夠有個去處，發展商總不能給了一些錢，就不管人家能不能找到個安身之所。比如，現在隨便一間單層排屋，最少都要六十千以上，頭期款項必需繳交最少二十五千，附加的手續費呀，鉄門、鉄窗、天井……也得要三幾千。而今地主只倍個萬五元，好做什麼？所以，母親在八家屋子間奔走，聯絡大家，一致要求倍償最少三十千。可是，現在一家家都搬走了，她的計劃是失敗了。那些鄰居只接受了十五千而已。

「我在紅毛園看了間屋子，妳想不想去看看？」一天下午，爸爸放工回來，跟母親提起。

「多少錢？」母親對爸爸的提議表示興趣，這是爸爸感到很歡喜的事。

「六十多千。不過，頭期錢我有把握。」爸爸說。

好久以來，這是爸爸和母親一同出門的一次。我在門前望着他們的背影，心頭湧上一股幸福感處。

母親看過屋子，回來後，心中還老是在盤算。爸爸以為她在擔心什麼，便加強語氣說：

「頭期只需廿千，張華已答應給廿二千。所以，妳還愁什麼？」

母親好像突然想通了什麼似地說：

「我去找月娥一下。」

月娥住在大約五百碼遙，她是個寡婦，平日在家做些糕給人去賣，很辛苦地養活兩個才上學的孩子。過去，丈夫是個囉哩司機，生活還可過得安樂。自從他意外死去後，家境便跌落困境。不過，還好，月娥懂得做許多種糕，靠做糕賣，倒可以餬口過日子。

母親去了月娥的家，好一會才回來，爸爸問母親去月娥家有什麼事？母親有點神秘的樣子，似笑不笑的臉容，使爸爸呆站在那邊等她出聲。

「我去教月娥多得賠償金的方法。」母親的心情，看起來要比過去幾天輕鬆得多了，她繼續說：「我去請求她原諒，不能和大夥兒一同堅持下去，不過，這也是因為其他人不願堅持下去的關係。我知道張華採取個別對付的方法，他是獲得成功了。但我叫月娥留到最後才搬，等大家都搬走了，張華一定會賠償她多一點錢。」

我們不久就搬了家。母親幾乎每個星期都到月娥家去走一趟。

兩個月過後，那地方真的只剩下月娥一家了，母親又同她到張華那邊爭取，結果，張華答應了，補貼月娥三十千，又替月娥租下了一間板屋，她才鬆了一口氣。

爸爸一天喝了酒回來，坐在燈下抽煙斗、喝濃茶。母親坐在他面前做針綉。爸爸說：

「妳想，張華對妳印象如何？」

「那傢伙，又奸又詐，對我當然沒有好印象。」母親說着放下針綉，點了一根蚊煙，放在靠近爸爸的腳邊。

「他說妳是個了不起的女人！」爸爸看着母親移動的身影說。

「是——咩？」母親望了爸爸一眼，扁了扁嘴唇，爸爸接觸到母親的眼神時，便放聲笑了出來。母親低下頭去，像喝了大杯酒的人，臉色很紅。

爸爸不自禁地站起來，走近母親的身旁，我知趣地走入房間寫我的日記了。

原名黃英俊，廣東普寧人，一九六零年二月五日生。高中與友人創辦「文風詩社」，作品散見各報章雜誌。八三年六月畢業於台灣大學中文系。留台期間，曾獲得台大第二屆文學獎現代詩第一名，文學院院長文學獎散文佳作等獎。

惡魔

沒落的朝代在火焰中焚燒
貼着濕冷的枕頭我靜靜聽着悲哀像流淌的河水
崇禎用寶劍吮吸自己的熱血
公主厲嘶着不太平的斷腕
賊寇用沉重的馬靴
扼住末世家族的咽喉
粗重的喘息不斷像長夜的貓頭鷹
醜惡的利爪也許正在撕裂腐肉
悶哼着詭異的微笑
漫漫雨夜裡我突然醒來
用冷水和苦笑冷靜自己
且把微弱的燈捻息

日記

故鄉的灰塵拂落
台北日日明淨的窗前
亂向的風從眼角吹起
發愣的嘯聲裏剝落着一些沉思
一些天氣的轉移
記憶應該停駐的
何處你怎麼都想不起

窗後凝固的也許是世紀的感受
家書，字畫
誦詩三百與越洋電話
相似且又陌生

日子裡有那麼圓熟的睡
圓熟的睡裡有那麼落寞的鼾聲
第二天清冷早晨
遲遲醒覺
始知一切在時空的流逝裡
驚慌地喊起

*黃英俊



誓言

依偎着世界的沉默
低首靜思
栽一枝玫瑰在心
開一朵淺笑在嘴

你是唯一的高音
我企盼和鳴，曾經
你微笑成星
我在衆星裡追尋

在豪華的寂寞之後
你走下，如女神
走下高聳的台階

予我雙手握滿
春暖
在誓言裡祈願
而今你飛躍
在我思想的白馬上
體貼着我的日夜
我不願意對你說
我需要你
(而當年的誓言常美如蝴蝶
飛成每年的春天)
那時我已不知不覺地走入
豪華的思念之中

封閉

*黃英俊

雨開始下着，漸漸狂暴。窗戶早被雨霧朦朧了。有垃圾移動的聲音，水溝陰影裏的老鼠游竄到街巷之間。

屋內有人激烈的辯論，似乎也有雨的淒狂。在如豆的燈光裏，影子貼在灰白的牆壁上，孤高而且細瘦。

我老早就想來一場雄辯。失眠接連一個又一個夜晚，我不能寧靜，或者漠視大地的冬。我要說，要告訴你，你必需對我投來一個憐憫的眸光，或許我太需要這種母性的安慰。

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每天都要面對着你？我不願意和你交談，我已經太過疲累——面對着這堆厚且燙金的哲學，面對整個生命，整個世界，我累了，你知道嗎？我需要的是沉思然後還是沉思沉思。

不，你不明白，你正走向我，我們必須互相吻合，那會是完美的開始。你有沒有看過恐怖的街燈，有沒有聽過的車聲？不，你什麼都不知道，除了書和沉思，你沒有真正走過什麼街道，或者曾經讓太陽曬過晒得發癢。

胡說，我見你才是那失魂落魄，有如漁夫釣竿後的魚你只有等待發臭，是的，那就是你的命運，在烈日下也一樣。

你說得太過火了，傢伙，我只是忍不住要找你来辯論，辯論我的快樂不快樂，而且，還有你的。我想衝破心的一層隔膜，要用聲音與世界交道，這個世界，哈！它太不了解我了。所以我要留下一些吼聲一些憤怒。你剛才說沉思嗎？——你這愚昧的傢伙，那有什麼意義？人生不滿百，你何必懷

憂千歲？你以為你是苦行僧嗎？你是殉道者？不要承認你不要，我會笑破肚皮。什麼是苦行，什麼是殉道？一種在自我圈限中完成自己的方式？什麼又是所謂的完成，嗯？一切只是虛空的虛空啊！

我不否認你問得很精彩，高燒一百度的精彩。首先我必須指出你的謬誤和偏見——你主觀的認為我是苦行僧和殉道者，但是我其實沒有那種意思。當然，我並不否認那是一種高超的生命的表達，你當然不明白生命了，除了熱情與感官的夢幻，週末的狂歡，你有什麼留戀的我懷疑。我不想跟你說哲學，你不會了解存在主義或者未來主義，更甭論孔子或者蘇格拉底了。

我警告你不要卑視我，那種眼神令我嘔吐噁心，我要你記住我也明白什麼叫做哲學那套他媽的下三濫的東西。你難道沒聽過康德晚年後悔自己缺乏情感，尼采發瘋而死！你學到的只是微末，你這個象牙塔的守門人。

你這話令我醒覺，我開始相信你是一個侵略者，無孔不入的水銀。但是我不會屈服在你的淫威下，你這惡魔，我有最好的道理，讓你領會生命的價值（其實我更願意棄你而去，這場令人發狂又永遠沒有完結的辯論，沒有理性和客觀，只有無知和放肆的野蠻。）。窗外豪雨成災，冷冷的水迅速瀾漫，滿街滿巷。水溝已經漲滿，所有的垃圾流向溝外；周圍有沉悶而淒厲的獸聲。

什麼？你對生命尚有價值可言？哈哈，我看你只是一個

爲了掩藏自己的笨拙而鑽進書堆的人。你能不承認光滑石頭背面不是沾滿沙泥的凹凸、醜陋的面貌？你生活過嗎？我懷疑，你思考過嗎？我懷疑，你對路旁棄嬰的屍體凝視過嗎？我懷疑；你關懷過瘋人院裏恍惚的人嗎？我懷疑。我懷疑我懷疑我懷疑你肯定的一切你否定的一切。

不，你太偏激了，你根本毫無邏輯，只是一條泛濫的河，只愛奔流衝瀉。你應該收斂情感，應該讀書和思考，走進智慧的殿堂，……………。

哈！我不得不打插，你太過迂腐了，是的，是的就是迂腐。我懷疑你的太陽是桌燈，風是扇子，雨是澡房，啊哈！你這個偉大的夢想家。你手指捏死一隻螞蟥會哀悼上千年吧？或者些微氣喘就意識到自己的死亡。

你實在太不可理喻了，你不能只是一扇封閉的門，怎麼敲叩也都不開啓。你忽略了客觀，輕視理性，攻擊科學和智慧；你想着的只有私慾、憤怒、或者哀愁，你這個石頭。

嘖！你少來激怒我，不過，我得承認我已幾乎發狂了。我們要雄辯，要交戰，那就雄糾糾，氣昂昂的來吧。不過，好朋友，我提醒你，你必在我手下狼狽而逃，這真是痛快。

我堅信在我的殿堂裏，你必揉不進一粒沙子。讓我也稱呼你一聲老朋友吧，雖然你一直是我的死對頭——你不是說感到脆弱嗎？感到人世間的悲哀？你想不想超越呢？一切力量就在我探討思考的範疇裏面。

我不需要你，高傲的鼻子。我只是爲發洩而發洩，爲辯論而辯論。我不否認感到人性的無奈，比如相識的朋友不能溝通，人與人之間常發生誤會

也冷藏了真誠，或者是一種簡單的梦想，却在破碎的家庭和殘酷的社會下幻滅。我常常失掉笑語，朋友，太陽等等就比如失掉大衣雨傘原子筆口香糖一樣平常，雖然悲哀，然而誰人不是如此的？有人說雲是變幻的，那麼人類就像雲，就是升天了也還要落地，落地和升天，只是一種循環。人人如此，我的感受又有何出奇？也許

你的憤懣更多，你只是銷着，忍痛把它塵封，但是你外表是堅強的，信心十足而且朝氣蓬勃，我不得不佩服你這一點。

你真是一個天才的演說家，却完全漠視真正的生命。你活着的的地方是沙漠一片，沒有書籍為草，沒有智慧為泉。外面的雨越來越大，我給你弄得心煩意亂，我們雄辯不完，如今夜深了，我不要再辯論，我

要把門關了，你得出去，也許我再也不歡迎你了，也許我們再談。今天我太累了，想昏昏沉沉的睡眠。

我也開始迷糊了，但不要緊，我要走了，離你遠去，就像你要去睡眠，就要去關你的門。

大地更加漆黑下去，雨水也下個不停。浮滿垃圾和老鼠的街巷，令人觸目悚嘆。

永遠的微笑

*林月絲



原名林月絲，福建惠安人，一九五四年四月廿二日生於檳城。一九七零年開始寫作，七二年檳華女中畢業。一九八二年出版小說集「問情」。

她躺在軟綿綿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眠。

她是太過疲倦了。一整天在辦公室裡同人勾心斗角，根本沒有休息的機會。看見老板要笑臉相迎，碰到討厭的同事也要微笑點頭，遇上客戶前來商談，她更需要笑笑。

她是廣告界的女強人。出去招廣告時，參加許多商業宴會時，益發不能避免，一定得裝上一副迷人的笑容。許多廣告因此而招來的。一朵又一朵的微笑換來一級又一級地高昇，她笑得多麼愉悅和滿足。

但是，有一件事，沒有任何人曉得。她每天下班回家，時時因為有應酬，故爾還得繼續帶笑出門，每一個晚上，卸粧之後，她就非得要細細地小心地按摩她的臉，因為它已經僵住了。每回要費三十分鐘始能恢復。

她有一點厭倦了。這樣子的「賣笑生涯」。但是她又不甘心回家來隱居。她比較喜歡過有競爭的日子。她歡喜的是自己永遠是一個勝利者。

不過是一個笑容，何必吝嗇？她總是這樣覺得。

她是幸運的，一出來工作就順順利利，沒有碰到什麼大小挫折。而且她生得很美麗。再說她一笑起來就變得更是可人。很多很多的異性心甘情願地醉在她那深深的酒渦裡。她是聰明的，當然明白自己的魅力。於是，凡有人在的時候，她恒是笑盈盈

的。

她漂亮的笑臉攻勢的確為她贏來不少的讚語和掌聲。人人叫她愛笑的女郎。她聽見愈是開心。然而她內心的隱憂在逐漸擴大，原因是從每夜的三十分鐘已逐日演變為一個小時。要花上一個小時久來仔細地按摩才能使僵着的臉恢復正常。

她開始有一點害怕，和恐慌。但她又捨不得她今天所擁有的名氣、地位和財富。她那女性的虛榮心一直在纏繞着她，不放過她。有什麼比送人一個笑更便宜和容易的？她的笑遂變得更加廉價。無論是誰人，一見面她就先奉送一個美麗的笑容來爭取人的好感。

突然她看見有一個人走進來，她吃了一驚，但是習慣性地立刻露出她那出名的微笑。那人之後又跟着來了一大群人，她於是把笑容繼續展開。忽然她發現自己的嘴巴笑得裂開了，合不攏了，她嚇了一大跳，趕忙用手捧着下巴，但是，不管她怎麼用力，都接不上去，她聽見周圍的人一個個看着她笑，她又是驚又是慌，倏地想到，就趕快安慰自己：「這不過是一個夢，一個惡夢，等夢醒了，就沒事了。」於是，她極力叫自己自夢中醒來。可是，無論她用盡什麼方法，她都醒不過來。她倏地又發現：難道這並不是夢，這是真實的？我不要笑了，我不要笑了，她邊哭邊喊了起來，但是，什麼聲音都沒有出來，因為她的嘴巴已經裂開了。

逆流而上

(倒敘陳華木短暫的一生)

*陳政欣



原名陳政欣，曾以陳欣與綠浪等筆名發表翻譯和詩作。一九四八年生於大山脚，廣東普寧人。大山脚日新中學畢業後，繼往新加坡義安工藝學院修讀機械工程。目前從商。一九六五年開始寫詩，一九七八年後開始寫小說及翻譯。一九八三年出版詩集『五指之內』。

陳華木是暴斃的，死時是二十二歲。

◆ ◆ ◆

突然間，他感覺到一束陽光擠進他的瞳孔，腦壁上映現閃亮的光芒。接着，他感覺到大片的陽光溫意罩蓋在頭額上。皮膚下的神經向腦膜傳遞着發癢的訊息。他的意識開始醒來。他感覺到一條條的蛆虫開始爭先恐後地從他的體內爬出來，爬下他的身軀，鑽進大地消失去。這時，僵硬的血液開始溶化，溶化的血液開始流動，開始從大腦向身軀向四肢伸延。太陽的溫意隨着血液的流動而向體內四肢流竄。大地傳來輕微薄弱的脉搏聲。終於，他聽到四周的風聲及鳥啼聲。他意識到，白天已到來。

突然，他聽到腳步聲，兩個人一前一後地向他走來。接着，他聽到了人聲。一個說：「亞德，到那棵樹下看看，就不信這麼多天了還沒有半粒榴槤落下。」

「有也輪不到我們啦，爸。亞狗他們常在這裡鑽，不讓他們拿去才怪。」

「別多說了。竹叢下看看。」

「呵，爸，有人，有人在竹叢下睡覺。」

「是那個鬼！叫他醒來，叫他滾……………」

「哎呀，爹，快，快來，死人啦，死人呵……………」

「喂，喂，別亂跑作什麼，在那裡？那裡有死人。」

「爸，我怕，怕……………」

「死啦，真的有死人。真倒霉，死在我的墓園裡……………」

「是阿木，爸，是阿木呵，那死人。是阿木……………」

「阿木，那一個阿木？」

「烈叔的兒子啊…………那個發瘋的……………爸，我要回去……………」

「烈叔，嘔，烈叔的兒子。這可就慘啦，慘啦。沒什麼好怕的。你在這裡守着，我去村子裡通知

人。」

「不，不要，爸，我也要去，怕，我跟你去……………」

「唉，怕什麼，死人有什麼好怕。走，快，回村子去……………」

匆忙的腳步聲迅速地向山腳消逝。太陽的熱意越來越炙人。心臟開始跳動，血液開始傳遞生的氣息。他於是睜開了眼。

◆ ◆ ◆

他坐了起來。他感覺到胃部一陣翻滾，似乎有一陣風在空蕩蕩的胃部旋轉。他感到渴，他感到喉嚨乾枯欲裂。他舉起雙手，他向山頂望去。是呵，山神這麼說。山神說世界已顛倒，世態已改變。他說：「阿木呵，你到山溪看看，看看溪水是不是流上山頂去，看看是不是所有的水都從海裡流向山來。他說：阿木呵，你抬頭看看，是不是所有的樹葉都從地面上飛起，飛上樹梢，貼在樹枝上去。所以呵，阿木，你要成仙你要成佛，你就要能看到這一切實境，你就要不吃不喝地忍受大苦大難。阿木，你要唱歌，唱出你心中的積郁，唱出你心靈內的污氣。所以呵，阿木，你可以大聲咒罵，罵出你骨骸內的罪惡。你來，上山來，我帶你成仙成佛。世界不是永恆的。永恆是在極樂。你來吧，你有慧根，你必能成佛。山神說：阿木呵，別為女色煩惱。亞珍沒有慧根，是她配不上你，不是你配不上她。來呵，到山上去。山上有仙有佛，山上有永恆的極樂。來呵，來呵，不用吃不用喝，你有慧根，何況你的六根就要斷啦。」

他站起。太陽已把草葉上的露珠蒸發掉。蔚藍的天空，沒有一隻鳥，鳥都上到山頂去。山頂有山神這麼說：阿木，來呵，你六根就要斷，你就要成仙成佛，來呵，來呵，但我得回去跟我的阿母說：阿母呵，山神說：水都倒流囉，我要成仙去。阿母，山神叫我去，山神叫我去。山神，我得回去跟阿母說。

他跪下，向山頂三跪九叩頭，然後穿上他的拖鞋，他向山腳下的山村跑回去。

烈燹的頭抵着地面，雙手合夾着三柱清香頂在一頭霜髮之上，裊裊的煙霧上升，迴旋於神案後那張紅紙洒着金箔點寫着個「義氣」的前方。瘦嶙嶙的身子裹在燭光下顛巍巍地，不知是太深入於與關公爺的投訴，還是夜間山村的寒意太襲人了。阿木蹣跚着腳，走了進來，在烈燹身旁蹲了下來。

「阿母，阿爸回來沒？」

「關公爺，救苦救難的關公爺，誰搭救搭救我阿木囉。」如絲般的呢喃在地面泛流。

阿木輕推下烈燹瘦削的肩膀，「阿母，我肚子餓了，阿母……」

「餓，你就懂得餓，餓了就回來吃，」烈燹驟然抬起頭，雙眼冷凜地瞪着阿木：「沒看到我在拜神嗎？今早一出門到現在才回來。你阿爸回來，不叫他打死你才怪，死短命。」說着，烈燹轉過頭，仰望着神案背面貼着的斗大「義氣」兩個字，喃喃的禱訴又在她單薄綳縮的雙唇間流出。

阿木詭譎地望着烈燹的側影。燭光下。兩人的身影不停地顫抖着。夜色已浸入屋內，地面一片陰暗。

烈燹終於站了起來，跼起腳把香插在案前香爐上。

「來，阿木，你給關公爺跪下，」烈燹轉過身，對猶自蹲在地上的阿木說。

阿木痴滯地看下烈燹肅穆的臉，無言地跪在神案前。

烈燹在神案前拿起了幾張符頭紙，「阿木，你跪着，向關公爺請求，求關公爺向山神求情。」她在神案上找到了火柴盒，回頭說：「阿木，你給我跪着。」

她從案上拿出張符頭，走到大門外，向着門外黑黝黝的天空，閉上雙眼，把符頭紙合在雙掌內，向外面拜了三拜，口中呢喃地說：「何仙姑顯靈何仙姑顯靈，請把我兒阿木救醒，請山神大量放我兒阿木呵……」唸着，唸着。她跪倒在地上叩了幾個響頭。

她站了起來，再回到神案前，擦了支火柴點燃了符頭紙。一陣火光捲起一陣煙霧，烈燹把紙灰放進個杯子，然後再向杯子倒了些白開水，她搖下杯子，站起來，「阿木，這是何仙姑的神符，喝了就會清醒。喝了山神就會放過你。」

阿木仰起頭，把一杯神的神保喝進肚內去。

烈叔滿頭霜髮在早晨的太陽照耀下，更顯得疏落了。他大力地按着腳車煞上器，腳跟半抵住地面

，腳車終於在村長的住宅前停下。他架起腳車，車架後的大竹籃響起一聲鎖匙串相撞的金屬聲。這是烈叔工作的祠堂的鎖匙串。今早，烈叔來不及把鎖匙串掛在身上，就迫不及待地趕來村長的家。如今這一聲鏗鏘的金屬聲，提醒了他沒把「名份」給掛上。

他伸手一撈，把竹籃內的鎖匙串拿起，把鎖匙串的銀包鍊子繫在褲帶上，然後鬆手一放，讓鎖匙串落下來，撞擊在他的大腿上，並發出一陣悅耳的敲擊聲。他喜歡聽到這鎖匙串發出的金屬聲。這聲音代表了他作為宗祠守祠人的身份。他常覺得，就憑他這一身份，他至少也有獨當一面的時刻。

然而，今天的金屬敲擊聲並不能使他欣悅起來，他的雙道白眉，還是像昨晚以來一樣，蹙皺成兩脈不展山巒。

他打開村長家籬笆柵門，並大聲喊道：「財有，財有在嗎？」

「來了，來了。」本村的村長，去年剛被州長賜封PJK的陳財有，身穿着藍色的唐裝底褲，身着一件背心從屋後走出來。「啊，是烈兄，早呵。」肥矮的身材，配上鼻樑架上的金框眼鏡，再加上一臉不見雙眼的笑容，總會讓那些第一次到他家拜訪的賓客，覺得他跟牆壁上掛着的金色匾額上的「為民服務」四字實在是「實至名歸」。

「幹，財有兄，七早八早地，真不好意思打擾你，」烈叔逕自走進財有家的大廳，並在張竹椅沙發上坐下。烈叔向來對財有是不見外的。論起輩份，烈叔還是財有同鄉的遠房堂兄呢。

財有在烈叔身旁坐下，雙眼望向烈叔，等待來者開口。

「那個死雜種，財有，那個死雜種，離開三天了，都不會回來，那死短命的……」

「烈兄，有事慢說，死雜種是誰啊……」財有微眯着眼，不解地問。

「那死鬼阿木。財有，你也知道的，阿木跟旺叔上山打石都有三年了。那裡知道上個月，阿木犯了山神。瘋了，神經錯亂了。財有，不怕你笑，」烈叔氣吁吁地說：「這死雜種瘋了。上個月就停了工，整日在那裡，說是山神要收他為徒啦，要引他成仙成佛啦，就跪在門口向上頂膜拜。財有，相信你耳頭耳尾定有聽人說吧！」

「聽是有聽到，耳頭耳尾的，我也沒太注意到。」財有盤起雙腿，蹙着眉頭說。

「就是啦。三天前，死短命跑掉了，他死，我才不操心。頭一兩天，我以為最多去玩吧了。直到昨天，亞狗叔說在山頂菜園看到阿木在唱歌唸經。昨晚，我家那個長頭髮的去村尾問了李鉄拐，李仙師給了下籤，說是犯了山神，神智迷糊歸不得！」

「三天了？可嚴重呵！」

「就是啦。財有，我就是要拜託你在今天下午召集些村人，大家一起上山找找，把這死短命找回來才是。」烈叔一面懷楚，臉上的皺紋更顯得無力。

「早就該來找我了，」財有站了起來：「烈兄，這樣吧，早上我也沒空，還要去拜會縣長，下午二點你來我這裡，我找五六人，大家上山去。烈兄，茶水你得負責。」

「那當然，應該的。」烈叔站起，向門外走去。「拜託了，財有。」

門外，村後的大山矗立着，像一座威猛的武神。太陽正爬上山頂，天空一片蔚藍，然而烈叔的心底却陰暗得像淫雨天。

◇ ◇ ◇

「阿木，叫旺叔。」烈叔帶着阿木來到旺叔打石工場的休憩小木寮。打石工場是在大山北面的山坡上。整個山坡都是一粒粒的石卵。這種被人們稱為青石的石卵，由人工鑿成長方型的石塊，再被送到磨石工場去，讓打石師傅刻成一塊塊的墳墓石碑出售。旺叔是這石場的包工頭。四十年代與烈叔一起從泰國南部偷渡進馬來西亞而在大山腳落戶以來，在打石行業上已幹了三四十年。

「烈兄，就是你這位後生仔呵！」旺叔從簡陋的木板床上坐起，睜着一對渾濁的眼睛向阿木打量着。這時是中午時分休息時間，旺叔在吃過午餐後，正倒在木板床上閉目養神。「都十七歲了吧！」

「肖豬的。」烈叔推下阿木的肩膀。

「旺叔。」阿木溫吞吞地叫了一聲。

「烈兄，那天我還以為你只是跟我說說而已，今天來真的？」旺叔從床頭拿來條污黃色的面巾，在流滿汗水黧黑的臉孔一抹，「烈兄，你又何必把這後生仔推來走我的後路。你又不是不知道，打石幾十年來，你又何曾看到我賺過錢來。」

「這有什麼辦法？命，一切都是命。打石也不見得不發，來發兄不是在打石上撈了大把產業。命有終會有，命無，就是坐在金山銀山上，還不是坐吃山空？」烈叔在床頭坐下：「這死難種，叫他讀書，他就只會去打鳥捉魚。我老了，不能再照顧他一生。不讀書，好，我也認命。但他文不文，武不武地，我想來想去，也只有旺兄你可帶他一兩年。打石雖是辛苦些，但看你旺兄幾十年來，吃住都不錯，我就帶他來了。」

「賺一碗飯吃是沒問題的，但也是血汗換的。」旺叔站了起來，從木桌拿起水壺，灌了一口水。「這樣吧，既然烈兄你這麼說，阿木你就跟我吧。明天八點來，我帶你打石就是。」他又轉向烈叔：「烈兄，上山討碗飯，對山裡一切神明，都得敬拜

。明日你叫阿木拿些水果香燭來，山神土地都得拜一拜。還有，阿木，山裡不比市場，山神土地無所不在。打石討生的，最忌亂撒尿。這我成旺可就話說在前頭了。」他把水壺的蓋翻起來：「烈兄，來杯白水嗎？」

「別客氣。」烈叔微眯着眼，「這我會料理。孩子不省事，旺兄請多關照。」

「我會的。烈兄，你那小的呢？」

「阿才嘛，還在讀書，都讀一年級了。」

「真快，那天看你抱他回家，就像是昨天的事，如今已讀一年級了。坤明兄的生意如何？」

「別提坤明了。」一提起坤明，烈叔本來一臉爽朗的臉色驟然陰暗下來。暗明是烈叔的遠房堂兄，在大山腳市場上開了間雜貨店。年前坤明一病謝世，一生掙來的產業促使四個孩子反臉。烈叔在坤明的雜貨店當了二十年的店員。這幾個月來眼看這幾兄弟的糾紛，使得本來生意興隆的雜貨店，近來已陷落破產的境界，總感到人生的空幻及無常。「旺兄，多子就有福嗎？我看難啦，坤明這一倒去，他家別妄想再興旺了。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唉，拼生拼死又如何？說是有大把產業呵，風光呵。哼，你沒看到坤明嫂，整天就是忍受不了兒兒們的明爭暗鬥，七早八早就撐着手杖到隣家去。都七十了吧，還看她躲在暗處抹眼淚呢。」

「這麼嚴重？」

「就是嚴重。兄弟一個個暗裡扒錢。生意只剩下個空殼。前天還收到律師討賬的限時通知。唉，別提了。我看呵，過幾天我也沒飯吃了，還得來旺叔你這兒避避呢。」

「說笑話。」旺叔詭譎地看了烈叔一眼。

「別說了，別說了。」烈叔站了起來，「我得返工了。旺兄，阿木就拜託你了。」

◇ ◇ ◇

隨着時間一天天的流逝，阿木終於發覺自己正穿着上學校用的「日本」拖鞋，手上拿着烈叔從雜貨店拿回來的裝米紙袋，走出學校的大門，往家走去。紙袋內裝有阿木上課用的幾本課本，腳下嶄新的「日本」拖鞋使他走得一跛一拐地。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穿上鞋子。自從學會走以來，他一直都是讓腳皮踏在地面上。烈叔說的：「穿什麼鞋？土生土長，吃多些泥土，才會平安長大。」然而，幾天前，烈叔帶着阿木騎在腳車上去市場，替阿木買了雙拖鞋。烈叔那時還很慈愛地對阿木說：「阿木長大了，阿木就要上學校讀書，做讀書人了，所以應該買一雙鞋。讀書人都要穿鞋的。回家後，才把鞋脫掉。沒去上學讀書是不必穿鞋的，阿木，你得記住呵。」

這時，國家剛獨立，阿木就常聽到烈叔對烈叔

說：「長頭髮的，坤明兄說馬來亞獨立了。我們不能回唐山了。以後，我們得學講馬來話，這樣才能申請到公民權。沒有公民權，政府會趕回唐山的。」而烈嬌總是蓬頭垢面，木訥淒惶地聽着。

這天，阿木一抵達家門，就聽到屋內傳來一陣嬰孩的啼哭聲。阿木把裝着課本的紙袋往門旁一放，就鑽進烈嬌的房間。

這時的烈嬌顯得更年青了。她穿着一身暗青色的唐山衫服，打扮整潔地，正抱着個穿着一身紅衣裳的嬰孩在親着。她一看到阿木，就笑瞇瞇而又和婉地說：「阿木，來，來看看弟弟。弟弟叫阿才。阿才乖，別哭。」

「弟弟！」阿木樂得笑了起來：「弟弟，阿母，弟弟從那裡來的？」

「拍」的一聲，阿木的頭被人敲了一下，阿木一轉身，看到烈叔正手上拿着一束清香，肅穆地對阿木說，「弟弟就是弟弟，小孩子，別多嘴亂問。弟弟是你媽生的，知道嗎？你媽媽生的。來，把孩子抱出來，拜天公，拜祖先。」

但媽媽的肚子從未隆起過，沒大過肚子如何能生出弟弟？大肚子才能生孩子的，這一點阿木很肯定。隣居的阿嬌就是大了肚子才生孩子的。阿木撫摸着被烈叔無來由敲了一下的頭皮，惶惑不解地望着母親抱着嬰兒走出房去。

接着，阿木想起幾個月前的個晚上，聽到烈嬌悄聲地對烈叔說：

「是沒希望再生的了，都七八年了，我看還是答應了狗嬌她吧。」

「這我還不知道？只是男的，狗嬌要紅包二百元，是不？我那裡有夠二百元！」烈叔喘吁了口氣，「雖說近來手頭輕鬆些，但二百元……」

「先向坤明借用吧。人家孩子都要生了，不先定下來，總不安心的。」

「阿木，出來，」烈叔一聲大麼喝使阿木跳了起來。他踏出房門，正好看到母親抱着嬰孩在神案前跪下。

「阿木，你也跪下，」烈叔今天出奇地和藹。他遞給阿木三支香，「跟你媽媽給祖先叩個頭，保佑你用心讀書。還有，從今天起，」烈叔指着烈嬌懷抱中的嬰孩：「他就是你的弟弟。知道嗎？不可問弟弟從那裡抱來的，弟弟是媽媽生的。」

阿木不解地點點頭，然後學着烈嬌，把香舉到頭額上，向神案上的列位祖先叩頭。



阿木不必再上學校讀書了。反而，每當他坐在門檻羨慕地望着隣家的孩子三五成群地上學校去時

，他那愈發年青了的母親總會對他說：「阿木還小，再過幾年，阿木才能上學堂去。」

這時，據烈叔從店舖那裡聽來的消息，說中國也在跟別人打成了。這一次不再是紅白打戰，烈嬌還能明白是怎麼回事。那時才十六歲的烈嬌，就因家鄉湯坑附近的紅軍由白軍的追輯，而在家鄉附近的田野打過零星的追逐戰。當時，烈嬌還在母親兄嫂的陪伴下從屋後的小山逃亡呢。這次，據烈叔的消息，中國軍是跟韓國子打戰。韓國在那裡？「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就是！」烈叔總是很不耐煩地說。這時烈叔才三十歲，健碩如牛的體格，烏亮亮的一頭黑髮。他是坤明在大山腳市區雜貨店內的第一把頭手。

烈叔說，中國與韓國仔打戰，可就好啦，樹膠價格大升，樹膠園主及割膠工人的手頭較鬆，雜貨店的生意也大好。店主坤明的生意好，再加上他膠園的膠片好賣得好價錢，所以店裡也多買了一輛載貨的腳車，而這腳車又全權交給烈叔，並讓烈叔每夜騎回家來。所以烈叔常說，打呵打呵，打到年尾去，或者我能得到個大紅包呢。

這時的阿木沒有什麼煩惱。每天除了三餐時記得回家吃飯，其餘的時間他都跟着隣居的孩子到膠林下捉魚打鳥遊玩去。而烈嬌呢，每天下午總是跑到隣家處，東長西短地，把日子在嘴巴的張開間吞沒掉。

逐漸地，阿木越來越胆小了。他不敢再跑到外面去玩，終日跟在烈嬌的腳跟。時不時還撒嬌地要烈嬌抱。烈嬌獸在家裡的時間也越來越長了。阿木總有那麼多雜瑣的工作要烈嬌親手親為。

不久，阿木不會走路了。整日，他都要烈嬌抱在懷裡。阿木這時已不再會意識到人們的世界了。他的腦壁上是一片空白。他不能講話，反而，烈嬌每天都很耐心地引導他發出簡單的字音。她企圖指導阿木顛巍巍地邁開腳步。阿木不再吃固體的食物，他總是要求喝奶。烈嬌用小支的汽水瓶，裝着牛奶，瓶頭塞上個奶嘴，餵給阿木喝。漸漸地，阿木連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烈嬌總是因此而吆喝他，拍打他的屁股。直到一天，烈嬌不耐煩地解開唐裝的上衫，掏出她碩大的乳房，把乳頭塞進抱在手上的阿木的嘴裡。

後來有一個晚上，烈嬌肚子劇痛得輪在牀上大聲疾喊。烈叔手忙腳亂，滿頭大汗地跑到村頭的接生婆處，焦急地等候接生婆穿上沙籠提上土油燈從屋內跑出來。

這時，阿木呢？

阿木已鑽進烈嬌那既黑暗又溫暖的子宮去了。



薛志的午餐

*葉蕾

原名葉淑蘭，潮州人，一九五一年生於檳城，後移居威省打西汝咯。多從事小說及散文創作，作品除在報刊雜誌發表之外，也在電台文學節目中播出。一九七八年定居大山脚，現為家庭主婦。

薛志踏着輕快的步伐，向着家的方向走去。

☆ ☆ ☆
壁上的時鐘敲過十二響以後，薛志不由自主的感到一陣子的煩惱。今天，該上那兒去把肚皮添飽呢？

在土庫街的某間銀行任職書記已經十年，這十年的生涯裡，土庫街的咖啡室裡附設的經濟飯菜已使他吃膩了胃口。走過第二街的右三間，走過去彎角的左手第五間，那一家的咖啡室沒有他薛志的足跡？有次在匆促間把肚皮添飽後，看看時間還早，順便向四周的店舖走去，轉過一條街口時，偶然看到一間店舖正在裝修，而輝煌耀目的招牌上正端端正正的寫着「美味海鮮飯店」，薛志心裡不由地一喜，總算又可換換口味了。儘管這種標榜着飯店的招牌裡賣的東西在價格上與經濟飯菜相距很大，但是初嘗新鮮的飯菜，能使人精神煥發，只是吃過了幾次以後，薛志又覺得膩了。尤其是在中午時分，太陽高掛在天中央，它的熱度足以讓人晒出了一身酸臭的汗水，待吃過了午飯，還得回走一段路，再度把襯衫走濕，才能抵達銀行門口。想到吃飯居然也使人顯得那麼厭煩，薛志不得不感到一種氣忿，一個人，假如不必吃飯，那是不是方便得多呢？每次到了中午，儘管薛志心裡仍在抱怨，却不得不推開銀行的玻璃門，走向售賣經濟飯菜的咖啡室，因為他的肚子，早就在鬧革命了呢。

薛志打開報紙，大略的翻看新聞後，習慣性地就翻到婦女版的烹飪欄。這一版有個時常教導烹飪及食譜的依蓮。每逢一三五就在報上的婦女版上公開她的食譜，單看白紙黑字的材料，以及鮮艷美麗的圖片，薛志不由地嚥下口水，太美味了，他心裡想，眼睛却往烹飪欄裡搜尋。這一期，也是一道色味香全的魚香肉絲。

用料：(a) 4 湯匙皇帽上等油。300 克豬脊肉。2 片已浸軟的木耳。75 克沙葛，切絲。1 ½ 茶匙蒜頭粒。1 茶匙生蔥粒。一吋生薑，切絲。2 ½ 湯匙辣豆瓣醬。(b) 1 ½ 杯水。½ 茶匙麻油。1 茶匙米酒或甜酒。½ 茶匙味素。1 ½ 湯匙糖。1 ½ 湯匙醬油。(c) 2 湯匙水。一湯匙黍粉。將肉及木耳各切成絲。用皇帽上等油將(a)用料爆香 2 分鐘。加入辣豆瓣醬爆香。加入肉絲拌勻，炒至肉變色。將(b)汁料倒入，加入木耳，用慢火滾片刻。加入沙葛絲及(c)用料，拌勻待滾後盛起上桌，用花卷伴食。

嘩，薛志讀着，彷彿感到一陣香味撲鼻而來，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不禁想起辦公室內隔一張桌子的朱謀。兩年前也與他一樣，在午餐時間裡總是往外亂打游擊，與他一起擠在飯檔前用手指一指咖哩角豆，又指一指五花肉黑豆油，再加一樣包菜花，可能還來兩個荷包蛋。老板熟練地啊啊啊的點着頭，手上一個盤子隨着朱謀的手指把菜舀下。偶而老板忘了剛才叫的還有一樣菜，還得擠上前去提醒他。前年朱謀結婚後薛志頓時成了個獨行俠，使他那個

時期開始對中午這一餐感到既恨却又無可奈何。朱謀的太太是個小家碧玉型的女孩，嫁了朱謀後專心做個家庭主婦，朱謀在午餐時總是騎着他那輛老Honda 50回到家裡去，臨開工之前又「撲撲」的騎回來，明知他回去是用午餐，薛志總是習慣性的問上一句：「吃飽了？」

朱謀的臉上則堆滿笑容：「啊，好飽，今天太太煮咖哩雞。」又或者會輕輕的往稍微膨脹的肚皮上一按：「今天太太煮一頓紅椒炒肉絲，吃得我差點走不動了！」

薛志聽了總要隱隱地感到妬忌。他覺得，像朱謀這麼一個長得瘦削，外貌又不揚的人居然會憑媒妁合而娶了這麼一個善於烹飪的太太，可以斷定朱謀此生口福不淺，而從他滿足的口氣看來，他們夫婦的感情還是挺融洽的呢。

薛志不由地想起肥胖的李亞姨，她的三個兒女各自婚娶後，彷彿仍是孤家寡人的薛志也碍着她的心事。有次與母親閒聊時，恰好碰上放工回來，正在門口把鞋子除下的薛志，就忙不迭地遞來一連串她的熱誠：

「你們家的薛志呀，也該成家了吧？有沒有女朋友，阿姨給你介紹一個，怎樣？」

最初聽她說着說着，薛志心裡十分不樂意。多管閒事，但他即使感到氣忿也只能在喉裡咕嚕一聲。李阿姨的好意，他何嘗不知，但她這麼毫無忌憚的說着，彷彿在說他薛志到了這把年紀連個知心的女人也沒有，未免叫他感到洩氣。其實也不是說他太過於挑剔，娶妻嘛，怎可隨意伸手抓一個？又不是說在不滿意時可以退換。而母親竟然成了李阿姨的應聲蟲，她說：

「阿志呀，你要是有女朋友，就帶她來給媽見見面吧，不然，要李阿姨給你介紹一個也不錯。你在檳城工作，假如貪圖來往方便，你們婚後可以在外租房住，每個星期回來一次我也滿意了。」

經過幾次耳根的騷擾後，薛志在無可避免的情形下，抱着姑且見見又何妨的心裡，接受了李阿姨的主張和安排，和黃小姐開始了約會。在兩個月的交往中僅是與她看了三場電影。她勻均的身材及嫺靜的外表倒是符合薛志的心意，正思忖如何去培養更進一步的感情時，在談話中却獲悉她是個只精於縫紉、厭惡進入廚房的女人。「啊，這怎麼行呢？」薛志心裡想，窈窕淑女誰不愛，但女人不愛進入廚房，就等於一間建設美麗卻沒有窗花的房子，豈不是叫人感到美中不足？這些年來薛志了解他心中所需，他一直吃膩了外間的經濟飯菜，尤其是在午餐時間。每間公司職員的午餐時間都是同樣的，餐室少，顧客多，每個人都儘量在搶座位，然後擁擠上前，各自選要合意的菜餚；偶而老板忘了叫的菜，久久不端來，或者菜來了，却是冰冷而死氣沉沉的，吃在嘴裡，都分辨不出什麼滋味。薛志多麼希望能像朱謀一般的幸運，也省得他在外頭與人左擁右擠的搶位子，尤其是熱騰騰的菜由太太雙手捧上時的那種氣氛，一聲嬌憨的「開飯了」是薛志心中所企盼的。因此，儘管他初步對黃小姐已有極佳的印象，也只得忍痛斬斷即將湧起的情愫。

薛志的眼光落在烹飪版，他不知道這位依蓮到底長得一副什麼模樣，但從名字看來，依蓮，依字叫人想起小鳥依人，她或許是個性情溫柔的姑娘。薛志注視着烹飪版旁的一行小字：「歡迎讀者來信，批評與指教。」薛志知道這是作者的客套話，因為在每一期的烹飪版上例必刊登這段話，看多次了以後，薛志也受了相當的誘惑，心裡想，寄一封信去也沒什麼大不了。於是當天晚上他攤開了信紙、讚揚她精湛的烹飪手法，搜盡枯腸，他幾乎把所有傾慕的字眼都用上了。第二天慎重地親自把信寄出。依蓮沒有回信，但却在烹飪版的信箱中竟附帶的向他道謝及歡迎他的來信討論烹飪的心得。薛志受到鼓勵，於是再接再勵，也不在乎人家給不給他回信，反正晚上閒得發慌，找件事情排遣，精神上有了寄托，總是好的。也忘了到底寫了第幾封信，果然依蓮有了回覆；信雖然簡短而含蓄，但却掩飾不了她是深受感動，樂意的接受了他的友誼。這給了薛志更大的歡喜和鼓舞，當然他開始覺得單筆寫信已不足以把他的愛慕傾吐，何況在綠島上到處車水馬龍，老是在房裡悶着或埋頭寫信，總覺得把美好的時刻白白的浪費掉了，因此約了她見面。第一次約會不獲允許是薛志早已意料得到的，在外工作那麼多年，見過多少太太與小姐，那份矜持總是建在初時裡。接着又連續通過幾封信，約會提到第三次，依蓮終於答應了。

薛志在銀行裡，職位是個書記，賺錢不多，却是份穩穩實實的職業。像他擁有的這份條

件，外貌又不差的男人，如果當初不是他總愛挑這嫌那的，早就成了人家的丈夫了。握着依蓮的信，知道她那天會穿件白色上衣，配件紅黑條紋相雜的裙子，爲了易於辨認，她還在腰間繫上條紅色的腰帶。薛志幾乎不曉得自己到了那一天，到底要穿那件衣才好。他站在幾年前買的用塑膠布製成的迷你櫥前，打開了拉鍊，把櫥布撥開，摸了摸那件客廸長袖衣，又想起或者穿件有領的T恤會使自己看來更加瀟灑。

當薛志自認穿戴整齊，從鏡中反映自己並沒有實際年齡那麼大時，他才猛地想起自己今年已經三十五歲了。他趕到約定的咖啡屋時，心裡正好想到：「畢竟，也該是結婚的時候了。」

☆

☆

☆

兩點半時，玻璃門顫動着啓開了，先投進來的是一片耀眼的午後陽光，燦爛裡走進一個身裁修長，姿色普通，腰間繫着那條叫薛志一眼觸及有點驚心的紅色腰帶。薛志急忙站起身，眼前向他姍姍走來的正是身着白上衣，下着件紅黑條紋裙子的女人。

「請問小姐，依………」

「我是依蓮。」她輕快地接口。

眼前的小姐是這麼爽朗大方，薛志不由地放下心頭大石，先前等待中的憂慮這時才一掃而空。其實，在等待的那段時間裡，他彷彿才有時間靜下來細細的想自己近月來與個素未謀面的女人在信中談得那麼融洽，到底她人長得怎樣呢？萬一對方是個面貌不起眼的女人，是否仍要與她繼續通信下去？當然，如今一切憂慮都已隨着依蓮坐下他面前開始而煙消雲散了。

這一天的見面，薛志是愉快滿足的。他發覺依蓮也是，因爲他在喝過咖啡到了吃晚飯後再陪他一起到關仔角海濱散步時，臉上一直都是笑盈盈的。

送回了依蓮後，薛志躺在他那張睡了多年，油漆已顯得陳舊的床上時對自己說：「也該換一張大新床。」雖然依蓮的姿色普通，像個在檳榔律上隨時交錯而過的女人，既不會讓人有驚鴻一瞥的印象，却也不會使人感到失望。在這年頭，每個女人都跑到社會顯示她們的才智，不肯蟄伏在家裡，像薛志，如果能娶到一位善於烹飪的太太，還有什麼好挑剔呢？他於是對自己暗下決定，要對依蓮展開一番追求功夫。他認爲愛情要速下戰功，否則稍一遲疑，機會轉瞬即逝，讓別人捷足先登了。

所以當房東太太告訴薛志，她那在星洲的兒子已將調職檳城，就要回來居住兼結婚，房東太太有意把房子收回，讓給兒媳住，不貪他的租金了時，薛志不由地聯想到了自己和依蓮的感情。當夜把她約出來後，告訴她自己需要另找房子搬家的事。

依蓮聽了笑着揶揄他：

「人家要結婚才搬，你孤身寡人的，學人搬什麼房子？」

「說不定我也要結婚了啊。」

「哦，是嗎？新娘到底是誰？」

「妳認識的。」

「我怎麼會認識她？你從來都沒有向我介紹過她？到時記得請我喝杯酒就好了。」

「即使不請妳，妳難道還能逃避出席麼？」

「什麼意思呀你？」

「妳說，在結婚典禮上，新娘怎麼能夠不出席？」

薛志發現依蓮脹紅了臉，試探的握住了她柔軟的手掌，輕輕的搓弄着，她沒有掙脫。

兩個月後，他們結婚了。

薛志這回該滿足了。他們在銀行附近租了間房子，又相携去買了一些烹飪的器具，心裡都是甜蜜蜜的。依蓮精湛的的手法，就要有機會嘗到了。他不必再在午餐時間趕着去佔個位子，然後苦候着老板把飯菜端來。

薛志抬頭望向壁上的時鐘，又是午餐時候。薛志站了起來，經過朱謀的身邊，他故作驚奇地問：

「哎呀，朱謀，怎麼今天這樣遲還不去吃飯？」

朱謀低着頭，在數着一堆鈔票，口裡應着：

「今天太太回娘家，我待會到外面吃經濟飯菜。」說着，朱謀想起了什麼，他說：「哎呀，你今天回家用餐了吧？改天請我回去嚐嚐嫂夫人的拿手好菜啊！」

「當然，當然。」

薛志關着推開銀行的玻璃門，吹着口哨，踏着輕快的步伐，他轉了一個彎角，就看到他那靠左邊的租房。從外面看去，再也不會見到屋頂上冒出來的炊煙，這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個象徵吧。以木柴燒飯煮菜的時代已經遠去，電飯鍋，煤氣都在每個家庭裡佔了一個份量，薛志想，依蓮該把午餐作好了吧，她一定把她的拿手好菜，碗筷都擺放在桌子上，只等待他回來開飯……薛志從袋裡掏出了鎖匙，開了門，見廳裡無人，他高聲喊：「依蓮，我回來了。」嘴裡嚷着，腳下加快了步伐，三幾跨就到了廚房。

廚房裡，依蓮正一手握緊鍋鏟，一手掣着本簿子，手忙腳亂地加鹽加醬再加一把糖撒下鍋裡。

「煮什麼好菜？」薛志一手摟住了依蓮的腰，一手把她手上的簿子搶過，翻開後，發現裡面貼着的是些圖文並茂的剪報，都是些她主持烹飪信箱時刊在報上的烹飪心得。以她這麼一個有經驗的烹飪高手，難道也需要按照食譜的指示才能把一道菜做好的麼？薛志孤疑地把目光投向依蓮，只見她突然掙脫了他的摟抱，把鏟子往旁一擱，油膩的雙手突地掩上了臉頰，呀的一聲哭了起來，嘴裡喃喃地語無倫次的說：

「我不懂得烹飪，我從來不曾進過廚房，不會下慣烹飪。有烹飪心得的是我嫂嫂，不是我，每次都是她告訴我所需的材料，由我替她執筆，因為她不認許多字彙，才由我頂名在報上婦女版發表烹飪心得。初時覺得好玩，漸漸地就成了習慣，她唸我寫。經驗是她的，名字是我的。自從我決定嫁了你，就存心學好烹飪的工作，但是，為什麼從早上到現在，我連一餐的咖哩牛肉也煮不爛呢？」

依蓮的哭訴震撼了薛志，在熱氣騰騰上升的鍋中，他彷彿看到報上登着一道精美的咖哩牛肉和配圖刊載在一起，它艷麗的辣椒色彩每次都嗅得薛志差點掉下口水。

原以為從此可以嘗盡口福了，誰知事情怎麼却急轉而下，竟演變至此啊？薛志看了神情哀傷的依蓮一眼，想要上前安慰一番，倉促間却又不曉得要如何開口，只感到腦中一片混亂。待嗅到一陣香氣不斷往鼻裡直撲，夾着幾聲吱吱地，低頭一看，原來是鍋裡的咖哩牛肉，竟不知在什麼時候被燒焦了！

迷失自己

的幽魂

評介溫祥英的《回首時》

* 蔣凡

繁華都市裡的人，好像是生活在一條急湍的河流中，許多時候都是不由自主的。由於生活的壓力，致使許多人失去平衡，產生了消極、怨世的行態，於是，便形成了恍惚的遊魂似的，迷失了自己。

生活在大都市裡，由於那些所謂「娛樂」的場所，到處都有，於是、吃、喝、嫖、賭，樣樣方便。如果一個不必為明天打算的人，一定經不起這些「消遣」的引誘，而那些被生活壓得透不過氣的人，也就常找這些消遣來「減低」心中的苦悶。這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述人類生活情況作為題材的作品，隨時可見，只是角度有所不同。溫祥英是以這種題材，寫了好多小說的作家之一。他通常都是以大都市中的小人物作為主角，表達出他所感受到的人生的悲哀與無奈。

溫祥英面對社會的繁榮發展，很少在他作品中有正面的抒發他的感受，但他對受社會改革中的人生感受，却時常通過他的小說人物表露無遺。由於溫祥英受到西方文學評論的影響，所以，他的小說，盡量做到「不在批判」而只重於把人的現實生活情況，呈露出來。

溫祥英的『回首時』，也是同樣地，以「他」的迷失，作為小說的骨架，從而襯托出人生的悲哀與無奈。像「他」這樣的人，是在大都市裡，極為普遍的「標本」。「他」的行為，是好是壞、是對是錯，是什麼因素致使他迷失如一具幽魂？作者並無加以說明及批判，這就苦了許多讀者。

『回首時』從主角「他」和朋友老游經過馬場，經不起「碰運氣」念頭的引誘而撇下老游，進去博一博。他把轉彎抹角說服（其實應是妻子同情他）妻子而塞給他的五十元，拿來做賭本。他起初還存有對不起妻子的良心，把買了入門票留下來的四十五元，小心地塞緊在袋中，就是要買馬，也有些猶疑不決地，顯得吝嗇非常。

但是，沒料到「天無絕人之路」，他竟在這場馬中，贏了五百多元。他有了錢，便慷慨起來，請馬場朋友大喝啤酒，又還了舊債一百五十元。而且，他也在這時候想到要買兩打水鴨精給太太進進補。但是，朋友們又在高興之余，獻議去喝酒、吃東西、找女人，他便又「改變主意」弄到半瘋半顛的，半夜才回到家，隔天早晨起來，照鏡時，却只見到反映在鏡中的，只有鉄花、屋頂、蔚藍的山巒與雲翳的天空。「他」卻沒有看見自己。

讀『回首時』，同樣會使讀者迷失，不知道作者到底要表現些什麼，我們只看到「他」如一具無主孤魂，受人牽制，恍恍惚惚，吃喝嫖賭，沒有一樣不懂，這樣把贏來的錢，花光了，連打算買水鴨精的希望也不能實現了，就這樣而已。因為作者只描繪出「他」的一天生活過程，對其他事、物、主角的過去、或家庭，並未曾提及。因此，要讀者們從作者簡朴的描繪中，去想像主角的心境與因素，是不太容易的。

不過，文中我們可以很肯定地發覺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的生活，各方面都受了金錢的牽制。「他」之會在妻子面前嘮嘮叨叨，軟言硬語，道盡苦衷，是希望妻子在回娘家前，留下多點錢；他之會改變主意再去戰戰兢兢地賭馬，也是為了想贏點錢，有了錢，才會走上吃、喝、嫖、賭的揮霍行為；那鬆骨女人二號，出賣皮肉，如狗般做出各類猥褻的動作，還不是為了錢嗎？

讓我們用句很俗的評論語吧，那就是「金錢使人墮落」。不過，以比較開放的道德準則來說，這些也並非一定是「墮落」的行為。否則，大多數人

都「墮落」了。這些事體也可說是正常的，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所以，溫祥英把這些問題，留給讀者去判斷，他認為這不是他的責任。

我認為溫祥英的『回首時』，較可取之處，應該是本篇的結構方面；它表現得非常自然，毫無裝作，尤其是作者在描繪賽馬場中的情況已做到緊張刺激的企圖；在舒骨院中，二號的「工作」描繪，也近乎毫無隱瞞，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些都是溫祥英的經驗世界，寫來有板有眼的。

在溫祥英處理馬場中那一段，使我們聯想到人生如一場賽馬，如此這般地若隱若現，看看大勢已去，又突然冒出頭來；看看落了空的東西，突然又得回來。

在舒骨院中的「堅牢似的房間」裡頭，也把二號的「工作」情況描繪得淋漓盡緻。作者從女人用一張椅子頂住房門（怕警方人員隨意闖進來）到她不停地問：出了嗎？十足表現出她那種機械式的、商業化的交易。她嘀咕的說了许多故作嬌態的話，無非是想打發顧客的寂寞感，也是她本身的悲涼感；而「他」却在這時間好像沒有了靈魂的軀壳，任由她轉動，「他」在她來說，只是一件撈錢的工具。

而「他」的可憐就在於他的意志力薄弱，容易改變主意，所以，他隨波逐流，沒有能力決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在他嫖過女人出來，又被拉着去酒吧。弄到昏昏沉沉的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一點，又嘔又吐的。但他却還保有一些良知；他還會把住枕頭想到水鴨精已落空，怕嘔吐在床上被太太數落。

溫祥英在結束時，表示「他」已不見了。他已遺忘了自己，看不到自己。這是相當荒謬的結束。早晨醒來，應該是個清醒的時刻，却在鏡中瞧不見自己。如果在「他」半夜回來，或在他大喊：「全世界都醉了，醉了！」的時候，看不見自己，就會更恰當了。

從通篇小說內容看來，溫祥英無奈的筆調下的「他」，並不顯得突出。「他」給我們的印象是普遍性的，「他」是個好不到那裡去，也壞不到那裡去的小人物，被分期付款的生活方式重壓着。正是一般受薪職員的寫照。若論技巧，則不夠圓熟，以致不能有力地表現出「他」的心境苦悶的感受，同時，在馬場中與舒骨院中着墨太多，削弱了感染力。其實，如果作者能利用馬場中又叫又喊的時候，對「他」的過去有所交待；在二號「工作」時，對「他」的過去有所交待；在二號「工作」時，對「他」的家境、妻子之間有所聯想，使讀者能深一層了解「他」的內心世界，則會更吸引人。作者只企圖通過主角以外的人物反應，來襯托出主角的心理反應。這點，溫祥英並未達到應有的效果。

魔

*游牧



原名游祿輝，福建永定人，一九三六年生於大山脚。一九五四年開始寫作，已出版小說集『生與死』和『那些過去的』，散文集『游牧散文』，合集『四月·我們』等。現是威省某小學校長。

鐵柵外月光蒼白，襯得夜色更加淒迷。

頭頂圓圓的月，一忽兒明亮，一忽兒又躲到雲層裡頭去了，像故人的臉，一忽兒隱，一忽兒現。

而樹，在微風的吹拂下，像披頭散髮的女鬼，搖搖幌幌，趕也趕不去，驅也驅不散。

蔡紹華雙手緊抓着鐵柵，望着眼前的一切，心中不禁又浪潮澎湃。

一股酸楚與悲憤，又泉湧般塞滿心頭。

對着蒼白的圓月，他又狂喊、高歌起來。那聲浪，劃破寧靜的夜空，顯得那麼淒厲，又顯得那麼無助。

除了陣陣的迴音之外，再也沒有其他反應，就像一顆巨石，跌落無底的潭。

而他又禁不住要這樣吼叫，當更深人靜，尤其是明月高掛的時候。

他這樣狂歌嘶叫，已經不知經過多少個淒冷的夜晚了。

那裡料得到，他會在這樣的情況下被莫名其妙的關進瘋人院。

那天，他向餐館請了一天假，到醫院去檢查，因為他咳得厲害，胸口又隱隱作痛。

當女護士向他作初步檢查時，叫他把上衣脫下。

他搖搖頭，不懂她說什麼。

「脫衣！」女護士再用英語大聲地向他說。

他還是搖頭。

女護士把自己胸口的一顆鈕扣脫下，示意他脫衣。

「替她脫衣？」他想：「到底要幹什麼？」

他被搞糊塗了。他慌亂地搖頭，而且舉起雙手亂搖。

「神經有毛病？」

女護士想不明白：「爲什麼這傢伙連脫衣檢查也不肯？」

此刻，剛好有兩個侍役走過，她說：

「捉住他，把他的上衣脫下！」

那兩個侍役走近他，出其不意的捉住他的雙手。

這可把他嚇壞了，於是拼命掙扎，高聲呼叫：「放開我！放開我！」

「這是一個瘋子，把他關進瘋人病房去！」

她從來不會遇到這麼奇怪的人，因此肯定他一定是個瘋子。

侍役們費了好大的勁，才把他關進鐵柵裡去。

「放開我！放開我！你們想幹什麼？我不要看病了，我要回去！」

「瘋子，別理他！等下我叫醫生來檢驗。」

女護士對周圍看熱鬧的人說，然後跟那兩個侍役走了。

「放我回去！放我回去！」

他搖撼着鐵柵，大喊大鬧。

「一個黃皮膚的瘋子。」

看熱鬧的人交頭接耳，慢慢散開了。

「喂！喂！你們別走！叫他們放我回去！」他幾乎哭了起來。

然而，四周的人終於都走了，留下他一個人被關在空蕩蕩的房間裡。

過了約莫一個多鐘頭，剛才那個馬臉的女護士又來了，帶着一個醫生，後面跟着三三條大漢。

一看到他們，他又大叫起來：

「放我回去！放我回去！我不要住在這種鬼地方！」

來到鐵柵外，一個傢伙開了鎖，於是他們走進房間。

他窺視着，想乘他們不備，衝出房間，但他們早已盯住他，一進門就牢牢把他抓住。

「放開我！給我回去！」

他一面喊叫，一面掙扎。他實在惶恐到了極點。

醫生向他問了好些話，他一句都聽不懂。他驚駭地掙扎，喊叫。

醫生隨便檢查了一下，便吩咐他們：

「瘋子，送到瘋人院去。」

就這樣，他被人挾持着，用紅十字車載到精神病院，與瘋人關在一起。

這時候，他才明白，他們把他當着瘋子看待。

他的心不禁往下沉，往下沉。

他簡直急瘋了！因此，又像瘋子那樣喊叫起來。

那些瘋子們，有些痴痴地看着他，有些對他怒目而視，有些無動於衷，有些傻傻地笑。

「這可怎麼辦呢？跟瘋子們關在一起，不瘋也會變瘋的！」

他把鉄柵搖撼得震天價響，但卻沒有人理他。在人們的心目中，瘋子哭鬧，應該是很正常的。

這一天，對他來說，簡直比十年還要漫長。

病院送來的食物，都給他摔掉了。

他哭，他喊，從白天到黑夜，從黑夜到天明。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

在這徬徨無助的日子裡，他無時無刻不埋怨自己的命運。他總不明白自己的命為什麼會這樣苦？

記得大陸變色時，他感到自己似乎不適合在那種環境裡生活下去，便隻身偷偷的溜到香港。

在香港，過的仍是苦難的歲月。做打工仔，吃不飽餓不死。做小販，又時常要「走鬼」。日子總在惊恐中度過。

阿陳看他郁郁不得志，便好心告訴他，美國賺錢似乎很容易。

容易又怎樣？自己又不懂英語，到那邊也許更糟，他不想冒這個險。阿陳却笑他不像男子漢，一點勇氣也沒有，許多人不是也像他那樣，一句英語也不懂，到了哪邊，還不是照樣發財。

他給阿陳說得有些心動，但想到沒有護照，心又冷了下來，阿陳倒是挺熱心的，不知他用什麼手段，竟弄了一張大衛譚的護照給他，他就以大衛譚的身份奔向美國。

當他踏上美國的土地時，興奮得說不出話來：這是金山哪！從此，他可要擺脫以往的困境，發達起來了！

那充滿着希望的一夜，他根本無法入睡。美麗的遠景，好像就擺在他的眼前，伸手可及。

而這個美麗的夢，却像多利的肥皂泡泡，一瞬間便破碎了，且破碎得那麼徹底！

在這兒，因持的是假護照，他只能像老鼠那樣，躲躲閃閃，防避移民局的追查。在唐人街的餐館裡工作，總是提心吊膽的，沒有一刻安寧。這簡直是地獄，那裡是什麼天堂？他後悔聽信了阿陳的話。但後悔又有什麼用？他能夠這樣輕易的又回到香港去嗎？

憂鬱、惊恐、加上濃濃的鄉愁，他的身子越來

越壞，終於搞到周身是病。誰知到醫院去檢查，竟被當着瘋子關了起來。

跟瘋子同住在一起，那滋味，他實在受夠了！

他們有的痴痴呆呆，有些又哭又笑，有些兇惡殘暴，發起狂來，往往會把他打個半死。

院方若是發覺了，有時會把他或把另外的瘋子調開，有時候則視若無睹。

他是多麼渴望着遇到一個能夠聽得懂他的話的人，把他從這地獄裡救出去。但是一天兩天，一月兩月，一年兩年……日子像快乾涸的溪流裡的水，艱難又緩慢的流過去，而他所期待的人，始終都沒有出現，除了偶而在睡夢裡，帶給他一場空歡喜。

漸漸的，他對於自己這個夢想，已不存任何企望了。

直到那一天，當他又倚着鉄柵，痴痴地望着走廊的盡處，看到兩個黃皮膚的人向他走過來，他都忘了向他們求救。等到那個人打他面前走了一小段路，他才驚然涼覺，拼命向他們叫喊！

那兩個聽到後面的喊叫，回過頭來，他急急的向他們招手，並大聲叫道：

「我不是瘋子，請告訴他們我不是瘋子，放我出去！」

那兩個人轉身走近他，眼睛睜得大大，嘴裡嚙哩咕嚕，不知道向他說些什麼。

「完了，大概是日本人！」他想，心冷了半截。但他還是不肯放棄最後的一縷希望，他指手劃腳地大聲向他們解釋：「我不是瘋子，請告訴他們，我不是瘋子，放我出去！」

那兩個傢伙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些什麼，只是攤着雙手，向他不斷的搖頭，然後轉身走了。

他望着他們逐漸消失的背影，又傷心又失望，聲淚俱下的重複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這時候，鉄柵外的陽光的燦亮，但他却感到眼前一片漆黑！

在漫長、惶恐、憂傷、絕望的日子裡，他曾輾轉被調換病院。他依稀記得，這已是他住過的第三家瘋人院了。而今，他的身體已瘦到只剩下骨頭，兩隻眼睛，已散渙無神，小小的震動，也會令他陷入驚恐中。他是越來越神經質了。

這是他被換到這家瘋人院的第二天晚上，他很早就睡着了，因為昨天晚上，在這個陌生的環境裡，他一夜都無法入睡。

恍惚間，他彷彿置身在一個四顧無人的沙漠裡，四周是灰濛濛的一片，風刮得好大。那些枯黃的樹，被風吹得似乎要連根拔起。他靠在一棵樹上，眯着眼睛，惟恐風沙刮進眼裡。他始終不能明白，為什麼他會走到這茫茫大海般的沙漠來。四周除了

黃沙，還是黃沙，根本分不出東西南北，又如何找到回家的路？看來，他是要迷失在這無垠的沙漠中了。一種無名的惊恐，壓得他心頭沉甸甸的，好不難受。他張口大聲呼叫，風沙的聲響，却把他的呼叫淹沒了。夾在呼呼的風沙聲中，他好像還聽到遠處傳來陣陣野狼的嗥叫。這聲音的熟悉哩！哦！那不是小時候離家不遠處的一個樹林子裡的狼叫嗎？

那個樹林子，是他們小孩子不敢進去的。他記得自己只進去過一次，那是在他的苦苦哀求下，父親才勉強答應帶他去的。那時候，父親親鄰近的叔叔伯伯們，荷着獵槍，由獵狗們帶路，浩浩蕩蕩的向那樹林子走去。他帶着一顆又興奮，又害怕的心，跟着大夥兒一起走。走了半天，才獵到幾隻野兔和狸貓。黃昏快近，大夥兒就拉隊回家。就在這時候，他們聽到遠處有野狼在嗥叫，似乎是成群的哩！聲音好不怕人，大夥兒屏住呼吸，快步跑向林子處。

噢！前面荷着獵槍走來的不是父親嗎？他老人家大概知道自己被困在這無助的漠漠黃沙裡，因此來帶同已回家去吧？

「爸爸，爸爸，我在這裡！」他高興的叫喊着，一面向父親飛奔過去，一夥心激動得幾乎要從口裡跳出來！父親畢竟是愛他的，在他最徬徨無助的時候終於出現在他的眼前！父親怎能不愛他呢？他是父親唯一的兒子啊！

父親聽到他的呼喚時，一種難以形容的驚喜，出現在臉上。父親張開雙手，不停地喊着「華兒，華兒」的向他奔來。

誰知道當兩人的距離越來越近的時候，他忽然發覺，那急奔過來的，竟不是他的父親，而是那個叫人把他當瘋子關起來的馬臉女護士。她的臉上，竟帶着一朵驚喜甜蜜的微笑！

「阿華阿華！」她居然叫得好親切。

這可把他嚇呆了！他急忙轉身狂奔，速度比他奔向父親時，不知道快了多少倍！

每回那母夜叉在夢裡出現，他都是拔足狂奔的。然而，就像孫悟空逃不出如來佛的五指山那樣，他每回都是被她抓住。

果然，他只跑了一會，就發覺她站在前面，攤開雙手，擋住他的去路，他一步步向後倒退，她却一步步向前逼近！

「來嘛！別怕，我喜歡你。」

這回，他倒聽懂她說些什麼了。

「喜歡？」他懷疑。

「是呀！你，可愛。」

她笑得更甜，同時把自己胸前的鈕扣脫了一粒又一粒，露出了雪白高聳的乳房。那又細又紅的乳

頭，在風沙中抖動着。他真有衝過去吮吸的衝動！但又鼓不起勇氣，只好把頭低下來，不要再看。

他一低頭，就感到自己已被她緊緊地抱住。他順勢倒在地上，她豐滿的乳房緊壓着他，使他爽快得呼吸急促起來，而她的紅唇，在搜着了她的嘴巴時，又貪婪的吮吸着，且把舌尖伸入自己的咀裡。

他因窒息而掙扎着，掙扎着。忽然，他驚覺自己的頸項被人扼住而無法透氣。

他睜開眼睛，朦朧中感到自己被一個人壓着，而那人的雙手，正緊緊的扼住自己的咽喉。那傢伙的眼睛正發出像野獸般慘然的光。

他終於從綺麗的夢境中惊醒過來，陷入極度的驚恐中。他拼命掙扎，喊叫，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傢伙推開。然而只一刻，那傢伙又飛撲過來，於是兩個人在鉄柵內拳來腳往，瘋狂地惡鬥着，並不時發出攝人心魄的喊叫。

最後，大家都精疲力盡的躺在地上不斷的喘氣。

幸虧那傢伙也跟他一樣瘦得見骨不見肉，不然，恐怕他早已沒有命了。

這樣的情形，其實他已經歷過不止一回，每回都是在跟死亡掙扎，與恐懼搏鬥。

他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惶惶與無助，因此，每次護士拿葯給他吃，或者替他打針的時候，他都會跪着給他們叩頭，流淚滿臉的哀求他們放他出去，但他們總是木然的給他打針吃葯，然後掉頭就走。

「看來，這一生就要在瘋人院裡度過了！」他時常在絕望中這樣嘆息。

他心中總是感到無限的不平與憤怒。

為什麼別人能夠快快活活的享受着溫暖的陽光，呼吸着自由的空氣，而自己的一生，為什麼總離不開悲慘？

自懂事以來，自己似乎就沒有一天真正的快樂。家裡窮得時常連飯也吃不飽，書，當然也無法多唸了，雖然，他是那麼喜歡跟同學們在一起朗讀着書上的課文，過着那集體多姿的學校生活。蒼白瘦小的母親，帶着多病的身子，除了照顧他，還要照顧着一群鷄鴨，因此一天到晚，總是見她身躬着腰肢，不停的忙着忙着。而父親在離家十多哩小鎮跟人家做短工，却總是三天兩天又閒下來，望着屋頂長吁短嘆。母親終於在他十歲的時候，因經不起貧病交迫，棄他而去。

他永遠也不能忘記，母親臨終時淒苦的顏臉，無助的眼神。她緊握住他的小手不放，嘴唇不住的抖動，眼淚就像決堤的河水，不停地流着。他知道母親有許多話要對他說，但又說不出來。他知道母親最放心不下的，是幼小的，無人照顧的他，但他只能伏在她身上，「媽媽，媽媽」不停地狂叫。除

了這樣，他不知道該對她說些什麼。可是，他的喊叫却無法把母親留住，她終於張大着雙眼，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當母親的屍身已經冰冷，父親才匆匆從小鎮趕回家來。

現在想來又滑稽又可憐的是，因為母親的死，他才有機會吃到分發給來坐夜的親友們，那用紅絲線綁着的廉價的椰糖，和那一粒粒炒得香噴噴的花生。母親在去世之後，才帶給他那麼多的甜蜜，那是他怎麼也想不到的。那一粒粒甜甜的糖和花生，幾乎使他忘記失去母親的悲哀。母親愛他，在走後還不忘記給他一份驚喜吧？

自從母親被草草埋葬以後，他成了個沒人看管的野孩子。吊兒郎當的整天到處閒蕩着。父親在遙遠的小鎮工作，天黑了才回家，根本無暇照顧他，他又不懂得為何照顧自己，因此看起來他就像一個小叫化。

別人的童年充滿着歡樂與幸福，而他的童年只是一場噩夢。

就是長大了，也沒有一天是好日子。

難道自己前世真的作了什麼孽，今生才會得到這麼悲慘的報應？像自己這樣善良的人，前世也會做過什麼萬惡不赦的罪行？這是不可能的！當自己在香港像一隻孤魂那樣，徬徨無依的時候，不是曾經被人游說自己，去作那傷天害理的勾當，而遭自

己的嚴厲拒絕嗎？自是自己當初肯昧着良心，跟他們去闖世界，又何至於落到今天的地步？自己從來就不曾祈望自己能夠大富大貴，過着驕人的生活。在自己的期望中，只求能平平安安，衣食無缺就夠了。為什麼連這麼卑微的希望，也無法實現？非但不能實現，還得陷入這麼悲慘的境地中！他要問，他要問老天，為什麼要對他這麼不公平？將來他死了，一定要把閻羅王的宮殿砸個稀爛！他非要把閻羅王打到跪地求饒不可！他也恨這個世界，他要把這個可恨的世界毀了！

但，他那裡會有這種機會？而今，最後，他只能跟瘋子們打架而已，而打輸的又往往是他自己！他那有什麼氣力跟人家打架呢？他早已剩下皮包骨罷了。三十年的瘋人院生活，早已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且頭腦遲鈍了。整天，他只能依着鐵柵，喃喃自語。

當他被一個來自台灣的社會工作者發現的時候，他一點也不激動，他不相信那人能把他從這人間地獄裡拯救出去。

誰知道，這個台灣人却真的使他得救了。

法院宣判他可以重新獲得自由，並可得到四十萬美元的賠償。

「哈哈，哈哈……」當他知道這個消息以後，他不斷瘋狂地大笑，且笑出了淚水，像一個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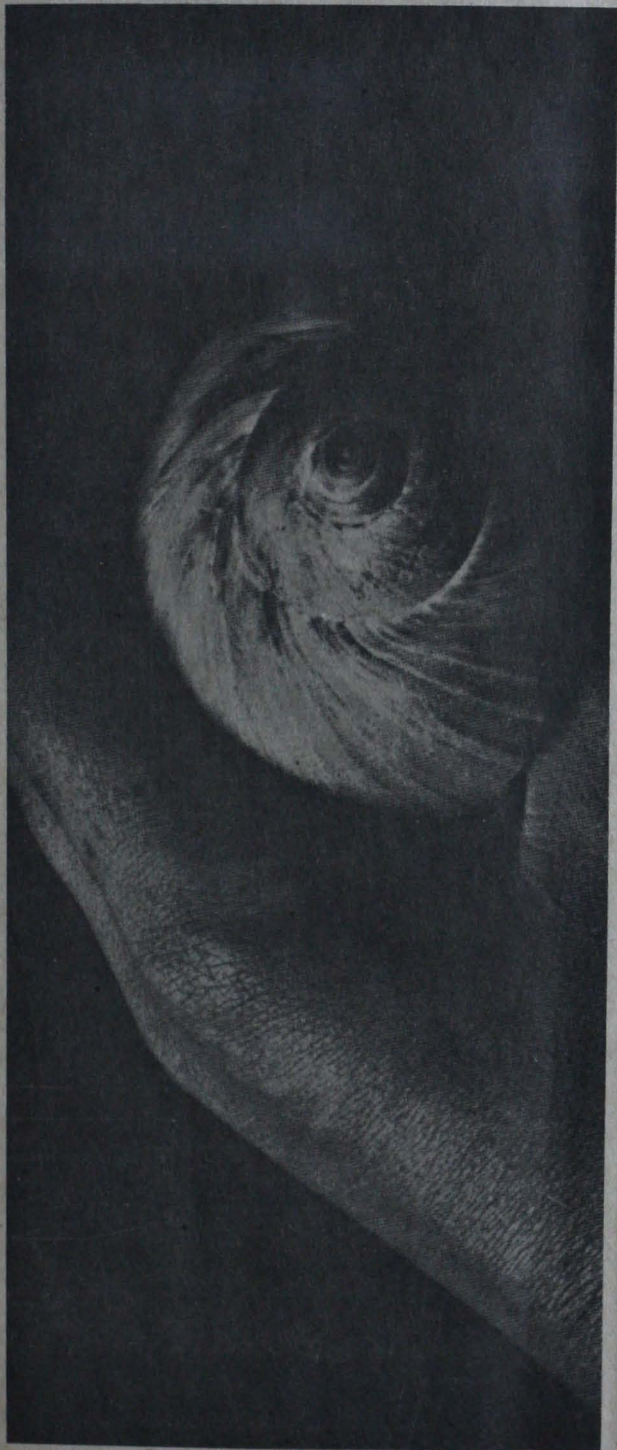
雙黃月餅

弟弟買來一盒月餅
他說裡面藏着兩個月亮
我取來一把刀
小心地，想揭開月亮的真象
看像不像天上和水裡的那個
但我一直無從下手
月亮沒有軌跡，也沒有暗示
只怕一刀切下
害得月亮
毀了顏容
腸破血流

*張樹林

黑蛇

* 張貴興



「偉大！偉大的變醫師！」

一群笑臉兒就像一層浪，一排柳枝，也隨段大爺搖晃著，掩著嘴窃語，每個人都講著一個笑話似的。

也許停不下來了，所以沒完全停下來，就說：

「你說，你說，我會答應你？我會？」

變醫師直起身子，道：

「您瞧著辦，我沒時間跟您窮耗！咱把話說清楚，您要沒意思，這就是最後一次踏進段宅！」

段大爺這一回倒是停了下來，忙道：

「甯急！甯急！坐？坐？」

變醫師還是站著，低聲道：

「一句話，行？不行？」

「一萬兩！不嫌多？」

「還是那句話：您瞧著辦。」

「有困難，你說，一萬兩，這一少一點？」

「一文錢不能少。」

「瞧，你真把話說絕囉！一萬兩，不是小數目！」肥手伸出來，輕輕摩挲著頸下的一層肉，把頰上的肉也牽動著，一雙小眼滴落上頭似的，要打臉上滑溜出去。「不是小數目，變醫師！再說，你這是怎麼回事？」

變醫師緘默了一會，那模樣，就像聽了一句蠻夷話，茫然地愣了一陣。「您不比旁人，我打量，要不是這個數目，配得上您的身份？」

「別把話扯遠了！」段大爺把身子仰過來，像有人往背後推了一把，吃力地滾向前。

「三天兩日來一趟，就是一萬兩？配的是仙丹、萬靈藥？」

「您瞧著辦？」

「等太陽打西邊出來？」

「這是您的答覆？」

「你看？」

「您說呢？」

「變醫師，咱不是一天兩天的交情，你別憋在心頭？」

「這不說出來了？一萬兩。」

「嘿，我是大開眼界！你這狂態，一萬兩也買不到！」有人拉扯他靠回椅背上，他沒費一點勁地繼續仰著身子，那個頓位，要不是他情願，姑娘們還攔不動。「你是打定主意了？」

「就看您。」

該段大爺說話，卻沒點聲音時，周圍就滲揉著一些鬼氣；讓人打骨子裡發寒。連那一群笑臉，也扮得沒那麼自然了。打窗口颳進來的風，把窗簾子當利牙似的，被嘶嘶咬嚙著吸進來。

「打的是好主意，」段大爺這麼說著時，臉上被人摑了十個巴掌似的：「勸你，甯動腦筋玩花樣

，這竹槓你是敲不起的。

「您決定了？」

「你得空手回去了，」胖胖的臉不笑不哭時，瞧的人就沒折了。「醫術，你變醫師是天下無雙；這價錢，不也是史無前例？」

「小的告辭了。」變醫師轉過身子，背手，一步一步往外踱去。「段大爺您保重身體，另請高明！」

「你要改變主意，大門隨時開著！」這句話喊得大聲，是對變醫師說的。往後靠回椅背時，只有那群姑娘聽見底下那句話：

「偉大……偉大的變醫師……」

32

積著一肚子怨恨的人，發洩似的想像著段大爺的狼狽相。腦子轉不過來的，逮著機會盤問大毛小毛。

「您倆的爹，真的跟段大爺鬧翻囉？」

「沒您爹，行嗎？」

「段大爺找誰替代您爹？」

哥兒倆剛打市場回來，手裡拎著大包小包的，做哥哥的愛理不理的道：

「爹有打算，咱猜不著！」

耕田的老胡把頭湊到兩小中間：「加算醫藥費？我昨兒給您爹看過，老價錢嘛！」

「呸！您是什麼東西！您，咱爹才不抬舉您呢！」大毛半開玩笑地。

「您是自己往臉上貼金！」小毛晃著黑布風罩的籠子，一前一後地。「連老價錢您也快掏盡腰包了，不是嘛？咱爹曉得！」

「是！是！」老胡很不好意思了，窘得自己笑了起來。

等三五日晃過去，鎮上的天氣漸漸冷了起來。

風吹得有多緊，魯鹵地硬擠進每個巷口，像提醒人日子多難過，得扣緊衣領熬過去。

那一陣肅殺的風吹得太恰合，就是那麼一個冷丟丟的清晨，又有人在荒山上發現了死人。

這回不是誰，是變醫師的小兒子小毛。

33

那一陣風不僅帶著兇兆，還黏著血腥味。

沒看過這種死法，沒看過這種屍首，叫人看了第一眼就不想再看第二眼。

沒誰曉得身體落單到哪兒，只騰一顆染著血跡和污穢的頭顱，就塞在生前經常拎在手裡的籠子裡。黑布風罩不見了，瞧得清清楚楚，那條黑風蛇在籠子裡往頭顱蜿蜒了三四圈，還不停轉著轉著，得意地吐著紅舌嚇唬人。

似乎骨頭全給嚇散了，變醫師就那麼咚隆一聲

直跪下去，雙手死命的抓著地上的草，好像不那麼抓著，那兩隻手不曉得會幹出什麼事來。頭那麼緊緊的貼住膝蓋，像彎下去的一剎那就用力咬住了大腿上的肉。

多冷多難熬的風，他的身體就響應著那般冷風似的抖著。

做哥哥的哭得有多淒慘，何小三子愣得就像傻蛋。

「爹……」

「小毛……」

大毛喊他爹，何小三子哭小毛，兩人爭著要把哭的哭完似的。

少了小毛的身體，他爹不肯收殮，臨時僱了五六個莊稼漢，山上山下找了兩天。人說，山上猛獸多，怕老早送牠們一餐了。

那兩日兩夜對變醫師來說，是沒日沒夜的。打早上坐在房子裡，臉像一張揉過的紙那般白白皺皺，半眯的眼全飄閃著淚光，一逕是微顫著的唇，沒沾過一滴水，嚥過一點東西。

那一陣冷肅的風真是有備而來。第三日傍晚，變宅裡的人沒曉得日子要怎麼過，段宅就遣來了兩個體面的人。

34

兩個年輕漢子瞧著體面，挺胸跨進變宅，雙腳還沒踏實，四隻膝蓋就咚隆咚隆跪了下去。

「小的給變大爺請安！」

兩張嘴巴一句話，演習過似的，跟他倆的動作一般沒前沒後。

「爹不見客，哪裡來的？幹什麼的？」

給他們跪著的大毛，老早就認出了段宅的人。

「咱是段大爺的人，小爺，煩請轉告，段大爺有要緊事！」

「十萬火急，小爺！」

較高大的漢子彎著頸往上偷瞥一眼。

「爹沒空，天王老子也不見！」

「小爺，通融一次！」

「變大爺缺什麼，段大爺想辦法！」

「咱什麼也不缺，」想一腳把他們踹開似的，

「走！」

「大毛！」

兩個漢子想著要不要在地上磕出一個洞來時，左側臥房裡有人輕輕喚了大毛一聲，那模樣倒像連要喊的人也不給他聽見似的。

「爹。」大毛回頭應著。

「什麼人？」隔著臥房從門縫裡傳出來忽然變大爺的聲音，那人像已三步兩步趕了出來。

「段宅的，說有要緊事見您。」

臥房的門忒啦地半打開，變醫師那張白臉夾在

門縫裡，不像是不情願把門打開，是那張臉和房裡一大片黑漆把門擋著。

「變大爺，段大爺有要緊事，請您千萬走一趟！」

「段大爺說：您來，甭說一萬，十萬也行！」兩顆頭輪流敲著地上，結結實實磕出了聲音來。

夾在門縫裡的臉沒有走出來的意思，像是因為門再也拉不開了，半藏著半又想探出頭來似的說：

「正要去見段大爺，回說，馬上過去。」

「段大爺要小的送您過去。」

「小的外面等著。」

兩個漢子說著，臉上露著喜色，七手八腳退了下去。

「大毛，你和小三子好好待在家裡，沒啥要緊事，別往外跑。」

「是。」

35.

段大爺從沒這麼狼狽過，見了變醫師，只管一個勁抖鬆著全身肉。身旁的丫鬟東一個西一個站著，沒一個像往常那般扮笑臉，也沒一個替段大爺捶肩揉腿。

變醫師沒瞧清楚四周多了什麼人，馬總管死了親娘似的嚷著：

「變大爺，這事非同小可，您幫忙！」

他第一次看見段大爺那張肥胖的臉淌著汗，嘴角歪斜著，兩隻小眼睛彷彿因為懼怕才擠得那麼大。一向笑得要死不活，要不是那身肥肉，變醫師怕一時還認不得段大爺。

似乎那張臉使他想起了什麼，他瞪大雙眼，沒有一點表情的睇視著段大爺。

馬總管像死了不止一個娘：

「變大爺，您幫忙！段大爺為國為民，一生勞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天殺的歹人，有這個壞心眼，千方百計，無端端謀害段大爺！」

打什麼地方飄來又像笑的聲音：

「變醫師，你再神，也沒用……………」

往那個方向慢吞吞睇過去。跪坐在地上的人，一身就像用血和傷口糊成的，黑髮四下裡裹著頭，兩眼盯牢變醫師，有點得意的模樣，就像有那個把握訂牢他一輩子。

身子像被包裹著，手腳身軀緊緊貼著，不像原先那個大個子，可以一手提起一隻野豬來。現在這副模樣，任何人都可以把他輕輕拾起來似的。

真有點懷疑自己的眼睛了，這沒什麼生氣的人，不是山上打獵的陳家哥哥？

似乎想起陳家弟弟身上的箭鏃，就想起籠子裡

的什麼，變醫師吞了一口唾液，把忍住的話吞了下去。

「變大爺，您評評理，就是這小子！畜生！」馬總管搶到這兩人中間。「裝得一個老實人，連求帶跪的，段宅打雜，咱看他孤零零的，可憐，就調他到後院挑水劈柴——」

又像笑又像哭的聲音打岔：

「這是我打三十哩外，糾合幾個名醫聯手調的毒葯……………」

馬總管狼狽了他一眼，有人往陳家哥哥背上踹了一腳，踹得很結實的一聲「蹦」。陳家哥哥胸中像是空的。

「他裝好人，裝得真，沒人提防，有人看他在廚房裡鬼鬼祟祟的，抓住了逼問，才供出來！」

「那毒葯全深入五臟去了，沒用，沒用……………」又有人往陳家哥哥背上踹了一腳，踹得那麼隨便，像誰高興，誰就上去踹一腳。

「他在菜裡下毒！這畜生！」就像中毒的是他親爹娘，馬總管傷心得要向誰乞跪。「那道菜，段大爺用了……………」

「沒用……………沒用……………」陳家哥哥沒把那兩腳看在眼裡。

馬總管向誰打眼色，四五個漢子圍著那個跪坐著的人，用腳一起向他身上招呼，彎著的身子也響起一連串「蹦蹦」聲回應著似的，一滴一滴的血窩子灑在羅底磚上，跪著的人，半聲也沒哼過。

段大爺的話就和踢的踹的聲音糾纏著：

「總管，問這小子，他不只衝著我，變醫師也一併計算？」

馬總管打了個手勢，四五個漢子一道停下，往羅底磚抹了抹腳底下的血漬。

「畜生，聽見了沒，煽動那批人配毒葯，無法無天，你刁難誰？」馬總管瞟了變醫師一眼，「變大爺？你跟變大爺過不去？你找碴？你找段大爺的碴？」

也許剛才一陣打，陳家哥哥連開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

跟著段大爺久了，馬總管這下也像在升堂審人：「說！你他娘的裝聾！給他一頓好受！」

36.

有人拿了什麼往陳家哥哥身上砸，砸的人等了一輩子，就等這一砸似的，整個人差點騎到陳家哥哥身上。老大的一灘血窩子，打陳家哥哥嘴上吐落羅底磚上。

「咱替兄弟尋仇，要的是……………段老頭的命……………變醫師……………沒用，沒用……………」

這話說完，就昏死過去。

三兩個丫鬟，緊緊挨靠著段大爺，笑臉扮慣了

，那一臉憂怨，一時逼真不來似的。段大爺沒比先前好看，楞得全身僵了一般，只顯得更著急。哭喪著臉瞪著變醫師，動不了歪腦筋，出不了鬼主意了。

馬總管恨不得多長幾張嘴巴：

「小子自個招供，東西三天後毒發！變大爺，您瞧！」

有人拿過來一隻小瓷瓶，交到馬總管手裡。

「打小子身上搜來的東西，您瞧！」馬總管把小瓷瓶端到變醫師面前。「甯想叫這小子得逞，您老人家會砸在那批醫生手裡？」

變醫師的小眼又那麼唬人的睜著，嘴角歪斜地往上翹，幾乎是迫不及待地伸手接過手腕粗細的瓷瓶，顫動著五根手指打開，往鼻尖揣去。把不灰不黑的東西倒一點到手掌心上，仔細端詳的神情就像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去，嚼一嚼。

段大爺的聲音打四面八方幽幽地飄過來一般：

「大夥曉得，這東西難不倒你，你會動刀子……」

馬總管也幫腔：

「變大爺，段大爺有重賞！」

變醫師抬起頭，帶著一股那麼大的惱恨，把那瓶葯塞回馬總管手裡，半厭惡半冷笑的：

「了不起！了不起的東西！」

段大爺一身肥肉全縮緊了：

「變醫師……」

馬總管也拉緊嗓子：「想想辦法！」

「偉大！偉大！」變醫師往這兩人身上來回瞅視著：「傢伙雜，三五天怕找不出道兒克制它，要說調解葯，也得耗些時日，內服是沒辦法的事！動刀子嘛，段大爺您身子弱，咱怕熬不住，再說，小子要是沒騙人，要咱掏盡您的五臟？」

屋子裡頭靜得沒人敢喘一口氣。

「您龍體尊貴，咱輕易不得！三長兩短，承担不起！沒法子，段大爺，馬總管！」

「您想辦法！要什麼，全依您！」馬總管說著就要跪下去。

「您包涵，另請高明！小的承担不起！」

「變大爺！」

不管背後變大爺長變大爺短，他沒再管誰，轉過身子，彎腰背手，像檢視著地上一樣，不急不徐地晃蕩出去。

37

回到變宅，他吩咐大毛：

「這幾天沒事別走動，要什麼買什麼，儘管使喚小三子，知道嘛？」

「是，爹。」

他沒曉得他爹去了一趟段宅幹嘛，只曉得他爹

這麼吩咐他，全是小毛的緣故。那是全沒著落的一件事，小毛到現在還沒收殮，坑他的人真狠。

爹……

想問，他爹那張凸凹著骨骼的臉，沒有一點準備瞅睬他的意思，他不敢問。

晚上，他蹣跚到院子裡，楞楞的看著上頭的下弦月，腦裡老想著：沒了小毛，這一家子有看得開的時候？

小毛，你顯靈罷，告訴咱們那一半的身體去了哪兒，告訴咱們誰坑了你……

小毛……

大毛……大毛……

誰？他耳朵要沒問題，誰在喊他！很細很弱的兩聲，那聲音像一條很柔的細線，飄蕩在黑夜裡，很輕的牽絆著人的耳朵。真有人喊他？

……大毛……大毛……

那細線粗了一點，他耳朵真感覺到它在拖拉著了。

……大毛……大毛……

聲音打院牆外躲躲閃閃一般越過來。誰？真有誰喊他？

大毛……是我……

他要準備跑了，要是牆垣上頭出現什麼東西。

……是我……是你兄弟……

他頭腦嚇壞了？他耳朵沒毛病？小毛！他顯靈？這小子搗蛋，沒死？

他要喊爹了。說鬼，鬼就來。聽別人扯過不止一次，沒曉得是真是假，沒曉得鬼是不是六親不認？雖說喊著他的名字，怕打個照面，沒誰認得誰……

大毛……出來……出來……

牆頭外的下弦月掛在一朵烏雲下，黑忽忽的夜空傳來遊蕩著的蝙蝠尖叫聲。回宅裡去？喊爹？再回來，那聲音怕已不見了。

大毛……大毛……你出來……

……是你兄弟……

聲音不像小毛，誰知道做鬼是什麼樣子？不能喊人來，鬼怕人多。不能大聲喊，鬼不怕，但會走。人都這麼說。小毛顯靈？

大毛……大毛……

他再踏出一步。一隻大手掌往右劈來，牢牢地貼穩他的嘴。後腦勺、背脊、前胸，一股腦兒讓人攫住，整個身子騰空躍起。

他叫不出來，睜大雙眼看著黃桑樹後走出一個比他大兩倍的黑影，嘴裡嚷著：「大毛……大毛……」

笨，他想。就算小毛做鬼，胆敢不喊我大哥，

喊我名字？

38.

深夜，等段宅兩個體面的傢伙出現變宅時，變醫師和何小三子才曉得少了大毛。

「段大爺請您去一趟。」

「您兒子在段宅做客，少不得您？」

兩人像是因為第二趟來，不知是什麼摸熟了，沒先前客氣。

「小三子，你看家！」

再急的急診，何小三子也沒看過變醫師這般急過，沒見著他的身子，灰鐵色長袍穿過門檻懸空一般拉遠，他想，那長袍怕不重過他身子？

39.

那團肥肉就跟蟒袍一般鬆當當浮在椅上，身旁照例站著那麼多人。原來跪著陳家哥哥的地方，站著一個哭得抽抽搭搭的男孩，剛瞥見變醫師，碎步奔了過來，一頭埋進變醫師懷裡：

「爹！」

變醫師撫著大毛的頭，沒來得及說什麼，馬總管就陪著一副笑臉：

「您包涵，變大爺！」

「孩子無辜，你們這是幹什麼？」

「您包涵！您說的，段大爺一條命，旁人不敢承担！動刀子的事，您行！」

「揀該說的說！」

「段大爺器重您，大夥盼望您，您只點個頭，大夥橫躺著頭連著腳，鋪一條路給您踩回去！」

「天底下有你這麼長舌的男人！」

「是小事，說少了不該！我說，甯管段大爺肚裡那東西有多厲害，甯管您有幾成把握，您閒不來！您兒子肚子裡也有那個東西！」

變醫師暴凸著眼，牢瞪著段大爺。大毛有一聲沒一聲的說：「爹……我沒吃……他們逼我……」

「是段大爺，您承當不起！是親生骨肉，您沒話說？」

彷彿大毛的身子抽搐得太厲害，變醫師也跟著顫動起來。千百隻螞蟥在他臉上爬似的，整張臉都那麼東擰西跳著，像出盡全力叫自己楞在那兒，怕動起來就會招來大禍。有一下沒一下抽動的喉頭，哽著千百句話。

「您沒信心，您怕傷了段大爺，拿您兒子試試？」馬總管瞟了一眼段大爺，「別的，咱不敢說，說醫術，這玩意，您變大爺天下第一！您兒子沒事，段大爺還不一樣？」

「如果不行呢？」變醫師的話低得像打老遠傳來。

「您留神，要不，您父子倆——」前面說得像

罵人，後頭又是一張臉：「段大爺要沒事，您要什麼，有什麼！」

段大爺雖然沒說話，那張沒點血色的臉，白得比變醫師還要難看。聽著變醫師和馬總管的嘴一來一往地，耐不住寂寞一般有一下沒一下咳嗽，打嚏。丫鬟讓這幾下催著似的，撻肩揉腿得更勤快。

「您趕緊，沒時間！」馬總管又道。

變醫師低頭看著大毛：「孩子，甯怕，甯哭，甯緊張，爹抱你回去，放鬆身子，甯衝激著血。」

那麼瘦的身子抱起大毛倒沒費多大勁，父子倆緊緊依偎著走出段宅。才一兩天的光景，熬不住的事接連發生，說的那幾句話，就像床上的癆病鬼沒啥指望的口述著遺囑。

馬總管的話打後頭追上來：「變大爺，您包涵！咱吩咐幾個人跟您一道去，您少人手，儘管使喚！」

40.

第二天濛濛亮的光景，變醫師跟著段宅的人一道回到段宅大廳。一張臉惶惶得像是一夜沒睡，三兩絡頭髮往兩頰懸垂著，嘴角兩抹彎彎的笑，拉歪了半張臉，對段大爺和馬總管道：

「小子枉人，哪來的深入五臟！東西雖然厲害，不難對付，動動刀子，清洗一番，我兒子不是好好的！問他們！」

跟著一道回來的一位漢子搶道：「咱看過，變醫師的兒子睡得酣！」

「了不起，了不起！」馬總管瞧著段大爺：「咱也甯拖——」

「愈快愈好！」段大爺打岔。

「是！變醫師！請您今早動手！」馬總管轉向變醫師：「辦妥了，咱說過，要什麼，有什麼！」

「這批人跟我回去拿點東西，」變醫師不像他們那麼急：「段大爺甯走動。」

七手八腳把裹著的、箱子鎖著的抬過來，段大爺肉聳聳打了個寒顫。

變醫師笑得眯著眼：

「咱動刀子的，什麼不缺！咱動刀子的，不會讓您睜著兩眼挨痛！您只管歇著，咱拿命担保！」

41.

動刀子的地方在西廂一間空房子裡。除掉段大爺，變醫師沒讓旁人跟進去。「人多不方便，阻手碍腳！」他這麼擋駕馬總管。

把細細綁綁的東西抬了進去，衆人退到房外等候，沒人敢開口大聲說話，像把話說得大聲了點，會碍著裡頭的事。

房裡多靜，靜得不像有人。

等變醫師推門伸出頭來，恰好耗了一個時辰。沒見他有多累多不濟，打兩頰攀下的髮絲多了

幾絡，青舌舔了舔青唇，擠出一陣怪笑：

「段大爺吉人天相，富貴命！半個時辰後，就會衝著你們笑。」

「咱瞧瞧？」馬總管往門裡探頭探腦地。

「腳步放輕點，他身子虛弱得緊，」背轉身，踱回房裡，邊走邊說：「咱拿命担保的！他醒過來以前不會走，咱還有話交待。」

大夥跟著他走入房裡，打段大爺躺著的床繞一個圈。

段大爺裸著上半身，吃飽了蜜糖似的，一副多甜多舒適的睡相，撇著嘴打著響亮的鼻鼾。肚邊全紮裹了層層的白布，染開的血像綻放著一朵紅燦燦的手掌那麼大的花，隨著沉重的呼吸，一起一伏蠕動著。

圍觀的人低聲咬耳根子，嘖嘖輕嘆。

變醫師坐在搬來的鐵箱子上，耗著的半個時辰，兀自閉目養神，沒睜開眼來睜過誰。一張沒有表情的臉，瞧得往常兇神惡煞慣的家丁壯漢挺不自在。

熬到段大爺要死不活的睜醒了眼，變醫師的眼也跟著慢慢睜開，又高興又不高興的說：

「恭喜，段大爺，您富貴命！」

段大爺睡醒的表情沒那麼甜，像塞了一口苦葯，好不容易擠出一句話：

「我——沒事？」

變醫師的手不經意的擺了擺：「歇著呀您，少說話！沒事，沒事！」

兩個丫鬟靠攏過來，又嗲又嗔的揉搓著段大爺的太陽穴，周圍也響起一陣恭賀聲。

變醫師站直身子，雙手攔在背後，房裡來回踱著，低頭思索什麼似的：

「無恥，無恥，變理陽，變理陽！」

段大爺和眾人的耳朵都豎著。

42

變醫師煞住腳步，瞅著段大爺：

「您知道？鎮裡上上下下，人人惱不得合嘴吐口唾液淹死我！說不過去！我救過多少人！」

轉過身子背對段大爺，彷彿瞧著自己腳尖：

「因為您！段大爺！人人瞧我跟您一樣假惺惺！大夥背裡貶您罵您，您裝聾？您睜著左眼閉著右眼？」

抽動著肩，像生自己的氣：

「怪我那個脾氣！我只治人，不管人的腦袋！」

彷彿段大爺的喉頭「咕隆」了一聲，兩個女人停止揉穴。

「誰不曉得，您坑過多少人？任人賄賂，執法欠公，濫殺無辜，輕忽人命，用刑嚴酷，屈打成招

！段大爺，全是您的子民！」

驚嘆聲比原先響了一倍，交頭接耳的幾個人向變醫師靠攏過去，段大爺跟馬總管打了個眼色，馬總管衝著那批人道：

「甯管他！」

回頭凝視著變醫師：「您知道？」

變醫師又背轉了身子：「人人背裡罵您咒您，把我也貶進去，倒像我慫恿您做壞事！段大爺，有些窩囊事，咱不能藏在心裡？」

喘口氣似的，停了停，說：

「幾個月裡，睡著那當兒，您猜我夢見什麼？您坑的人，披著頭散著髮，繞著我又叫又哭的，那股惡相，惱不得三兩口分啖了我！」

講出來的東西沒怎麼體面似的，繼續背對那夥人：

「不誑您，他們在夢裡折磨我的法兒，比您用什麼毒刑都要難受……………」

段大爺打鼻孔輕笑：

「這好玩……………」

「噢？」

變醫師轉過身子來，打額頭冒出亮晶晶的汗，沒怎麼使勁的把身旁的鐵箱子掀開：

「您看點東西？」

打裡頭撈起一堆畫卷，虧他那麼耐心的一張一張往牆上掛。

五張畫沒掛完，早有人瞪眼張口，有一聲沒一聲的窃語著。

43

畫裡懸掛著的全是死人的臉，長髮像燒著的一般騰空飛著，血頰映著火燄一般亮著，睜著大得誇張的眼，張拉著嘴，露著的紅舌，像一股長長的火燄打嘴裡竄著，跟人訴說多大的冤孽、淒苦。

靠左的兩幅是女人，一老一少，大夥認識：老的是阿牛他娘，少的是李馨姑娘。靠右那個漢子，不是陳家弟弟？騰著的兩個，刑場裡見過的臉。

彷彿因為張大著的眼和嘴，有人聽見他們在喊

青天大老爺，不能折磨我兒子，他不是畜牲……

我到段宅當丫鬟是替爹還債……………

「您坑的人，段大爺……………」變醫師站在那兒，像添了一張鬼裡鬼氣的畫。「這批人打我夢裡出現過不止一次，段大爺記得他們？」

看著看著，畫裡的鬼臉倒像跟變醫師顯得有多親近。「不弄玄虛！讓您知道，我這麼做，沒啥法子！」

段大爺拼命恢復那種從容不迫的笑容：「有趣

，有趣……………」

「跟您要一萬兩是幌子，不那樣做擺不脫您！您說的，咱不是一天的交情！」

段大爺還是不在意地打鼻子哼著。

「您就爲這個，坑了我的小毛？」

段大爺繼續死裡死氣的僵笑著，慢吞吞道：

「不懂，你曉得，還想治我？」

笑了長長的幾下，變醫師又得意的抖亮了聲音：

「沒治您！真深透五臟，沒啥法子，段大爺！我看過大毛才曉得——又是您……………」聲音跟他的頭一塊垂了下去，「那孩子，服了我的葯，也該安祥去了——好孩子——」

段大爺一隻手抓緊丫鬟的手腕：

「你，你打什麼主意？」

變醫師又七晃八顛的仰起頭：

「記得蜷著小毛頭顱的黑蛇？那東西也給我麻醉了，就在您肚子裡！您會醒過來，那東西也會醒過來！我拿捏準時間，等話交待完——」

沒等人命令，兩個漢子靠攏過來左右扣住變醫師，沒來得及做什麼，就聽見段大爺打喉頭嘎啞的低低叫了一聲。

44

段大爺閉著嘴，兩眼打肥肉掙出來，手掌撫著紮裹的肚腹，打喉頭發出像打隔的聲音，顫著嘴，囁囁著道：

「變醫師，你——」

隨著「你」字，張開的嘴僵住，再也合攏不了似的，只管輕輕震悚。

肥肉像嚇得全縮到後腦勺，讓眼睛睜得有多圓，嘴裡有一聲沒一聲喘呼呼地嘎叫，兩手全壓緊包裹著的白布，肥實實的身子顫震得像一團泡著血水的軟鬆鬆的膿包，雙腳也顫索索的有一下沒一下抽著。

打嘴巴忽然發出長長的一聲尖叫，像豬在脖子上給人刺了一刀，大夥的耳膜也真像戳了一下。

兩手往肚腹壓得多緊，打白布逐漸淌流著一灘新血，四面八方濺湧開來。

段大爺尖叫著，身子打左右翻滾著，半蹦半轉的搖響著整張床，像躺在燙得有多灼人的大鍋上。

大夥嚇得全退到牆壁上，只管睜眼瞪著。抓著變醫師的漢子也鬆開了手，楞直身子。

變醫師搓揉著手，要笑不笑的睜紅著眼。

那大約是段大爺發出的最慘烈的嚎叫，叫著時雙手忽然緊緊攥著紮裹的白布，往上扯了幾下，扯得多急多猛，全染紅了的白布就那麼鬆散開來。雙手緊緊抓捏著白布，似乎永遠不會放下來了，段大爺就那麼僵斃著，一身肥肉全鬆垮下來，只騰雙

眼還那麼緊張的瞪著。

就這個節骨眼，從扯開的白布暴露著的血滴滴的肚腹中，忽然那樣「噴嚏」一聲，不慌不忙鑽出一條又長又黑的東西，像一條烏亮亮的河水，慢慢從血堆中流出來。

蔓延出來半個身子時，前端忽然仰直立著，得意的前前後後擺動。一雙小眼閃著銀色的光，紅舌吐得有多猛驚。似乎決定了沒什麼問題了，繼續拖著滑膩膩、溫濕濕的身子，裹著一身血衣打胸口那個方向溜過去，近臉頰的地方還那麼搖頭晃腦的凝立了一會，打量那個沒半點動靜的人。等手臂長的身子全抖出來，那黑色的東西也全滑到了床底下，不知打哪個地方鑽失了。

大夥全楞傻了腦袋，嚇白了臉，丫鬟們緊緊的依偎著，叫得沒了魂兒似的。

沒誰看見變醫師什麼時候跪倒地上，一雙小紅眼也那麼睜開來，打嘴角拉下一條長長的唾液，滴落膝蓋上。停不下來似的點著頭，打喉頭低吟什麼似的笑著，笑著……………

45

事情鬧得大，沒人敢做主。捕房裡的爺們把變醫師抓進牢房裡，七嘴八舌下來，說好第二天一早快馬上京呈報。

翌日清晨，報訊的人還沒上馬，獄卒就在牢房裡發覺變醫師老早斃直了身子。大呼小叫地忙亂了一陣，瞅著變醫師黑青的臉猜著，沒人知道他什麼時候吃了什麼。

46

隔著多少年，變醫師和兩個兒子的墳塋覆蓋了野草，蝕得不成形了，打那兒經過的人，收斂趕路時有勁沒勁的模樣，朝它匆匆打幾個揖。

「您曉得變理陽？」

「變神醫？曉得！」

「您見過他？」

「聽過！」

「您相信他跟前三任縣太爺段福仁的疙瘩？」

「相信？不都這麼說的嗎？」

「他有那麼神？」

「不都這麼說的嗎？」

「您老鄉相信他們說的嗎？」

「是，隔著這麼多年，我現在就算全身長滿了嘴巴，也沒有辦法說服旁人相信囉，小伙子，現在十個人當中，有八九個都說咱胡扯呢？」

「是。」

「沒關係，他們嘴裡不信，見了變神醫的墳，還不是照例跪拜嘛？」

「心裡是真的敬仰他呢？」

「沒錯，小伙子，他們信也吧，不信也吧，只

要心裡都替變神醫供了牌位，這，不都比一切強嘛？」

「是，老鄉。」

「咱有活要幹，這就走了。」

兩個人匆匆瞥一眼土塋，像趕到這兒來就爲了瞥這一眼，這才了結一件心願似的，點着頭，恢復有勁沒勁的模樣，分兩個方向走了。

(下)



我依戀過眩目的霓虹，執迷着
繁華的市聲。是的
我是城市的孩子
如今我仍依戀
熟悉的汗水、笑聲、淚影
以及一切
火與雪鏽的
愛恨

而我總不會
忘記你；不會忘記
你的身影，你永遠飄忽在
我心中與鼻息間的
獨有的氣味

我永遠不會
不會忘記
你與我親密的約會
是以每個夜晚
我總是如此興奮地盛裝，赴你
特地爲我而設的夜宴
我遲到過，現在已不再
遲到了。我想我永遠也不再遲到
樹，謝謝你、謝謝你
豐富的林果。濃黑的夜

樹

*英培安

因此更甜，時間
因而更美。當我細嚼着你
爲我準備的，每一首詩
每一篇小說，每一個
關於你與我存在的法則
我都感到你林蔭的涼意
猶如觸到你
年輪中的風霜
葉脈裡的
溫暖的血液

我現在知道
鳥兒爲何要在
你肩上做巢，蟬爲何
要在你掌上唱，松鼠
爲何要在你懷中跳躍

樹，謝謝你
謝謝你給我豐富的夜、甜美的
林果；謝謝你溫暖的葉脈
林蔭的涼意。當我細嚼
你爲我準備的每一首詩
每一篇小說，每一個
關於你與我生存的法則。告訴你
樹，告訴你，我已不那麼怕了
我知道有一天伐來木的人會來
叮叮的斧聲就在我腳下
(我聽到了，我聽到了。)
樹，我知道你會教我
給我力量
讓我學你一樣
泰然地微笑着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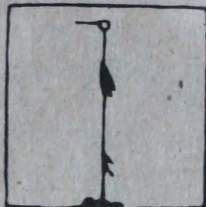
樹，教我
教我如何像你一樣變成
一張桌子、一本書、一首詩、或者
一團會發光發熱的火。教我
教我如何把火種傳到人們的血裡
就像現在的你
把火種傳到我的血裡一樣

樹，教我，給我力量
伐木的人已經來了
叮叮的斧聲就在我的腳下

5. 6. 84

台下一樣做騷

*崔璋彌



*鶴

在所有各形各類的藝術家中，作家應該是最「面目模糊」的一種。爲甚麼我會有這樣的驚人之語呢？如果你還不知道我指的是甚麼，那麼就請耐着性子，聽我娓娓道來吧。

即使電影明星不能算是藝術家，而且他們大多數已變成極端的商業化，可以說是商業社會下的產品之一，但「表演藝術」到底還是一門藝術，所以，儘管有人心理不願意，也不能否認電影明星「也」是藝術工作者之一種。而電影明星之上台台下的風光，是排在所有藝術家的榜首，而且，他們也是面目最「玲瓏剔透」的一群。他們的迷人臉孔，理所當然的在世界各電影雜誌、八卦周刊、廣告上亮相，而他們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婚姻狀況，也是衆多娛記和觀衆的話題。既然見報率那麼高，又豈會是面目模糊？

正統的音樂家，可以名正言順的開鋼琴演奏會、大提琴小提琴演奏會，或側身於聲勢赫赫的管絃樂隊裡，在千萬名觀衆面前表演他們的指下功夫，也讓人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們的五官面目與演奏的投入感；而那些流行歌星熱門樂隊，如果他們也算是音樂家的話，其「爆光」程度，當然更是不在話下。

至於其他不那麼「聞達」的藝術家，如畫家雕塑家，也可以一年開幾個畫展彫塑展，請記者在報上替他吹噓，請社會名流爲他剪綵，然後在茶會上杯水言歡，又豈會輕言寂寞？

但是作家便不行了。你總不會看到有哪一位作家，經歷十幾或幾十年的不平常辛苦之後，會出來開一個他的詩展散文展或小說展吧？不過，寫作人也不要灰心，因爲近來有一個好轉的現象，那便是作家會頻頻被人邀請去座談會演講，在台上「以講作寫」一番；即使有些作家沒有人請他上台，也一樣可以出席作聽衆（或觀衆），不讓前者專美於前。正是：台上做騷，台下一樣做騷。

文人是乞丐？

*馮友豐

先要聲明：我不是「文人」，寫這篇文章，不是要爲自己喊冤，而是代我的一些文人朋友，駁斥一些謬論，以及一些令人感到血脈賁張的妄言。

謬論之一便是有某種另具居心的人士，動不動便以文人（寫作人）來作練習（他的「文筆」啦）靶子，振振有詞的搬「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皆是讀書人」來唬人。如果有人敢在我面前重複這句話，我便會老實不客氣的請他舉例，有哪些是仗義的屠狗輩，還有哪些是負心的讀書人；如果他說不出來，便請他閉上尊嘴，還要向所有的讀書人請罪。

現在還有另外一件更駭人聽聞的一件事，那便是有某書商竟然形容文人如乞丐！因爲他說寫作人出了書，難以賣出，便拿了那些書到處求人買或代售，這便是「乞丐」的行徑云云。嗚呼，我們的寫作人被人如此「糟質」，願天下有良知的人，都來同聲一哭吧！

不錯，信口開河講講一些損人的話是件很過癮的事，但是，既然是書商，也算是「文化界」人士之一，怎能說話如此放肆？這樣說話，對人對己又有甚麼好處？是在表示自己的「深知卓見」嗎？

我但願我的寫作人朋友，不要因一些冷言冷語而「縮沙」，反而應該更加努力去創作。時間將會証明，「厥詞」是沒有用的；經得起考驗的，還是真正的作品。

*郝毅民

雨花隨筆



『十二月亮』

讀後

『十二月亮』是梅麗，奧立美的一本詩集。

奧立美1935年出生於俄海奧州的楓樹源。現居麻省的普羅文思鎮。一九六三年出版第一本詩集，接着出版了詩集五冊。一九八三年度詩創作的普利茲獎的得獎者。『十二月亮』是她的第四本詩集。獲獎的作品是八三年出版的“American Primitive”。

瞭解一種文化讀它的詩可能是一種最深刻，最微妙的途徑。我從書店的書叢中取出這本詩集來，實在與書名有關係。在中國月與詩因緣又深又久。揭開封面一看，第一首詩『森林睡』也很令人神往。青年時代四五月間，曾被一種莫名的寂寞驅使獨自走入樹林中，躺在綠草地上，呆呆地望着空際。此情此景至今不忘。

這本詩集共收五十一首詩。月亮的詩共十二首：粉紅月——池塘，月花，兔月，鱗魚月，冷月，秋月，獵人月，河狸月，狼月，雪月，蠶月。共十二首，用它作了詩集的名字。

月與人生在中國早已成為「天人感應」的衆所周知的情意境。在詩歌中可以說歷代詩人都有名篇

流傳人間。傳聞佳話更加奇幻。讀奧立美的『十二月亮』集，會使人沉思：時間有古今，地域有東西，而一輪明月不止不休地吸引着詩人的心。人類的心理在月光的照耀下投下了相同的倒影。

美國的社會是現代發展得最充分的。Irving Howe 把它叫做「集團社會」而個人也叫做「集團的人」(Mass Man)。他說社會的行業組織化，使每一個人都要置身在行業組織中成為組織所有的個人。個人就不能以一己的情意來作人。於是個人都必然趨於冷酷，精神緊張，把日常言語行動當做舞台上的表演而內心矛盾不安。

我們讀奧立美的詩會產生一種幽幽的同情，在酸苦的文句後面，好似在我們內心的深處，發出同聲一唱的歡欣。這些地方總是在人的本心與宇宙自然相親近時發出來的。我們日常生活，被我們昨日的記憶和來日之憂懼所困擾，在我內心深處的欲望着的喜悅，與宇宙共生存的渴望，都在不知不覺中遭到抑壓，遺忘，終於失去了赤子之心的本性。是現代社會人群的苦悶。

人，一方面是塵染已深，另一方面人有不同的傾向和才能。雖然在內心中有那一股與天地同心的欲望但往往看不見宇宙的啓示，把捉不住過眼雲烟。而詩人用他的靈感把捉，用詩藝表現；在詩人自己本是開拓他一己的妙境，會心的欣喜，同時也為讀詩的人呈獻出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失去的珍貴。奧立美在她的『森林睡』一詩中開頭說：

我只道大地
是記得我的，她
接我回來這般的溫柔，佈置着
她的黑裙，她的衣袋
以滿滿的地衣與種子。我睡去
好似從來不曾睡過，一塊岩石
在河床，一無遮攔
在我與白色的星火之間
只有我的思想，與星星們浮動的
光如飛蛾穿插在枝樑間
那些完美的樹林中。一整夜
我聽見小王國的呼吸
圍繞着我，虫蟻，也有鳥
他們做自己的工作在黑暗裡。一整夜
我爬起又睡落，好似在水裡，以放光
的審判抓取命運。時至最早
我曾在為烏有至少十二次
一變而為較好的異物。

在蕉風366期我曾談過「美國廿世紀中期詩人」羅伯特魯爾。魯爾的詩境是「以加速度行動開始——才華橫溢的談吐不休不止，日以繼夜的精力一度一度的綻放，暢飲杯不停。歲月上總會隨時有

個新美女要去愛，有某個人要與之重新起始，將要再一次重生。」魯爾的詩情主要是個「集體社會」裡的「集體個人」。把生命的火花與社會的輪盤競進，心神瘋狂。奧立芙的詩（從六十年代始）與之很不相同。她的親近自然，嚮往「宇宙的不加矯飾的感情」，使我聯想到東方的，古典的詩人。孔子就曾立在河川岸上看着東去的流水喟然而嘆的說：「逝者如斯，不捨晝夜！」要求人的德性向天地取法。影響後代的讀書人在與宇宙發生聯系時往往以「比德」為綱。「風急天高猿嘯哀，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無一字及人，全詩寫自然，然而蒼涼感嘆之深也大有與天地

同嘆之慨。奧立芙在『粉紅月——池塘』一首中曾說：「當此時也異像顯現，你見萬物，通過萬物的眼，它們的歡欣，它們的命運，你穿上它們有蹣的指頭，你喉也膨脹」……從用字上，東西兩詩在表現上雖然不同，但骨子裡，向宇宙比德的情懷却是一般相共的。

「詩是時代的心聲」，那麼一九八四年美國是個什麼時代呢？原子時代？電腦時代？備戰的氣氛越來越濃。「粉紅月」的幻像，豈止是女詩人一己的追尋？『粉紅月——池塘』一首譯附在後。》科學在征服自然有空前成就的今天，而人類的良心深處似也更迫切的企求向宇宙的原始歸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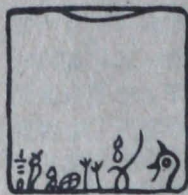
粉紅月——池塘

*梅麗·奧立芙作

*郝毅民譯

你以為它永遠不再來。
接着，那一夜在四月，
萬籟在顫動中醒來，
你步下到池畔，
你的來臨寂靜它們，
但一點一點兒地揭開沉寂
直到唱聲處處起
你的靈魂也飛昇離開你的骨骼
邁步到水上。
做這種事就是瘋狂——
只因爲無人能生活成那樣，
漂浮在黑暗的包圍中
在透明的水上。
離岸而去你的骨骼
仍在不停地呼喚「魂兮歸來」！
但你的魂魄拒而不聽；
在遠處它展開着
像一對翅膀，它放着光彩
好似條條的熱線。結果是，
像個好朋友，
你決心追隨。
你跨出池岸
又屈膝長跪——
你沉重地涉步至水沒兩股
繼而淹沒到你的顫骨——
至此你
被冰冷的水鏈鎖住了一一
當圍繞着你的霧水繼續唱着

你在消失中，驅策着
它們的音樂向上通過你的咽喉，
在不知不覺間
你已化爲異物。
當此時也異像顯現——
你見萬物
通過萬物的眼，
它們的歡欣，它們的命運；
你穿上它們有蹣的指頭；
你喉也膨脹。
當此時你也知道
你將生存無論是你情願或不願，
此一途或彼一途，
只因萬物萬種樣
天道一力主。
奇幻至極再沒有倫比。
於是你輕鬆，你不再掙扎，
黑暗落下來了
拜訪了水，
拜訪了春，
拜訪了綠葉，拜訪了
一具女體
當它化入泥土與葉片，
當它戰勝在水的牢籠中
當它轉化得像紡錘的單調
在月光裡，當它說
然也。



*人間集

我們的刊物

*梅淑貞

我們的刊物，指的便是『蕉風』和『學報』（當然！）。關於『學報』，要留到下期才來細說從頭，今次的主題仍然是『蕉風』，我們這些人的「寶寶」。

說『蕉風』是我們的寶寶，認真想一想，一點也不算是誇張。因為凡是寶寶，都需要大人的扶持大人的照顧，他自己本身沒有自供自足的生存條件。而『蕉風』，雖然已快要到了三十而立之年，仍然還不能自己站起來，仍然還需要「友聯文化」每月都注入兩千餘馬幣的資金，才能繼續出版。如果『蕉風』是一份暢銷雜誌，如果『蕉風』的銷數是它目前的十倍的話，我們這些愛護它的大人先生，便不必為它年年月月都懷憂了。作為一個「一脚踢」的執行編輯，從發稿到交去付印都是一手包辦，每月一拿到剛出爐的『蕉風』，都有着又喜又悲的感覺。我所喜者，是看到「寶寶」又長大了一個月；我所悲者，是一份只售馬幣一塊半的文藝雜誌，印刷得這樣精美，是無數創作者的心血結晶，是出版人擲下千金萬金才能結出的成果，還有，是這個做保姆的每夜與睡眠作戰之下的戰績，却只能傳送到這麼少人的手裡，這不是最奢侈的「浪費」，是甚麼？雖然『蕉風』的銷數一直都不能提高，可是出版社的同仁，仍然有着堅強的信念，認為自己在做着一件有意義的事，所以儘管有任何困難，都要堅持到底，絕不退縮。

最近有人在某座談會提到『蕉風』，說它一期只印「五百本左右」，是絕對不正確的。我可以在這裡告訴大家，就是『蕉風』現在每期印量大約是一千五百本，實銷一千二百本上下。以一份出版了將近三十年的刊物來說，這個銷售數字，當然不能令我們感到自豪。可是我們必須要明白，我們的社會環境是這樣的不利於文學的成長，我們的族類，對文學是這樣的冷漠，在此種缺乏「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就不難明白，為甚麼在三十年後，我們的刊物為何還不能自立，為何它還是個需要大人養育扶持它的寶寶。可是我們萬萬不能責怪它拒絕長大，實在是形勢比人強，雖然我們有的是堅強的信念與不折不撓的精神。

自一九六三年起我便閱讀『蕉風』了。過去的二十一年，它一直佔據了我生活中的一部份。我還記得在六六、六七與六八年間，每月有好幾天，放學後特地乘搭了巴士車，上去鍾靈中學斜對面的印度人小書攤，看看『蕉風』出版了沒有。我還清楚的記得，每次坐在黃沙滾滾酷熱不堪的候車站裡的長木橈上，翻閱着紙張簌簌作響的新出爐『蕉風』的甜美與喜悅。然後在七十年代中期，在我對生命的意義感到最懷疑的那段時間裡，每月一期的『蕉風』，都能重新點燃起我對生命的信心。如果有誰和我有着同樣的心路歷程，也許他就可以瞭解，為何我會對這份我們的刊物，抱着這般堅決而厲害的態度了。

因為懷有這種二十多年心靈洞照的感情，所以每次一聽到任何不利於『蕉風』的言論，我便會血脈賁張。如果不幸的，那個大發厥詞的人就坐在我面前的話，我便會從他的頭頂看過去，當他整個人不存在。除了這樣，我再也沒有更好的方法來表達我的憤怒。但是光有憤怒，是毫無用處的。最重要的是，給我們的寶寶更多的滋養，好讓它健康的茁壯成長。

當然，我也不喜歡聽到諸如「能拖多久便多久」的言論。出版社的同仁，絕對不是在拖，而是我們覺得出版『蕉風』，是一件極之有意義的事，因為它對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民族文化作出貢獻。這不是唱高調，而是我們的信念真正之所繫。

作為執行編輯，我才驚覺到偏激的觀念是如何的行不通而且也要不得。如果只是一個單純的讀者，我可以把一些我不喜歡的文字，跳看過去；可是作為編輯，我便必須具有看完每一篇稿的耐心，即使那篇文章是如何的不合我的口味，只要它寫得相當好的話，我便有責任

將它刊登。所以讀者和作者不要以為老編有絕對的生殺大權，而對他懷有畏懼之心，其實，編者充其量只是一個等着看有甚麼配料便燒出甚麼菜的廚師而已。當然，作為一名敬業樂業的廚師，一定不會望天打卦，等着賣菜的把菜送上門來。因為，如果賣菜的看准這個廚子是個一心只想着塞責充差的懶惰廚子，豈不是會討他的便宜，專把一些賣不出的剩菜送入廚下？所以，責任之所繫，廚房師傅只有親自出征去菜市場選購之一途了。雖然說是選購，大師傅却不能因為他老人家喜歡喫蠔油芥藍，便把所有的芥藍都買回去，他所要照顧的，還是所有客人的肚子。所以即使他對芥藍情有獨鍾，也還得買些金保菜心、金馬崙包菜、小白菜等等的菜國諸艷，才能對得起所有上門到會的客倌。但是，有時受到一些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影響，譬如說，雨水太多，所有的菜蔬都歉收，只有金保菜心一菜獨秀的話，那麼，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只好餐餐都是以金保菜心來奉客了。

上面所說的，雖然好像是在轉彎抹角的為『蕉風』所給人的「現代派印象」作解釋，可是事實上，真正的情況也就是這樣。當然，作為一個責任就是把菜煮得可口兼好喫的廚師，是不必去憂慮他的顧客是信仰甚麼教義的。只要他的客人，同意上桌的每一道菜，除了不會把肚子喫壞之外，尚能鹹淡適宜、滋養有益健康，便算是功德圓滿了。如果廚房師傅不理廚務，反而躍躍欲試的去和餐館內的食客鬥瞪大小眼的話，那裡還有飯菜可喫？所以說，作家批評家可以分門分派，面編者却必須保持中立。中立並不等於是騎牆派，而是以不偏不倚的態度來作取捨。不過，雖說是不偏不倚，有些基本的立場，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妥協的。譬如說，以文學作為一種陰謀，或者作為一種達到某部份人的目的的手段，我們便絕對不能苟同，也絕對不能妥協。我們可以欣慰的說，雖然三十年已快要過去了，『蕉風』的創刊宗旨仍然不變，它仍然在傳達着這個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訊息，它仍然相信，文學是人類美好生活的部份。

在現今的馬華社會裡，此種對人類美好生活的信仰，除了所能見到的功效之外，還有更主要的功能是，我們對馬華文學的熱愛，使到我們對這個國家產生更大的認同感。環境越是一個人不利，越能增加他的求生勇氣，是一點都不錯的。只要我們不妄自菲薄，只要我們肯下苦功，拿出確確實實的成績來，任何人只要有眼睛，他便不能漠視這個事實。

任何關心馬華文學的人士，其實都是『蕉風』的保姆，因為年齡在今年十一月便屆滿廿九歲的本刊，已不只是一份屬於某一部份階層的雜誌那麼簡單。廣義的說，它是華人在這個國家的歷史的一部份。我在上期已說過，即使在讀書風氣最盛旺的日本，近年來也有兩份歷史悠久的文學雜誌無以為繼，被逼停刊。這個現象，便是我們的警鐘。要免除這個憂慮，最好的辦法便是『蕉風』本身有自己的出版資金，不論盈虧，都可以永不停斷的出版下去。至於該如何去籌募到這筆為數不少的資金，則是本刊同仁正在構思中的計劃之一。不過，最好的自救之道，還是能提高『蕉風』的銷路，使它成為一份能夠自給自足的不虧本雜誌。所以，要怎樣去推廣銷路，便變成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我們已想到下面幾個辦法：

- ◆要像其他的賺錢雜誌一樣，積極的去把發行的工作做好，要把『蕉風』發到全馬每一個大城市小鄉鎮去。可是這個工作，也一定需要書商的合作，才能成功。書商必須有為馬華文學作出有意義的貢獻的信念，除了接受代理之外，還要做一點推銷功夫，不能把雜誌擺在一個隱蔽的角落，然後便索性忘了它，不管它的死活。
- ◆因為『蕉風』不是暢銷雜誌，大多數的書商都不要代理，即使他們肯代理，也只取那寥寥的幾本，因為他們已有了固定的長期顧客。所以讀者可以明白，為什麼你們常會抱怨買不到『蕉風』了。真正的情況，不是我們沒有發行，而是肯做一點犧牲的書商是那樣的少！因此，做好發行網，是自救的第一步。
- ◆爭取學生讀者。學生是最常看書的社羣，所以他們也最常買書。也許『蕉風』對大部份的中學生來說，是深奧了一些，因此我們計劃提供一些適合他們閱讀以及投稿的版位，藉以吸引到這廣大的一羣。

作為一份不斷在成長的刊物，適當的改變是必需的。只要我們堅信所做的一切是有意義的，那些喋喋不休以及個人的是非恩怨，便都會變得一點都無關宏旨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二十多年前所結的緣，到了今天，竟然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份，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份。



男子噴着煙氣，對張權敘說了，兩年前一場水災。那是日本軍人恣意造成的。但當時，日軍和平民都死傷無數。他用手指戟向板壁上的某種高度，說：「水有這樣漲。連所有的家具，都一古腦兒淹沒了！——」隨着他的說話，旁邊幾個年長的中國人，在喉腔裡咳動着聲響，語態苦澀地說：「我們至少沖散了幾個親友。有一些，在茫茫大水裡，連一個屍骸都尋覓不到！」他們在說着自己的家鄉話，部份是張權聽不清楚的。他百般無奈的，望向街心外迷濛的雨霧，很感沉重的抽了口氣。男子彈了彈煙灰，問他說：「仁兄，是本地人嗎？請問。——」他眼光溜向地面。那裡擱着張權的皮篋。皮篋外滑落着水珠，把一地都洶濕。張權「嗯」應了一聲，把煙蒂揷熄，說：「我剛回來的。離開家鄉，已有三年多長了！」他咀嚼着糕餅，呷了一口咖啡。內心所有的激盪，都讓他用平穩的動作抑平了。

「恰好，我和你相反。我是戰發時，從西城裡遷來的。時光真快哦，轉眼間，又是三年多的光景了！」男子在煙霧裡，尖蹙着眉線。說到歲月的悠悠，他竟然特別感慨和傷情起來。張權支支吾吾的，漫聲虛應着。他似乎不願意，再撩撥起難抑的傷心往事。他經歷過的，已刻骨銘心的使他感到慘痛。他如果再提起，他無疑要讓自己，在巨大的痛楚下，崩潰散碎而進入奄奄一息！——他毫無意義的

，望向街外一眼。在雨勢稍歇，人們相繼跳足越水，向市場的四處走散的時候，說：「我要趁着雨歇，及早的回抵家裡！——」他說着，在桌面上擱下應付的茶資等。男子好意的，抬頭望向，自肩脊至腰脅，都讓雨水濕濡了的張權，說：「如果路上不好走，你不妨喚一輛街車，仁兄！」他指向街外，濺得泥巴四溢的車輛說。「這裡，在戰爭之後，很快就時髦起來。連計程街車，我們都具備了！」他說完，擺晃了一下手勢，表示着「再見」的意思。張權提起皮篋，身軀不免歪斜，步勢也難堪的歪蹶。他猛感到自卑和難過的，向桌畔上，幾個對他透着訝異眼光的男子，迅速地覷望一眼。然後，自抑着內心的創痛和淒苦，逕自地曳步，走向撲面而來，夾着雨星的寒風，向天地一色昏沉的街外走去。在咖啡店外，簷翼下匯聚着各式人群。小販們把攤檔，堆在過道上避雨。一群馬來人印度人，則把腳踏車置放過道上。一時間造成舉步的艱難。幾個中國人在發生口角，旁邊的人，只是岑默的環抱胳膊，在觀賞着。街外遠處，一簇高架的浮屋，被戰火炸得焦爛。一群黑黃牛和烏鴉，在涼風細雨中，徜徉在廢屋的隣近。

張權橫過馬路，走落對街的一排店屋前。他沿着泥濘和水漬混雜的過道，一直向家門的方向走去。這裡，戰發前是一片鋸木場。如今已建峻了半石灰半鉄皮的房屋。屋前大多被用作商店。屋後是雜亂無章的住宅建築。這裡原來一條小河，如今所見，河沿上都建了木綴的住宅。許多青少年，在沿着河床的巉巖處，伸手爬抓螃蟹和小魚。河面上，讓雨花洒得起着漣漪。水流上飄游各式家畜的腐屍。

沿着河邊的木屋走。到了一家戰發前鼎盛一時，如今却只剩半壁垣牆的戲院。從前這裡公演地方戲，場面和氣氛，都是隣近城鎮所馳名的。張權走落青苔斑斕的地基上，所見皆是焦黑可怖的瓦磚。戰火焚毀後的樓舍，只剩得臨空伸展的殘樑和鋼枝。戲院是讓炸彈震塌的，在左近的草坪上，凹陷了一個碩大的彈坑。裡面佇藏着一泓污水和蔓生無序的野草。在大白天的雨勢下，隱然可聽聞「喀喀」不休的蛙鳴。——張權宛似憑吊一座輝煌的沒落。他凝神佇望着，沿牆面上，殘存不清的廣告字畫。他憑着想像，自油彩斑斕的字勢上，認出那是「三本鉄公鷄」的京劇海報。牆垣倒塌處，他赫然看到，一個白髮蒼蒼的印度人，正蹲匍在一間木綴的小屋內。他在門洞外，置了一只瓷盤盛水，天雨灑在盤內，不歇的響着「咚咚」聲。那年遇的印度人，半邊眼睛已失明。但他的形貌，張權仍然記得清楚。在戰發前，他一度在張權任教的小學堂，任雜務員和刈草的職務。已經三年多四年了，他已蒼老得皮骨孱皺，眼眶下陷，其角沾着眼膠的，對張權這

橫立在門外的身影，帶點好奇和訝異的，瞪弄着碩果僅存的一只眼睛。他嘴唇哆嗦地，手勢搖晃的，對張權說：「先生！——」張權站在細雨中。他滿懷悲苦和同情的，望向這個瘦弱無依的老人。他一時也說不上話來。只是半沉吟傷感地說：「對不起，是我驚擾了你。我只是，一個遲歸的人！」——張權幾乎聲嘶力竭住了。他看清楚木屋內，黑沉沉的只置了一只木床。壁上掛了幾件破衣破帽。地上狼藉的，堆滿銅鐵和木屑。他門外堆着一輛木車，看來是常見的，撿破爛的那種。張權稍喘了口氣，猶未待印度老人開腔，他運用馬來話續說：「我是戰前離開這裡的人！約莫三年多以前！——」張權看看老者傷殘的眼睛，又望望自己扭歪了的腳踵。他一時難抑激動的，對老人噙蘊着兩眶的熱淚。但老人並沒有看得真切。他只是緩滯的晃動頭顱，說：「每一天，這城鎮都有去來的人。你要是回來了，你的家人一定會高興！」老人宛似洞悉了人間的悲歡離合。也感到生離死別，何等的稀鬆平常，尤其在這亂世中！他似乎不願置喙，離亂世態的千般愁苦。再苦的都經受過了，還有什麼值得驚奇和置疑的！

張權靠立在門檻內，把無情細雨阻隔在屋簷外。他着意的望望老人，又回頭望向街頭杳盡處，在灰雲翻湧的蒼穹下，那裡青瓦毗連的所在，就是自己千里還奔的所在地。那裡埋藏着他的愛和夢。他的希望和新生，就在那雲氣下，樹樹晃映中，向他招徠着手，呼喚着這歸來的孤魄。他和家人和情人一般，渴望着能夠轉瞬間看到對方！——張權發呆地，聽着雨濺在屋簷上的淅淅瀝瀝聲。他把眼光自遠方收回，才看到老人，為他搬來了一具矮椅。那綻露的椅角，使他坐着遂聽到，不規則的「吱嘎」聲。老人仍然沒有問他，遠道歸來的究竟。他只是嘆了口酸氣，微弱的說：「我已經老了，不中用了！——」他啟動半只眼睛，才看真切，張權為他燃了一根香煙。二人在侷促，但寒風不住自外鑽入的木屋內，彼此互吐着煙圈。張權沒有搭腔，一心要讓老人說下去。街外掠過一輛重型貨車。四輪濺弄着路注內的積水。轟隆刺耳的引擎聲，並着噴射的廢氣而來。張權感到屋子在顫抖。從屋頂上震落簌簌的塵硝。但老人只是抬望了一下獨眼睛，苦澀一笑，說：「我在這裡，住過了三年長。日治時期我沒有好日子過。如今，勝利了，和平了，我也沒有好日子過！——」老人說罷，很着意的吮一口煙，並把煙絲吐弄得婀娜裊裊。他那唯一的眼珠，看人的時候，仍然靈慧的光采。一個人衰老了，但心智仍然是清楚和豁達的。

「也許，你已經認不出我了，老先生。但是，我還記得你，那個在學校裡任雜務的印度先生！」張權坐在矮椅上，姿勢稍欠舒服。他本欲疊翹起腳

，但又想到，這樣是很不禮貌。他遂把腰挺直，幾乎是仰起頭顱，對印度老人說話。「呵！」老人尖細着眼睛。對張權凝望半晌，才說：「真的記不起了！你也是學校裡的事務員？」他彈着煙灰，對張權仍然緊瞅着。「嗯。」張權銜煙吐霧，領首並說：「我在學校裡，教了幾年書。那已經是戰發前的事了！——」他哦吟似的說。回憶一下子墜落遙遠的歲月。他記起，才不過隔着一場血腥的戰爭。那個當日，仍然手足矯捷神采昂然的印度人，如今已換成一個形態萎靡，垂垂老矣的耆者。才不過打了一場，正義和邪惡力拼的戰爭呵，一切世事和人事都轉變得，目不暇給的使人難以接受。

老人起身，用顫抖的手勢，把屋簷上遮雨的破簾，稍為的放下半截。屋子內瞬間，變成落暮後的幽黯。張權眼睛，一時無法適應暗沉的光采。他正皺蹙着眉，老人說話的聲音，却在他耳膜裡響起。老人說：「學校在戰發後，就完全停辦了。教職員，大多數都陡置到別處。留在本鎮的，除了校長，和三兩個教師，就是一批擔任雜務的員工！」老人說着，從床底下的破箱裡，抽出了一本，已告霉黃的學校特刊。可是，除封面完整外，內頁不是虫噬就是斑駁不清的水漬。但張權看到特刊，却有一種溫馨和暖意，在心腔內溢起。他把特刊從老人的手接過來，很感憐惜和珍寶地，把弄在手摸挲着。老人睜着獨眼珠，對張權期望不語。他黝黑的臉龐上，流露出一種瞭解和同情的靈光。他相信了眼前的人。這個人對這塊鄉土，和這家學校，真的有難割的感情。人只有處身在某種微妙的情境下，才完全體會到，那種切膚攸關的鄉土愛，是如何的撼人心魂和催人欲哭！——張權把特刊翻了幾次，眼眶內發潮的，望向老人，並不發一語的把特刊交還他。

老人把特刊揣在懷裡，神態沉肅地，對張權眺望半刻，才緩緩地說：「我不問你離開這裡的實況，先生！相信，一個人在戰時，離開他的故土整三年餘長，一定他不得已的原因。也一定有許多慘酷的遭遇！但我都不問。——」老人隨着屋外點滴有序的雨聲，頻搖着頭。那種印度人特有的動作節奏，在他的形態上表露無遺。張權和他靠得很近，微嗅到發自他身上的椰油味。「只是，如果你和學校有過淵源，對學校有深摯的情感，我就要告訴你一件慘痛的事！」印度老人把特刊，翻過一頁，把一幀印刷着的照片，指戳着對張權說：「這是當日的校長沈先生，噢？」他詢問似的，望向兩頰泛白的張權。後者似乎意會到某種不幸，心頭裡一陣悸動。他在虛黯中翻轉眼珠，涎沫重重地嚥了一口，他說：「沈先生是一個佛教徒，很虔誠的。也是一個很好的校長！——」張權再劃火燃了一根煙。趁着光亮掠過的一瞬，他看到印度老人皺摺的眼皮

，益發搓成麵團似的一圈。他好像被悲傷攔住了，久久噎住氣，使他兩只顴骨微微打顫。張權替他燃了另一根煙，用眼光鼓勵着他說話。老人拿捏着煙卷，並沒有吸吮，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掌，掩蓋住眼睛，用激動的語調說：「沈先生，是一個好好的人。只是，戰爭是沒有理性的。你是好人，也一樣在戰禍中遭殃！——」他說着，重重的吸了一口煙。獨眼睛裡絡着清紅的淚腺。

張權把身軀，沉重的壓在「吱嘎」作響的矮椅上。他看着老人在唏噓中，平抑着內心的創痛和愁苦。他自己亦然。他想到沈先生和煦親切、把作育英才為己志的高大形象，就不忍想像，他在一場骯髒野蠻的戰禍中，要受到如何的折辱和摧殘。一個尚好的人，你永遠不能忍心想像，他會遇到如何的困厄和災難。因為這太不公平了！對好人善終，人們還有一種故意的執着和信仰。

在兩個苦悶和愁慘的人兒中，二人都讓岑默，把早已意會到的悲劇，在相互不語的眼光，作盡情無遺的傾訴着。張權再看看，那摺在老人手裡的特刊。他把校長沈先生的照片，陳露在外。那照片中人，謙和與懇切的笑意，仍然像鮮活似的，看得張權隔着遙遠的歲月，仍可親炙到他的善良和衷誠。——他嘆了口氣，遂自語似的說：「最好的人，往往是最率先犧牲的！」老人抬頭寫望着張權說：「不錯，沈校長因為不肯和日本軍人合作，把學堂改成日語學校，就讓日本軍人，抓進牢裡。據說，把他折騰得失諸人形，才讓他押在學校草坪前，當眾砍了頭壳！——」老人語調顫抖，手上緊捏着校長的照片，像許多憤怒和仇情，都盡其一握地宣洩無剩。

「我可以想像到的哦！——」張權乏力的晃動頭顱。他對老人靠近着說：「你一直沒有問我，這三年在外，到底遇到了多少苦難，老先生！——」張權感到心浮氣躁，遂無意識的，用手指掐死了煙火。把一只傷殘的腳，踢蹣一下潮濕的地面。又用眼觀望一下，自己右臂膀上，仍然清瘀的鑄烙着字碼。那個象徵着皇軍俘虜的永世標誌！——老人却淡定而真情的，對他說：「先生，我很瞭解你的感覺。你一定有好多痛苦，使你內心有爆炸似的湧動和不安。但是，讓我告訴你。這一場戰火之下，誰不身背着巨大的創痛和悲苦？這是說不清的悲劇。我們要算帳，但誰能代表我們？戰爭結束之後，我還不是照樣挨苦和病痛！我沒有被照顧到，我的生活，和戰時一樣苦，我要在這個暗無天日的木屋裡，渡過未完的餘生和歲月！——」老人越說越激動，竟然把原來的話題曳遠了。他說到最後，吐着涎沫的時候，張權才看真切，他幾乎剝落了大半的牙齒。年老不使他昏聩，却令他有漸然的萎頓。

張權在胸腔裡，無奈的吟叫了一聲「天呵！——」就抬身，向風雨淒淒的屋外走去。老人仍枯坐在屋內。他的獨兀眼珠，望着張權的背影。不加一語的，望着他跚跚的步姿和瘦弱的身軀，靠立在屋簷下。他看張權提着皮篋，好像一縷歸魂似的，在門外呆立了片刻。街外越過雨幕而過的車輛，把遍地的積水濺成水花。屋內頻仍的漏水，但二人都像被悲傷攝住了。彼此瞠望片時，最終還是張權開腔說話了：「我還會再來看你的，老先生！」老人點着首，嗓音沉鬱的說：「歡迎你回來，朋友！——」張權苦澀一笑，說：「我叫張權。你是我回家後，第一個遇到的熟人！」他的語調裡充滿誠摯。「我很榮幸，張權先生！但願，你見到家人，一切都安好！」老人說着，連聲的咳嗽起來。但他說話的意思，却十分清楚。張權感激的領首，並回身望向迷迷細雨下，那遠方的房屋。閃電和雷響，在天際的末端掠過。那故居的所在，除了重叠的青瓦，就是浪漫如畫的木林。在遠地望去，盡見是一塹翠綠的山丘。閃電在遠空上，宛似撒網般地向人間。

「我希望，在學校復課之後，你也能夠，很快回到學校裡來！」張權站在門外，稍為抖落了一下額角上的雨絲，對老人誠摯地說。老人全身陷在幽黯中，他沒有說話，只是溜動着微絡紅絲的獨眼珠。他仍在木屋內，寂寞地抽着煙，煙霧漫漫地，把他黝黑的身影，半神秘的掩沒起來。張權再向他緊瞅一眼，然後吐了口涼氣，提起闊關萬里，一直伴隨着他身邊的皮篋，冒着如星沫的細雨，逕向街外走去。他人走在雨霧中，背後却傳來，似有還無的，老人說着的馬來話：「張先生，你快回家吧，你的家人，在渴盼着你呢！——」張權不能肯定，聲音是不是出於幻覺。只覺得，葉漢、銀嬌、咖啡店內的男子、和印度老人，都同聲的語謂，對他說過類似的話。他真的是要回家了！——張權隨着幻覺，回頭望向獨巍巍，靠在斷牆左近，却兀立在路畔的小屋。那鉄皮上，敲着「叮咚」的迴聲。一陣雨走過，「淅瀝」的迴響來自四周。在小屋後的草坪，十幾輛汽車的殘骸堆在一起。一只日本軍機，經過歲月的侵蝕，只剩得兩只螺旋，向半空昂揚着。其餘所見，皆是戰火破壞後的廢屋，和數之不盡的彈壳，在草坪周沿堆聳着。

張權沿着一排棕櫚樹，漫步走過廣場，才到了本鎮的中心所在。他靠立在一家公館似的樓宇前，抬頭望去。沿着對街所見，除了瑟縮着脖子。冒雨在街上走動的人群外，就是沿路畔各自搭建起來的攤檔。各色小販在擺賣着食品。一日小型的唱片檔夾雜其間，在毛毛的細雨中，不歇的播唱着戰前流行的時代曲。幾輛手推的食檔，正沿街向人叫賣。偶見幾個馬來人挑担在賣肉串。——張權望向一幢

熟悉的建築物。那是一樓一底已告殘破的樓宇。在樓頭上，也許是讓炮火震塌了瓦簷，有半截的屋頂，被撬開了破洞。屋樑歪置其間，使人聯想到隨時傾塌的危險。樓底下緊鎖着鐵門，但窗扉的玻璃已告破碎。在門額上本有一匾小牌，上寫「日本僑民服務署」字樣。但如今則無所見。在沿門框上下，所綴有的蜘蛛網甚為頻密。一群燕子，沿簷角築造了大小的窠巢。人們走過其下，很容易發現自己的頭壳上着糞。街外人走過，很容易想起，這是戰前日本人的機關，但極少人想到，這幢外表平凡且告破爛的房屋，其背後的人事滄桑和血淚背景。

街的對面，風雨靡靡。路面年久失修，早已凹露出大小的洞坑。一輛三輪車載着貨物，却讓前輪吸陷在洞坑裡了。積水把車上的貨件濺濕。急得那車伕的，正央求幾個青年人，爲他把車輪推向嶄新的路面上。雨花洒在路面，激起各式看來甚覺悅目的雨朵。街上雖然混亂和邇逼，但人們還是興致十足的四處奔走。張權也和衆人一般，在一片臨近公衆電話亭的茶攤，歇下腳來。旁邊一家鉄皮綴成的小店裡，販賣各式的洋雜用品。張權購置了一只油傘。他在店門外稍作徜徉。街上遠近都看不到一個熟人。他在茶攤最終坐了下來。用迷濛的眼線，望向對街破爛和落寞的樓舍。在茶攤左近，都是煙氣瀰漫的煎炒氣。小販們正撥動爐火，把各式的餚品，煎炒得香氣騰騰。張權要了一盅菊花茶，也喚了一客炒粉。自己一人，臨街坐在木桌畔。他低頭進食炒粉，却隱聞到，茶攤的隣近，傳來賭博的吆喝聲。一群人聚在路邊的篷幕下，正在情態緊張的，傾注着桌面上的骨牌。有人「嘩啦」地拍動桌面。有人用最惡毒的話語咒罵着。另外一個賭客，則在人聲沸騰中，不住的向街外噴吐涎沫。有兩個馬來警察，沿着雨水淋漓的街面，披着麻黑的雨衣步過。警察只向聚賭的人顧望一眼，也不多加理會的，逕步向街角走去。他們的身影倏忽間，消失在那一座破爛暗沉的公衆廁浴間。

張權在茶攤上，望着那古舊殘破的「日本僑民服務署」，讓他如湧似地，追憶起前塵舊事。他想起美嫦在這裡任職的日子。他是在同樣的茶攤上，獨據着一張木桌，而等候她的光臨。多少個日落前，他們相約，在她下班回歸前，彼此爭取這夕陽暉照下的短暫相聚。他們各自推動着各自的腳踏車，在沿路上談着自己的心事。然後，在鎮公園的一隅，彼此借着夕光的殘照，把對方的眼睛，深深地看進自己的眼瞳裡。然後，彼此有夕陽無限好的慨嘆，才依依不捨地，離開公園。在暮幕低垂的時候，趁着對街初亮的霓虹燈，各自踩着輕快中，帶點惆悵感覺的腳踏車，向各自的家門歸去。——那種美麗得帶着沉痛的黃昏，如今已不再有了！畢竟歲月

將流淌一切，包括豪情和愛情！

張權瞬間間，在腦膜裡盤轉着阿蘭、美嫦、甚至銀嬌的面影。那三種不同風姿的笑靨，使他發怔地，不知自己身在何處。驀然，天上掠過一重電光，把對面建築物的灰牆，照得如一個人，被抽乾了血液後的蒼白和恐怖。他突然間，想起那可怕的一幕。「日本僑民服務署」在戰發前，曾發生一次罕有的風波。幾個久居本鎮的日本人，因爲抗議日軍對本地區採取的軍事行動，他們本以日本人慣有的衝動和激越，竟然在呈遞了抗議文書和張貼了標語後，幾個人不約而同，揚起了鋒利的刀刃，把自己的肚膛剖開了。幾個血泊中呻吟的日本人，當時絲毫未得在場的同胞憐恤。他們只令人把幾具血屍，擲在門外。任血流如注地，潺潺地洩向街心。那些血在太陽下，蒸發起的腥氣，使隣居的人，即使隔着窗扉和門扉，也想着感覺到喉嚨而嘔吐。

這一幕發生過後，日軍南侵的步伐，已風聲鶴唳的，在軍民間競相傳遞。日本人以兩月有餘的時光，即在本地區換了旗幟。人們很快淪爲日治區的庶民。日本軍人也解散了「日本僑民服務署」。因爲日本軍政當局，很快就把本地區，換上了一個嶄新的日本稱號。所謂「日僑」這件事已告終戢。日本軍人已把本區，劃爲天皇蔭下的大和國土！

雨勢漸告收斂後，張權離開，使他煩躁和反感的茶攤。他極厭惡那喧囂的賭博聲和叫罵聲。這使他感到，自己陷在俗世的塵網中。他打起傘，踢動着路面的水漬。逕直向街隅一角的公衆廁間走去。雨點敲在傘面上，那種節奏似的響聲，使人感到漸入催眠的昏眩。他立在廁門內，費了極大的勁，才忍受了裡間的污醜和邇逼。他一手持傘，一手提着皮篋，像逃避噩夢和災難似地奔越而出。

過了洼洼坑坑的路面。回到了魂魄歸兮的斯年舊地。他把兩只腳蹠，一路上都踢得濡濕。他右腳殘跛，但步勢仍然篤定平穩。他立在景物依稀的草坡上，望向沉沉晦暗的遠方。那裡矗立的消防局仍在，只是油彩已剝落，色調襯在無光的天氣下，更顯得衰老和落敗。一群灰鴿，盤飛在消防局的瞭望塔上，塔下停佇了幾輛曳着雲梯的救火車。

張權撐着傘，提着皮篋，站在當日他離開美嫦後，兀自一人，蹣跚而行到的草坡上。那位置好像烙着他的腳印。他定睛俯望，很快就辨認到，那是他當日站立的草堆和亂石堆。歲月雖然改變了許多，但這微小的物事，仍然無恙的攤擺在那裡。張權不知是感動或激動的，連忙喘着大氣，雙腳蹲在草坡上，喉嚨裡發出沉鬱的呼喊：「回來了，我終於回來了！——」他無法平抑內心的激盪。跛蹣着腳，提拽着有點難堪的腳步，越過野草蔓生的草丘。然後，在細雨淅瀝的氛圍下，走落已告凋殘零落的

花園，而徘徊在消防局畔的龍栢樹下。當年綠葉成蔭，如今樹下周沿，密堆着大小的沙包。也沿着草坪，築起了已告生鏽的鐵蒺藜。樹葉已剝落過半。只有枝桠如亂戟似的戳向天穹。幾只冒雨飛躍的雀鳥，在枝梗間不住打顫。

張權像對已逝向的往事憑吊。他持傘提着皮篋，在沙沙雨聲中，讓眼前的景緻，像一卷倒映的電影片，回復到當日雲煙渺渺的舊事中。他第一次邂逅美嬌，就在此處當日繁花如織的美景中。他第一眼看上她，就讓她攫住了全部的情意，而繼續衍生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呵？——他想着，皺尖着眉，讓傘外潑濺過來的雨星，把他一頭一腦都潑得沁涼。他像如夢轉醒似地，嘴裡說着胡話。大概不相信，經過了三年有餘的火煉生活，他如苦海遊魂似的回轉舊地。一切都是那麼熟悉，却帶着那種雖人心脾的冷漠。四周在雲雨低垂下，涼颼颼的，使人燙熱的心，也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一切都靠近在他的眼前。可是。這一切都宛如冷酷的精靈，對他吹動着刺人的光芒。他只覺得，天地間給他太少的溫情。他回家之後，連氣候也濕得，使他呼吸起來，也感到喉腔發噎。

沿着破碎的泥路，走過雜沓不堪的小販市場。才看到當日他被拘虜後，被令在此集合，並從此離開故家三年有餘的，淒涼歲月的草坪。這裡戰前，原是一片荒蕪的草丘。平日是停佇貨車或堆垃圾的處所。四周野花叢生，也有各式的流浪漢，在樹蔭前後，搭起帳篷渡日。全場特別觸目的，是兩棵高聳的黃槐樹。那當年巍峨的英姿，如今只剩得幾片殘葉和瘦削的樹幹。一群野狗，爭相在樹根下覓食。幾個沒有衛生習慣的小販，把殘羹不住的往樹根下傾倒。

張權發呆的，移動着緩慢的腳步，重臨斯日噩夢橫生的恐怖舊地。他打傘聽着天雨漸瀝地響。也游目四顧，闊別了三年餘長的故舊景緻。他看到草葉扶疏後，當日停佇着十幾輛日本軍車的所在，如今却翻覆着一排炮車和舊炮台。幾輛直升機的殘骸，正逐漸腐成廢鐵，癱瘓在沿草坪的泥地上。遠遠近近，都清晰可辨，各式大小的彈坑，把草坪四外打得稀爛。連那裡本建有的一座電房，也讓炮彈打得粉碎。街外半英里內外的電桿線，也被炸倒或推倒。沿街都遺留下，各式大小的彈壳。戰時被破壞的私家車，也堆成一聳小丘似的，擺在瀝青路畔的草林裡。

吐着寒氣的張權，在幾只悠閒歇息的黃牛畔，佇下腳來。牛群在一座簡陋的畜寮內進出。腥騷氣撲鼻而來。幾個老弱的馬來人，正在為牛群洗刷軀體。幾個馬來婦女，則蹲立在灶邊，猛用力地吹撥火苗，大約在準備煮炊似的。——張權走近畜寮外

，正好有個馬來人，正勤動手腳的，在編織魚網。他對張權笑了笑，友善地說：「下雨哦，天氣真涼！——」在他的身畔，坐立着一個稚年的小童。他瞪着圓亮而好奇的眼睛，望向伫立在寮簷下的張權。看到馬來人編綴魚網，他才想起，本鎮以南，本是魚泛豐碩的產區。就不知道，經越戰火之後，海上捕魚的生涯，是不是仍然順當了。張權舔舔唇，才細意的向馬來人問說：「請問，魚還能再打嗎？聽說日本軍人，在沿海地方，都炸爛了碼頭。還把好些漁船都炸沒了！——」張權問着，一邊看着馬來人極其嫻熟的手勢，編織着網繩。

「哦，那自然很不方便，先生。」馬來人抬起古銅色的臉龐，住了手勢對張權說。「日本人是破壞得厲害，但鄰近的島嶼，仍然允許我們捕到一些小魚。我們每禮拜在那些島嶼上，逗留一晝夜的時光。我們賺到足夠一星期的伙食！——」馬來人說着，回身望向自己的住所。那是潮濕陰暗的所在，幾乎每一天，都要相聞到濃烈無比的牛糞味。這時候，張權也注意到，幾個印度人，揮着鞭子吆喝一只牡牛，往一座狹窄而破舊的畜寮奔去。

張權抬頭，就望一下天色。他正欲說話。屋子內走出一個馬來婦人。她眼圓而唇翹，手持着一盅熱茶，遞給張權，說：「先生，請用我們的粗茶！」她說完，扭身就向煮炊間走去。馬來人說：「她是我的次妻，一個好幫手。」他讚美說，並迅速織好部份網繩。張權苦澀一笑，說：「謝謝你們的熱茶。」他把茶盅擱在桌上，復說：「你剛才提到，可以在對面島嶼上捕到魚，嗎？——」張權忽然間想起葉漢。那個滿頰濃髯、身材稍為碩胖的漢子。張權自昨晨起，距今一直對他念念不忘。一想到他，也想起了阿蘭。張權在內心叮囑自己一句，說：「是要回家了，張權！」他無來由的自語，引致馬來人的好奇。但他只是轉動了疑惑的眼睛，沒有深究的，對張權說：「島嶼在戰時，是受過日本人的破壞。但是，那裡淺灘地區，日本人無法開進戰艇。所以，一切設施還好，捕魚的環境並沒有受到破壞！——」他絮絮地說。張權耳聽着屋寮上的雨聲，已漸次的收斂。他瞄眼望向草坪外。天空的晦雲已散，大地青綠的草地，在明朗的天光下，綠油油的使人益感悅目。

「我離開這裡多年，許多事都淡忘了！——」張權只是含糊的說了幾句，又對馬來人說：「謝謝你的熱茶，先生！」他說完，人已持傘踰出屋寮外。馬來人看着他高低的步勢，滿腔難過的，說了一句：「不用客氣，先生！——」他好像要說什麼，但終究沒說地，垂頭復編織着他的魚網。屋外雨勢已斂。牛群的嘶鳴灌滿空間。

張權走近樹皮剝落不已的黃槐樹。兩棵都被戰

火，薰得焦黑逼過。他仰脖望向紛雜的枝桠。一瞬間，宛似看到，當日被吊死的兩個中國人。他們的精靈，仍然懸在樹上，對殘酷的人間，作千古的哀鳴。那樹頂上，盤翔着一群黑鴉。牠們拍動着如扇的翅膀，把樹葉間的雨絲，頻仍地灑向張權的臉頰。張權恍似被襲的恐慌。他連忙後退，腳步一個浮跟，幾乎絆在一塊青石上，而翻身栽扑。他及時的抓住一棵小樹，全身經過激烈的震盪後，終於喘氣過來，平立了身體。他稍感狼藉的，拾起地上的雨傘和包篋，然後彈拍一下上衣和褲子，向街外的方向走去。幾個無所事事的中國人，正在路畔的候車亭內，對張權好奇的瞅望着。一輛巴士車嘎聲停下，馬上候車亭內，又擠滿了各族人等。

在向回家的路上走去。張權再回頭，望向草木荒蕪的草坪。三年多了，這裡景緻大致如舊。雖然看不到一個熟人，但放眼所至，無不是他魂夢間縈繞不去的舊地。這裡是他的命運的轉捩點，他怎能淡忘？別人把這裡，看成稀鬆平常的景緻。可是，在他的眼中，這裡太重要了！日本軍閥們，曾經在這裡，用血手去屠殺手無寸铁的無辜平民。也用血的統治，在這座遠僻的山城裡，幹下了滔天大罪的惡行。歷史寫在每一個人的心裡。只要文明仍然廣續的一天，人們將緊記這血的洗禮後的沉痛教訓！

張權遙望了對街一眼。那長街在雨霽後，已透露出了蓬勃的生機。各式的店舖，已敞開了大門，迎接著熙攘不休的人客。有一家小型的廠房，在門扉外張貼了，各色標語。上清晰的寫着「罷工！」「抗議資方無理壓搾工人！」「殖民主義者和資本家走狗，一律滾蛋和埋葬！」廠房外建了臨時木綴的屋寮，一群無精打采的工人在玩牌。一群女工則抱著嬰兒餵奶。幾個印度人則在木屋畔煮炊。

臨別了記憶裡，帶着傷痛的草坪。張權回眸，眺望了草木殷深的草坪一方。那裡當日恣放着觸目的蠟紅花。如今却是荒土森森的泥丘。那裡曾經，血濺過一個印度人，和一個傲骨崢嶸的歐洲人華爾德。他們用血，一度染紅了黃土和綠茵。如今這裡，只餘空惆悵的落寞和悲哀。一群烏鴉追逐著牛群，先後後把泥丘踩得稀爛。天光微然照下，一輛緩慢駛來的城市垃圾車，在這裡傾倒如山似的垃圾。

張權迅速回憶起，當日橫死的印度人和歐洲人。也想起，那兩具隨風飄揚的僵屍。兩個中國人死後，眼眶內溢血。渾身上下都是雨絲和血水！——一陣轎車的喇叭響，使張權驟然的猛醒。他恍如聽到，當日日軍開動軍車時，所傾軋而引起的引擎聲。日軍上尉在扯着喉嚨，在高聲斥喝着。軍靴把草坪內的捕虜，踢嚇得魂不附體。他們在牙齦相扣，臉上的血色，已退盡成雪白。那個中國漢奸，則陰

鸞鸞地，對全場的人眨眼睛。日兵們已架好輕型機鎗，向人群裡準備掃射！——天空外，越過一只英軍巡察機。機聲「嘎嘎」地，把張權從遙遠的恐怖裡，捕攔回來。一下子，他渾身冷汗的，感到腳下所站的地方，是如此的踏實和安穩。四周的空氣，是寒涼中帶着和熙的氤氳。四周的和平景象，使他相信，他從惡夢裡，回轉到悅樂太平的怡然歲月。生命和生活的可愛，幾乎使他可觸摸得到的，在他的鼻翼外晃然而動。四周都是平靜而祥和的人，連兩只越着馬路而過的貓狗，也是喜忭歡欣的。

張權向路邊，一個販賣五彩汽球的小販，購置了兩只紅色和綠色的。他把汽球握在手裡，稍為觀賞了一下後，即把其中一只，贈送給一個抱着小孩，沿路而過的馬來婦女。她懷裡摟着一個小男孩。張權把汽球遞在婦女的手中，用馬來話對她說：「這個送給他，妳的孩子！」馬來婦女錯愕著盯望張權。可是她的手裡，已提着飛揚而起的綠汽球。張權牽牽嘴，微笑一下，用隨便的一個理由說：「今天是我生日，我要送這件禮物，給妳的兒子！」也不待馬來婦女，說不說道謝，張權就提著悅愉的步調，腳下歪躑，但步履平穩地，向街衢走去。一輛滿載英兵的軍車，以雷霆之勢掠過路面。瀝青路殘餘的水漬，泛起「滋滋」的迴響。張權耳畔聽到，英兵們手舞足蹈的，在高唱着英國民謠。天空上，日光透過雲朵，向全城鎮俯照。那只英軍巡察機，已越過薄雲，在那青藍山脈下的民房上逡巡。張權看清楚了，那是他故家的所在。他喉嚨裡哦吟似地，自語了一聲，說：「回家了哦！——」他走過街隅，很不解地，向那群罷工的工人陵望一眼。那些人一臉枯槁、眼光呆滯的，望向張權。後者稍為瀏覽了一下，牆壁上的字畫。牆後是廠房施備的建築。全廠已陷入癱瘓似的岑寂。廠房內外，都是失望和焦躁的工人，在彼此瞪着無神的眼光望向對方。張權看完了，牆面上的文字控訴，已大體瞭解的嘆了口氣。他移步向街外行走時，一個罷工的婦女，管不住一個頑皮的男童，搶奪著步，向張權身畔走來。張權一手提著摺合的油傘和自身的皮篋。一手抓住往空飄揚的紅汽球。男童立在張權的腳畔，仰着嫩滑的小臉，舔着嘴唇，兩眼露出艷羨的神采，望向張權手上抓持着的紅氣球。他一臉愠氣的，伸指戳向那飛揚的氣球。

張權對他頗加憐惜的，伸手撫摸一手他的嫩髮，然後牽嘴一笑，把手上的紅氣球遞給他。小童稍為猶豫之後，終於接過紅氣球，對張權羞笑了一下，抓著汽球就往原來的所在奔去。張權滿有意味的，看著那飄揚不住的紅氣球，在一片幽黯和潮濕的空間晃動著。他好像聽到婦女在責備孩童的聲音。也好像聽到，罷工的工人，在渺茫和苦悶的氛圍下

，隱隱傳來了喟嘆聲和呻吟聲。他覺得，一種灼熱的錐痛來自心胸。一時間不忍再聽聞，拔起浮蹉不定的步伐，向暮色將臨未臨的故家走去。

(二十九)

推開綴滿花葉的竹籬，和嗅到滿庭院，拂面而來的蘭花香氣，張權就心頭裡，一霎間的明亮，感覺到回家已由幻覺轉變成事實！家的溫馨，從單陰而來的花香，就使人由狐疑，而最終被事實馴服。家門就在他盈步的咫尺間。在那深掩的門扉後，有他極欲見到，而他們又極盼望他歸來的阿爸和阿妹。他們在驟然間，看到他由游夢裡，而潛返人間，他們將是多麼的驚愕和喜悅呵！這一切，將在這個日落西山的黃昏裡，在這一戶謐靜祥和的家庭間展現着。黃昏的風，吹得滿庭院的花葉簌簌作響。

張權走落雨後濕濡的庭階。一地上都是花蕊和葉架。一棵早年就種植的黃蟬樹，仍然高大的覆蓋着屋脊。樹皮雖然老了，但是樹根仍抽出嫩芽，顯示着人間的生機，仍然無處不在地綻露着。庭院滿滿是蘭花，一些還是阿爸早年種植的。其中有部份，搖曳在晚風裡，在夕陽下吐出如虹似的花蕾。它們像歡迎家人的回歸，在款擺腰枝中，把花色透露得更艷麗更俏嬌。——張權隨便展望了庭院，却聽不到屋子裡，傳有家人的走動聲。他未免納罕的，放眼望向緊閉的門扉。那裡面，像深鎖着千年之謎。只待他這個歸來的孤客，把它重新揭開，而發佈於天下。

張權有點相趨的，腳下徘徊了一下，終於望見隣屋，已亮着煮炊的光火。一戶人家傳出了高低的收音機聲。四隣已逐漸，湧起了一種黃昏特有的騷動。隣家的小狗，也彼此唱和的叫罵者。竹籬外已有人踩腳踏車而過。不久，甚至轎車和摩哆單車，都夾着人聲，而在張權的耳膜裡響起。可是，自己的家裡太靜了。靜得有點令他慌張。那種靜，是教人意味到不幸和失落的。他不能再猶豫了，終於抬起手掌，輕輕地，在門扉上敲響兩下。那「咚咚」的聲音，很不落實的，在他的耳畔外迴旋。那敲門聲過後，岑默依然在門內門外盤據着。他真感到，自己是一個走在荒山狹谷裡的人。一個人緊聽着自己是孤子一身的天涯浪客。足音「篤篤」，或者門聲「咚咚」，都象徵着一種迷失後的惶惶和寂寞。他此際心房忐忑。一種未知的不幸，已使他躁急而無持的，用更頻密和沉重的腕力，把門扉拍擊得巍然顫動。幾只蜥蜴，沿着門縫而急遽地向牆面外奔去。屋子內如恆的寂靜，使他昏眩的，幾乎是懷疑自己，仍然是飄泊在滾滾的江湖中，和渺渺的天宇間了。他喧聲幾乎失叫起來，再揚起手臂，準備把厚重的門扉一砸而散。他正舉起手，屏着氣，正要

隨着擊拍而嘶喊時，門葉嘎然地挪開了。那種聲音和感覺，宛似天地間都凝住了。屋內人和屋外人，同時倏地驚訝一聲，好像彼此，都遇到了亙古未有的奇事。二人隔着門葉，久久僵在喉腔裡，喊不出聲來。在屋內的幽黯間，浮游着一雙明淨而溢淚的眼睛。

「呵，阿妹！——」張權在短暫的錯愕後，終於掙扎般，從喉嚨裡發出乾澀的聲音說。門內人呼吸頻仍地，把門葉拽開。那清亮的臉龐，很快就閃現在張權的面前。她如月彎的眉線，孤形的鼻準，薄薄但充滿媚力的紅唇，仍然像三年前一樣，在她青春糜漫的豐頰上，表露無遺。但張權，在她着力扳開門葉的一刹那，看到她眉宇間，除了溢滿了重逢的喜悅外，還隱含着淡淡的哀思和愁緒。

「呵，呵！阿哥！——」玉嬋站立在門檻內。她著着紫底印花的衣裳。腰間披着煮炊的圍巾。她亮着腳丫，趿了一雙通花塑膠的便鞋。她一時無措，無法接受這個魂夢歸來的親人。一切都太突然了。一切都使她，無法瞬間調整自己的意識。她感到淚自眼眶逸下，而使她嘴唇舔到一重腥鹹味。也許因這樣，才使她完全相信，眼前的阿哥張權，真的乘夢回來了！回到他闊別三載有餘的故園舊宅了！——玉嬋雙手發顫的，也不知如何是好地，頻頻咻着氣說：「我真的不敢相信。我是在做夢嗎？——」她終於不能平抑自己，「嘩」好一聲掩臉疾哭起來。

張權放下手後的油傘和皮篋，曳着帶了雨絲和泥巴的腳，踏上自己的家門內，他呆望着虛黯的房屋，又移步走落起坐間。他嗅到家的那種特有氣味。也感覺到，那種人間最其溫暖的、家的氛圍，把他完全征服了。他抽搐着喉核，語調顫抖，一種快樂的悲哀，完全使他失去自持和冷靜。他終於坐在一具陳舊的藤椅上，兩手捂着臉頰，在頻仍的聳動肩胛，而悲聲哀嚎的啜泣起來。——兩哥妹在寥落昏沉的屋子內，彼此盡情的，用哭聲訴着離情。屋外四隣，不住有收音機聲，和人群的喧鬧聲傳來。屋外沿路，已有夜賣的小販高叫。樹梢上下，都是歸鳥的吱喳不休。黃昏的陽光，因淪於日落而折返起特亮的光絲。

屋子內已由玉嬋撤亮了淡黃的燈泡。起坐間四望，除了當日所有的家具陳設外，也多放了一具靈位。在張權玉嬋母親的靈位畔，赫然的，豎立了他們父親的靈牌。那裡擺着生菓祭品和高燃着幾柱清香。香氣裊裊下，他們的父親母親，都透露着矜靜和慈藹的眼光，望向這一對，遺留在虛惘人間的可憐兒女。他們在天之靈，好像在傳來撫慰的聲音。他們總算，寄盼了三年有餘的悠然歲月，而盼到了，他今唯一的男孩，萬劫歸來矣。那種歸來，雖然

帶來了一身的遺憾，但他們，總算看到，孩子蹣跚着步勢，千里而回歸家門。也聽到他匍在靈案上的悲吟和哭嚎和哀鳴，盡其一刻的傾瀉而盡。他在哭叫頻仍中，不住的呼喊：「阿爸，阿爸，你為什麼不等我回來哦！——」靈案上的老人家，一直岑靜和安慰的，望向這個讓淚潮傾沒了的兒子。香煙縈繞在空間，彷彿傳來老人家的聲音說：「兒呵，你總算回來了。我們都感到很高興、很滿足！——」那種聲音，像幻覺的，在張權的耳膜裡迴響。照片上的父母親，永遠用一種體諒和憐恤的眼光，透過寂寞的空氣，向靈案下的一對小兒女傳遞着。張權傷心到出血的，用手爬抓住案桌，因使力故，搔得桌面「獵獵」作響。他把頭額，不住的敲擊在桌面上，發出的聲響，像伴奏着他力歇的哭聲，使屋子內的氣氛，完全罩在千古難釋的愁情裡。玉嬋則站在一畔，低垂着頭，讓斷鍊似的淚珠，簌簌地濺向胸前和地下。她在悲悵間，偶眼所見，張權臂膀上，烙着一行數字和日軍捕虜的營記。也看到，張權在偶然抬步時，那種歪頭姿勢，使她驚覺到，這個苦難歸來的親人，不僅是傷了心靈，也壞了身軀。他如今，已是一個行動欠便的瘸子和廢人了！

玉嬋百感交集，益發的扯亮聲音，在心坎內發出尖厲的哭聲。她哭的是，父母的早亡，也哭的是，命途歪蹇的阿哥，在飽歷苦難之後，仍然帶着傷殘的身軀回里。上天太不公平了！讓一個無辜者和戰爭無涉者，竟在闊別多年之後，帶着永世無法彌補的傷殘重返故里！——玉嬋哭着，她揮掌捶擊着靈桌。她哀嚎地呼喚說：「阿爸阿媽呵！你們看到阿哥嗎？他多可憐呵！——」她把靈案的物事敲得顫抖，連父母親的遺照，也像感應到，前此沒有的哀痛。在他們的瞳仁裡，閃過一點宛如幻覺的愁悵。

良久的哀慟後，兄妹二人呆坐在起坐間。燈火把二人的軀影，落寂的倒印在地上。窗外拂來晚風和蘭花香。天穹處夕暉涵湧。在大氣層的內外，反射着一圈金輪，在歸鳥橫飛下，隱約可見一重海角唇樓似的幻景，在天際上飄浮着。天空下陳臥的山嶽，罩着夜霧。從遠外望去，夕影把天地一色，染得淡淡的。使人無法不興起天地不仁的哀愁。

張權讓淚涕自然吹乾之後，意識裡已由哀傷，而漸歸於平靜。父親的靈牌上，清楚的鐫印着卒年。那是他離家後的半年光景呵！阿爸就在他陷身火獄，在東城的集中營裡，讓日本軍人千般侮辱和折磨時故去的！當日他是多麼想家想阿爸想阿妹呵！甚至故去遠年的阿媽，也宛如重生似的，不時活躍在他的腦海裡。他甚至，經常追憶到，童稚時，父母帶他倆兄妹遊街市的情景。那種天倫樂趣的幻景，就是他身處羈囚時的撫慰和憧憬。他竟以為，果

有一天，他會和阿爸阿媽阿妹，一起觀賞故鄉的八月燈節。那如海的燈花，自黑暗的街角，一直燃燒到遙遠的蒼穹。那種悅樂，那種人間世的溫馨和酣夢，一直緊伴着他。在集中營的枯寂裡，在日本軍人的唾罵中，在死亡和疾病，緊緊追趕着他的歲月烙印內，這種撫慰和憧憬，一直支撐着他，使他枯竭的心靈，重獲力量。使他因此，不願在日本軍人的屈辱下死去。因為，他還有回家的美夢。夢中由阿爸阿媽攙扶着，阿妹陪伴着，觀賞不絕的，天長地久的燈節，和享受甘醇的人間美好親情！

可是，這一切都成泡影的幻滅！他至少的希望，能夠身經苦難之後，回來看到古稀慈祥的老父。可是，事實告訴他，他只能見到岑默不語的父親遺照，和憑此而追憶他昔年已逝的音容和笑貌！一切都太不可恃了！一切皆由一場戰禍，而使到天上人間枉斷腸。一切都是侵略者的鉄騎縱橫，而締造了幾許人世的離鸞和孤鳳！

張權乏力的，站起身來。他對匍在長椅上啜泣的阿妹玉嬋，很帶憐愛的眺望一眼。玉嬋坐在內房外的條椅上，在房間的帷幕後，隨風掀起一角。張權疲憊的淚眼轉動一下，終於適應了房內的黑暗光芒，而看真切，牆面上掛着一幀結婚儷照。那女的是她玉嬋，伴着她的，是一個國字臉型，濃眉厚唇的男子。二人對着鏡頭，作幸福沐浴和期許的微笑。房間幽黯下，窗外透出絲絲的夕光。張權瞥眼間，看到一個嬰孩，熟睡在籐床上。地上陳放了一些玩具和嬰兒用品。在張懸着蚊帳的床褥上，可隱見一對繡着鳳凰飛翔的軟枕。床單上印了一個，已褪色的紅囍字，床頭架上，放了一些小擺設和家庭用器。這是一個小小家庭的佈置，使張權很快就明白了，對玉嬋凝望了一眼。這一瞬間，他才覺察到阿妹已經成長和成熟了！人生有好些階段，就在你不知不覺中，已轉化在你的眼前。有些事情，你本以為還在遙遠的期待。可是，歲月在岑默中推移，很快那些你原本陌生的物事，就無聲無息的擺放在你面前。使你驚覺到，歲月真的是無情，而你真的是衰老了！

張權靠窗望了幾眼，又回身走近玉嬋的坐椅，對她耽望了半晌，才幽然平靜的說：「妳已經組織了小家庭，阿妹？——」他說着，再次游望屋內的陳設。這裡和從前，是有些不同了。在廚廳內有各式，從前沒有的、嶄新明亮的炊具。地板上，有多了幾雙男用的便鞋和皮靴。有一件男用的雨衣，正掛在廚廳的門畔涼乾。他記得，阿爸從前是撐傘的，他從來不喜歡雨衣，說那太累贅太洋化！

玉嬋臉頰有點酡紅，連忙用手指向內房的板壁，那張結婚儷照，很清楚的浮現在那裡。她似乎有點歉疚的說：「我和他，是年多前才結婚的。你知

道嗎，阿哥！我孤身一個人，真不知道如何活下去！——」她蹣着熱淚，把兩只眼睛都哭得通紅。張權擺擺手，用撫慰的口氣對她說：「沒有人會怪妳的，阿妹！——」玉嬋抬頭，用篤定和自信的口吻說：「他真的是一個好人呵，阿哥！——」張權點點頭，用一種信賴的眼光和微笑，對她緊瞅着。他沒有說話。玉嬋也舒了口氣，很感釋然的，用手背拭去淚汁。嫩滑的臉龐上，這才透出一絲兒的適意。屋內的燈火越來越明亮，屋外反倒落入初夜的虛黯中。隣近人家有各種的喧鬧聲，也聲聲刺耳地送入屋內。張權走近靈案，用眼睛默然的凝望着父母的遺照。煙柱已燒剩過半。那種鑽鼻的氣息，使他眼睛苦澀得幾乎再淌淚。但他努力平抑自己，使說話說得極其清晰與平和。「阿妹，妳要告訴我，阿爸是如何過世的！——」張權問罷，移動殘跛的腳步，走近長椅畔坐下。他難過的附加說：「我離家三年多，也不知受了多少苦難。最終還是傷殘了身子才回來！」張權敘說着自己的不幸，倒不激動，語調充滿着舒然感。

「呵！可憐的阿哥！——」玉嬋激動的，用雙掌捂臉，讓熱淚，奔流似的從指縫間洩出。她無聲的啜泣，使屋子內的空氣，驟然間翳悶起來。靈案上的父母親，像顯靈似的，把煙柱上的氣息，吹動得不住搖擺的逸向半空。張權也難過的，和自己如摧心似的痛楚奮爭着。他一臉痙攣的，用顫抖的手勢，無意識的擺揚幾下，才喘着氣息說：「我不應該，再提這件事了，是不是？那都已經發生了，並且沒有法子挽回！——」張權兩手撫摸着膝蓋。他幾經痛苦，才把自己如潮的愁緒平息下來。他蒼白着臉，呼吸沉重得使自己也到駭然。玉嬋則輕撫着胸膈，讓自己強加地吞下哭聲。兩兄妹在岑寂的起坐間，讓「的答」有序的鐘聲，成為屋子內唯一有生氣的東西。時鐘敲着響亮的錘聲，噹然不歇的連擊七下。那已是正式的入夜時分了。窗外因晝短夜長。夜幕甫垂下，已見到螢火蟲飄舞在花葉間。屋後的天窗外，仰頭已可見到，空際的冷冷星華。

「還是告訴我，阿爸是怎樣過世的吧，阿妹！——」張權已從紛亂的情緒中平靜下來。他望向玉嬋問說，並和她坐得靠近一點。那種兄妹的親煦感，使他又熟悉又陌生的心頭悸動。玉嬋用手絹蘸着眼眶的餘淚，說：「阿爸，是在日本人統治的半年後故世的！——」她用手絹掩着半截臉，讓她的表情，只能讓人猜到而不能看到她的悲感。「這個，我是知道的！」張權領首，並皺搖着眉眼，望向父親那嶄亮的靈牌和遺照。「阿哥失去消息之後，我們就風聞到日本人到處虐人的消息。有人報說，阿哥是被日本人抓去當工役。也有人說，被抓的人，

都運去送死！——」玉嬋半欷泣地敘說着。「消息傳遞得紛亂。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我們也無法弄得清楚！」她歇下聲來，好像當日的恐怖和焦慮啃噬着她的心。她把手絹輕咬在嘴角內，宛似要下定很大的決心，才能把當的情景追憶回來。

張權半閉着眼、垂着頭。好像在腦膜裡，盡情想像當日的情景。他憑諸他能設想的，想像當日，日軍街頭截虜平民，在本鎮間造成的種種謠言和不安。人們在奔走相告時，那種驚魂落魄的緊張和惶懼，一下子宛如一齣電影般，在他的腦際間旋映。他好像看到阿爸阿妹，那兩副淒涼和愁苦的臉龐，在好多好多痛楚不堪的臉龐裡，兀地浮現出來。他們哀求而無助的，在四處的人海中和曠野中，不住的呼喊和招叫着：「權兒，你在那裡呵！——阿哥，你在那裡呵！——」聲音越過人海，橫過曠野，終至在渺渺無盡的天際外消失。而他，却在日本人的魔掌下苟延殘喘。日本軍人的刀鎗劍棒，使他匍匐在黑暗無邊的地獄裡，一直呻吟到天明。而又從天明呻吟到遙長的歲月。人月也不團圓！好像造物在弄人一般！——張權嘆了一口氣，這是很沉重的。嘆出了他所有的痛楚和災難。也嘆出了天下蒼生，在這一場亙古未有戰禍中，把自己大好的生命和鮮麗的血液，擲在洒在這無疑糟蹋了的渾水中！——再回到桌椅上來，玉嬋已為他送來了一盅熱茶。那種微溫的熱氣，使他感到，家人的體恤和關懷，是天地間一切都無法取代的！他呷着茶，總算把玉嬋的話，斷斷續續地聽着。靈案上的香柱已燃盡，張權又親自點亮了幾柱香。

「阿哥雖然失去了踪影。但是，隣近我們打聽過，日本人並沒有繼續屠殺。也沒有人發現，有什麼人殺了，被拋棄在荒野外的事。我們這才稍覺安心！——」玉嬋一邊說，一邊把屋樑上的吊扇掀動了。雖然這是深雨之後，但熱帶的暑氣，很快就在四間盤升。張權把身軀靠在椅背上，回憶似的說：「我們當然是吃了不少苦頭。但日本人還不想殺我們。至少，我們能夠替他們開山築路！」他比劃了一下微弱的手勢，說：「那地方，是我們做工役的地方，建造了一條四百多里長的鐵路！——」他本想說得更多，但稍思索後，又牽牽嘴，苦澀一笑，不願說下去。

「呵！我明白了。阿哥，那是傳說中的死亡鐵路！」玉嬋在驚訝中，發出了令人神經發顫的磨牙聲。「隨便怎樣說都行。那裡開發山林的人，築鐵路的人，死在山瘴瘴疾中，據說總在萬名以上。我在那裡呆了半年。後來，才調到隣近的集中營，直到戰爭結束後！——」張權邊說邊燃着了煙。玉嬋為他遞送了一只煙缸。「可是，阿爸很不放心。」玉嬋坐在燈照的光輪外，使她的臉色，看來有點暗

淡。她說：「不放心，是因為，日本人在西城殺害了不少人。從那些死裡逃生的人說，有幾十輛的軍車，把人運到荒山大澤，或僻靜灘頭，統統用機關槍殺光了！有人說，整千上萬的人，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斃，然後集體掩埋在一起。許多人經過鄰近的莽林或沿澤，都可以嗅到濃烈的腥臭，和發現漫天飛舞的蒼蠅和蚊蚋！——」玉嬋如墜在噩夢裡，意識隨着當日所聞，而侃侃憶述着。張權彈了彈煙灰，聲音沉悶地說：「的確是有好些人被殺了，我也目睹過這類悲劇！」他把煙霧噴得滿屋都是。

「阿爸沒有一刻放心得下。在你失踪那日起，不論白天晚上，都四處奔走，打探阿哥的下落！——」玉嬋把身軀微俯向張權。在燈光的照射下，可見到她癯白的臉頰上澀着汗。「每天的黃昏，阿爸就偎在這裡——」她站立起來，指着門庭外的竹籬邊，續說：「阿爸就在每天日落前後，靠立在竹籬畔的黃蟬樹下，用茫然和失神的眼光，望着巷口的遠盡處，望向夕雲由璀璨而轉昏晦，而最終的黃昏的燈燭熄後，他才失望的，拖着老邁的身影和疲乏的腳步，走回起坐室內，呆坐在這裡！——」玉嬋半嚥着哭聲，陳述着阿爸當日痛失兒子的苦況。她說：「阿爸說，要盼望到你歸來。他說，他相信，你終有一天，在他盼望的黃昏夕影下，看到你獨步歸來。而且，比他想像更健康更碩壯的歸來！——」玉嬋說到這裡，已兩肩打顫的哭不成聲。張權癱着腳，撩起輕拂的窗巾，望向虫聲嘶鳴的庭院外。那蒼老但猶挺拔的黃蟬樹，仍然傲立在沉沉的夜空中。它生長的姿勢，微微弓腰而向前彎垂，那姿態活似是一個人，臥身向前，把眼光集中在遠處，而期盼遠道歸來的遊子或天涯孤客！——」那種心酸的況味，使張權咬噬着蒼白失血的嘴唇，聲音從喉嚨裡，哆嗦着說：「我使到阿爸，和妳阿妹，都太痛苦了！——」他站立窗沿，抓住冰涼的鉄框。兩手發顫，而淚水如瀉的衝向頸脅。

「阿爸，每天都帶着這幀照片——」玉嬋說着時，從另一虛黯的牆上，拿下一幀鑲着木框，但顏色已漸次告褪的照片。遞給張權，說：「他老人家。每天都帶着這幀照片，向每一個從日本軍刀下，逃生出來的人打聽。問是不是見到過這個人！他叫張權，是一個小學教師！——」玉嬋已無法自抑。她用手掌胡亂的拭着嫩臉上的淚。她抽抽嗒嗒的，讓自己完全沐浴在淚海裡。張權把相框接在手上。他看到玻璃鏡面，如花綻似的，流溢着玉嬋的淚水。也彷彿一剎那間，看到阿爸老淚縱橫的，持着相框，到處向人乞求訊息的表情。他一時無法自抑，竟嗚咽地痛哭起來。在淚眼滂沱中，他看清楚照片中人。那是一個眉清目秀的青年人。他剪着平頭裝，身著校服。臉相在矜笑中，流露出一種對生活的

嚮往和信心。他那一年剛好畢業離校，在戰雲密佈的大時代中，他對山河日後，仍然懷有巨大和樂觀的憧憬！他當時懷着豪情，只要戰爭的陰影廓清，他將買棹西行。到一個學術文明高度發展的國家，尋求新的知識和理想。他相信戰事很快就會在西方結束，而且本地區，也不致淪為，日本軍人和英殖民地主義者試武的地方。也很有準備的，只要短期在教學中，籌到一筆預定的盤費，他就很可能，在短暫的期間內，展翅高飛，而遨放向新生命的新仕途！——但是，霹靂一聲，炮火粉碎了他的鴻圖和壯志。

張權頹然的復坐在座椅上。他把相框擱在茶几上，眼睛裡溢滿淚水，但他仍然忍住，不讓自己再嗚咽的哭泣出來。他望向父母的遺照，欲說而說不出的，用搖晃的腦勺，表示出自己的愧疚和傷痛。屋子內除了鐘聲敲打外，空間幾乎像凍結了。那種寥落和空虛，使人不像是處身塵世，反像是塵世在遙遠的天邊，而這裡是脫俗的蓬萊和仙景。

內房的嬰孩，有轉側着身軀的嗚嗚叫聲。玉嬋返身入內。把孩子抱了抱，才發現他在溺尿。她花了幾許的勁和心神，才把嬰孩的尿巾換淨了。她仔細的把嬰孩哄着入睡。張權這時候，才舉步走近門畔，借着起居室的燈火，仔細的看清楚房內的陳設。這裡原是故父母的居室，當年這裡堆置着，各式陳年典雅的舊家具。經過一場戰難，大概都讓家人變賣清光了。如今，這裡陳放的，都是一些質薄虛浮的家私。張權瞥眼之間，發現房內，有一碩長的梳裝鏡，鏡面上閃着星光。起居室的燈照，被反射過來，把張權的身影，也全然而無保留的倒照着。張權一陣錯愕。他彷彿看到，一個身軀碩長而面容憔悴的男人，歪着腳步，正在那如幽洞似的空間，對他鄉掄般地訕笑着。那個男人，比他想像中，還要落魄的，沉埋在幽黯的空間。那個男人，竟然就是當日俊拔，而今却淒然落魄的張權！——張權幾乎失聲的呼喊出來。他背倚在門沿的框邊上，讓自己的心跳，逐漸變成心痛。他真的不敢想像，當日的他，和今日的他，竟然有這樣巨大的分別！如今阿爸阿媽仍然活着，到今天，看到他這一副顏容落索的模樣，他們將是如何的傷痛和失望！——他一下子，忽然想到，如果他死去反倒好。至少，他不致帶着這一副殘軀，回家見親人，和回家見另一個他朝思暮想的愛人！

玉嬋把嬰孩哄睡之後，復入廚廳，把煮炊好的晚膳擺好在桌面上。張權仍然思緒紛亂的，想起從前種種，和今之種種。玉嬋邊抹着濡濕的手，邊自廚廳回步到起居室來。張權正在發勁的吸悶煙。玉嬋坐在椅子的抹手上，說：「三年前，這裡讓日本

人，搞出了一場大水災，把房舍大部份都浸沒了。我們家也受到破壞。阿爸又傷心又氣惱的，把許多老家具，都典賣出去換錢！——」玉嬋望向庭院深深處，那一排阿爸生前鍾愛的蘭花，說：「許多好花，都逐漸荒棄了。阿爸每一天，都在忙於探尋你的下落。人也瘦了，病也來了！——」說着，她沉重無比的嘆了口氣。

張權悲吟似的說：「是我害苦了阿爸哦！——」以下即是他無聲的悲嘆。「剛好那時間，我認識到他！——」玉嬋返身，用手輕向房牆上的結婚儼照遙指一下，臉上半點靦腆地說：「他叫黃建生，是當時的一個商業機關的文員。如今在市政局的土地署辦事。他爲了找你，也幫阿爸出了不少力氣！」玉嬋說到這裡，語氣內充滿對黃建生的感激。張權在喉嚨內哦吟一聲，一面領着首表示明白。「阿哥你也知道的。戰爭前後，都有好多的蜚短流長。幾乎每一天都有消息，關於種種。但是，幾乎沒有一樁是可信的！」聽着，張權銜着煙，神情疲憊的說：「我都知道！——」「建生這幾天，是加班工作，所以，要晚一點才會回來。他將告訴你，阿爸是多麼心力交瘁的，要把阿哥找回來的！我從沒有想到過——」玉嬋鼻子一酸，又讓淚水沿臉頰流下。「阿爸，竟然是這樣疼愛阿哥的！我到那時候，才知道，父母愛子之心，是何期的懇切。他們愛子女，真的是無私的奉獻和犧牲！——」說到這裡，玉嬋潸潸地淌着淚。屋外傳來小販叫賣聲。一個年邁的老者，推着殘破的三輪車，用嘶啞的聲音，叫賣着「叉燒包」。張權和玉嬋正在唏噓嘆息的時候，門扉外隱聞到有腳步聲。有人在推動着腳踏車，並不住踢到各式擺在地面上的花盆。那聲音表示着一個家人回來了。他並且輕輕的咳嗽着。

「是他，回來了！建生！——」玉嬋撥拭臉上的淚，用低悄的聲音對張權說。後者略爲移動一下坐姿，回頭望向開動的門扉，他正站立起來，門檻外已站立一個魁梧的青年人。他的樣相和照片中一樣，只是濃眉下的凹眼，在看人時多一份炯炯的神采。他像永遠掛着笑容似的，嘴角如彎月的撇下，使他看起來，在爽颯中夾着誠摯和周到。他穿着淡褐色的制服，手上擎着絨帽，一邊對張權露出矜持的微笑，一邊把絨帽掛在門沿的架子上。他說：「這一位，一定是張權哥，是不是？」他說着，望向身畔的玉嬋。後者領首，並苦笑的說：「他看阿哥的照片千萬遍，早已經對阿哥很熟絡了！——」她這話是對張權說的。屋宇內，一時充盈着家人的溫暖和寒暄。三個人彼此張望一眼，宛似有千言萬語，真不知如何開腔才好。張權稍爲提步，走向建生，伸手和他握着，並說：「阿妹對我提過你了，建生！我們已是一家人了！——」他用力而認真的握

着建生的手。他用眼睛專注了對方，說：「希望你和阿妹，永遠的過着幸福日子！——」張權說到這裡，忽然有長者的悲哀。他不住擰頭，把握着建生的手，抽回來，在自己的眼眶邊輕拭着淚。建生呆然的，坐在張權的椅對面。一瞬間，他內心有無限的感慨和沉痛。他眼看到張權，那副早和照片中的他，大相迥異的樣相。他那種風塵感，決不是語言所能盡述的。他舉步間，表露出他那副癩子的形態，更使到建生錯愕和難過。他想不到，劫難歸來的張權哥，會變成這麼一副形態！他想起，當日阿爸到處請托，打探他的下落時，他決不想到，最後人是回來了，但回來的是一副憔悴的顏容和殘缺的身體！

只在短暫的想念間，張權、玉嬋、建生，都恍似被同樣的問題，困擾住了。想到生之無奈，和生之沉痛，三個人不覺魂銷萎頓的，坐在寂寞的起坐間，讓時間靜默的流去。也讓三個人，好從激動和創痛中，漸漸復甦彼此的心智。從麻痺的傷痛中轉醒過來，重新面對生命和生活！——張權在岑默後，終於像一個宿醉而醒的人，對玉嬋說：「阿妹，妳替我再倒一盅茶吧！——」他的說話，像解凍了千年的冰封。在屋子內，氣氛頓時又活活躍起來。玉嬋恍如心靈的鬱被解開了。她抽了口氣，用懇切的語調說：「可以的，阿哥！」說着，她的腳步聲，即逐漸消失在燈色幽明的廚廳後。起坐間只剩張權和建生二人。張權自己燃了口煙，問建生說：「你抽煙嗎？」建生擺擺腦勺，有點羞怯地說：「我不會，張權哥！」張權食指捏着煙捲，在煙絲縈繞中，望向這個前此完全陌生的年青人，心裡百感交集，但嘴上虛應了一聲「嗯」，就沒有再說話。

建生擺正了坐姿，稍爲舔了舔唇，說：「玉嬋已經告訴過你了，張權哥。在戰發的第一年，阿爸一直都很惦記你！——」他說到沉痛的往事，喉嚨有點發澀的，不知如何爲繼續。張權垂着眼臉，如沉吟的說：「我都知道了。總之，我給大家帶來了太多的苦難！」他自責的說，邊咬着牙齦，使之磨出微然的聲響。「阿爸他老人家，也經不起憂鬱和傷痛，就在張權哥遍尋不獲之後，終於一病不起，在半年後故世了！——」他說完，噓嘆聲中帶着傷痛。張權則「噴」聲不住的，搖着腦勺，把泉湧的淚水強忍住在眼眶內。屋外夜鶯在屋簷嘶鳴不已。屋內則見到，玉嬋在張權的椅畔，茶几上擺上了熱茶。她也爲建生端上一盅。屋子內，三個人各懷心事的噤聲不語。

張權低首呷着熱茶，建生却說：「好幾次，阿爸跋涉十幾里路，去找尋張權哥的踪影。他聽人說，某處有日本人屠殺了整批的人。自己內心按捺不住，一心要打探明白，就獨自走許多路，到殺人的

現場去探視究竟！——」建生稍歇一下，低頭呷着熱茶。玉嬋則續說他的話：「聽說在蒼莽的野林間，日本人一口氣殺死了整千上百人。人人都走避唯恐不及，絕少會涉足在殺人的現場。可是，阿爸不然。他總是乘着月明星稀之夜，在屍叢裡逐一辨識。他一方面熱切的找尋阿哥，一方面又失望。他找了十幾個屍坑，一點線索也沒有找到！——」玉嬋說到這裡，傷心和疲累，使她心神恍惚的蒼白着臉。張權苦悶難伸的，把半截煙捲，硬生地揷熄，說：「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倒願意讓阿爸找着。這樣，也許他就不致鬱鬱而終！」他說得沉痛，連額角的青筋也凸出了。玉嬋則悲慟的掩臉。建生則用手輕覆在她的肩膊上。屋內屋外，都瀰滿一種夜的寥落和空虛。三個人的心間，都讓愁情所浸沒了。

半晌，還是玉嬋先說：「阿哥，我們一起進飯吧！」她說罷，逕自走落虛黯的廚廳。起坐間內，建生搓搓手，用無意義的動作，讓自己的思路得以調整。他想了半晌，才說：「阿爸臨終之前，囑咐我們，一定要把張權哥找回來。他說，只要你回來，他在地下也感到瞑目！——」建生說着，彷彿墜在前塵往事中。那天，阿爸臥在床上，氣若游絲。他臨終仍然苦撐着氣，用顫抖的口氣，對建生和玉嬋囑咐。要他們一定在他故身後，千方百計把張權找回來。他黯啞和沉痛的，發出臨終前的幾句話，說：「即使張兒已故世，也要把他的屍骨運回厚葬。要好好的供奉他的靈位，永世永代的紀念他！——」老人幾乎威逼的，要建生和玉嬋答應這件事。他才轉身垂下眼臉，含恨的離開人世了！——那不過是三年前的舊事呵！如今追憶起來，倒好像是日昨的事！人生真的有許多事，是不論你如何甩忘都忘不了！親情是一種，愛情是一種。兩種都使人每當憶及，都如萬箭貫胸的錐痛！此刻，屋子內三個人，就讓親情傾瀉得幾乎內心淌血！他們都感到，欠下老人的太多了。多到窮此一生的償還，都還不清切！

廚廳的黯淡燈火下，張權坐在飯桌畔，低頭嚼食他回家來後的第一餐。他從碗沿抬起眼線，望向一直岑默進食的建生和玉嬋。他想起方才建生對他說的話：「阿爸另外囑托我照顧玉嬋。他要我們答應，不必忌諱。在他故世之後，盡快完成婚事。一切都發生在戰時，不要拘於俗禮。要好好的生活下去，直到和平的歲月到來！——」阿爸的囑咐，恍似隔着無垠的空間，而迴響在張權的耳畔。他感到心酸和心傷，連忙放下碗筷，低聲說了句「對不起！」就回身走落起坐間內。他在椅子上坐下，又感到胸臆有爆炸似的悵悶。喉腔裡乾澀得發噎。他牛飲似的灌下茶水，胸口內的蔽翳，仍然不能舒伸。

他無奈的兩手抱着頭，用悲涼的口氣，喊了句：「阿爸哦！——」他沉痛的悲喊，使到靈案上的煙火，也震撼似的搖晃不已。父母親的遺像，在淡黃的燈照下，恍如錯覺一般，看到他倆震動悲涼的眼睛。一聲悠長而悠遠的呼叫：「權兒呵，你回來了！——」那聲音旋風一般，在起坐間升起。燈光也隨着幻覺，而漸然幽淡了。屋子內的氣氛，一時間有一種詭譎的難堪。張權突地站立起來，弓身匍在父母的靈案上，嘴裡抽噎不已的，用含糊顫抖的聲音說：「我對不起阿爸阿媽，對不起所有的人！我給大家帶來太多的痛苦了！——」以下全是他的啜泣聲。屋子內，建生、玉嬋站在張權背後。三個人的動作凝結了一般，直到初夜的鐘聲響了，張權才在建生和玉嬋的引導下，回到早年自己的後房去休憩。張權走過石板砌的過道，越過廚廳，在那半明的門扉外站立。玉嬋一手掀亮着燈火，一邊說：「阿哥的住房，我們多年來一直保存着。我們感覺到，阿哥總有一天要回來的。我們一直沒有搬動過你的家具！」玉嬋說着，已拽開厚重的門扉。隨着一顆淡黃的燈泡，房間內馬上浮現了，張權如夢般熟悉的形景。床鋪書桌書櫥都在。甚至牆面上，仍張掛了他早年畢業的全體照。也有部份瘀黃的生活照和繪畫。有一幀他早年繪畫的水彩風景，是漁舟晚唱一類的作品，今仍貼在牆上，面對着這個心魂俱傷的千里歸人！牆面四周，掛着張權當日的手書，無非是「三省吾身」之類的。他看到一幅褪色的錦旗，仍然和歲月爭持似的掛在那裡。那是他們學校歌詠隊的冠軍獎。在那一年，在他青春和活力最蓬勃的那一年，他認識了後來的美嬌。那一天，在頒獎的儀式上，他邀美嬌作座上客。她在儀式後，和他言笑晏晏的作賀和合照。那幀照片，如今亦塵封地貼在牆面一隅。在照片上，兩人滿臉溢着愛情的悅樂和神秘。

張權有一陣子的功夫岑默。他如跌在夢之海裡，載浮載沉，不知身之何處。他想起流轉的往事。想起才三年多的時光，許多人和許多事，都快變得，連他都認不出來了！像這間臥房一樣，從前他在這裡讀書和幻想，一心以為自己在大時代中，一定有一番作為和抱負。可是，一場戰燹，什麼人和什麼事，都化作風流雲散。他回來了，可是阿爸不在了，自己蒼老了！一切都像命運的嘲弄。在他步入臥房的一刻起，那種使他胆怯的陌生感，陡然地溢自他的心間。他停佇腳步，對清冷的臥房，凝望着發呆。

「這裡經過一場水災，我只換過一張床褥。阿哥，你所有的書籍，都收藏在書櫥中！——」玉嬋拖拽出一張藤椅，並用桌布揩拭着上面的灰塵。張權半清醒的頷首，只在嘴上含混的答說：「太好了

，阿妹！——」建生却在身畔說：「明天早上，我們和張權哥，一起到墳上拜祭阿爸哦！——」張權似應的說：「好呵，建生、阿妹！——」建生復說：「我先去洗個澡。張權哥，你和玉嬋談談吧！」張權才如夢醒似的，抬眼望向一臉熱切的建生。他感到有些內疚，對家裡的人，欠負得太多了！他用一種感銘的語氣，對建生說：「回到家裡，見到家裡的人。我感到絕大的安慰。」他比劃着手勢，把未盡的心意盡地表示出來。建生臨走落浴房的時候，回頭對張權說：「你回到家裡來，張權哥。我們太高興了！」他那種笑容，是充溢着滿足感的。張權對他揮揮手，才自己坐在籐椅上。他用手撫摸着椅把，全身重甸甸地在椅面上。他像無比適意地，長長舒了口氣，對玉嬋說：「家的溫暖，只有離開過家的人，才會體驗得到的！」玉嬋沉應了一聲，過去把窗扉推開。隔着沉沉無涯的黑空，夜幕把普天下的一切掩沒了。星華灼灼而亮，月兒今夕埋在半薄的雲彩裡。一顆流星掠過虛渺的黑空，終於在遠山的巔頂上燃熄。大地像打鼾似的，起伏奏鳴着夜籟。隣屋的起居雜音，不住的從屋外流進屋內。

張權和玉嬋，兄妹坐在籐椅上。中間隔着陳年的書桌。上面覆着厚重的玻璃，其下仍留下，當年他教學時的課程表。一張手繪的、顯出筆法樸拙的賀年片，是一個當年他班上的學生送的。那上面描着一只瑞獅在起舞，旁邊繪着一簇鮮花。上寫着美術字「恭賀新禧」。賀年片的色澤，已隨歲月而歸於清淡。——張權呆看了一回，頓時感到世事的無端。在這賀年片收到的兩週後，本地區的戰事，已進入高潮而終陷於敵手！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恐怖，隨即在新年伊始的春節裡，而蔓延在四周。人們在和平的年月里，忽然掉在戰爭的夢魘裡。人們聽到的，不再是往年的鑼鼓聲和鞭炮聲。人們惶惶終日，所聽到的是，日本軍人的磨刀聲，和各式各樣的軍機聲和鎗炮聲。當日本軍機越過海峽，在這個東方著名大城裡擲下第一顆炸彈時。隨着一部份遭殃者的斷魂，在本是沉睡在和平歲月裡的庶民，一下子如澆冷水的驚醒。人們在春節的日子裡，開始佝着腰，在日本軍人的刀影下，誠惶誠恐的渡過，淪陷區的第一個新年！——這些事，都讓張權，從一張褪色的賀年片上勾起了。他望了望玉嬋。後者也大氣喘喘地，頻頻搖着腦勺。宛似她也讓紛擾的舊夢愁困住，而無法自拔。

張權無意識的，伸手把書桌上的枱燈，掀亮了，又掀熄了。光火燎亮時，他一瞥眼間，看到牆面上，釘貼着一幀，他和美嫦在海濱勝地，留下的甜蜜合影。照片中人，彼此都相偎着，而無言的傳遞着，愛情中特有的溫馨和豐美。那時候的張權，是

風儀卓拔的。那時候的美嫦，是姿容婀娜的。那不過是三年有餘前的事。中間隔絕着一場血影滔天的戰爭。戰火瀾漫後，一切舊的記憶，都幾乎燒毀了。一切看起來想起來，都似乎遙不可及的模糊不清了！親情也許經越火鍊而彌堅，但愛情呢？呵！——

玉嬋看着張權，在無意識中，機械似的，把枱燈掀亮又扭熄。動作一直重複着。她知道眼前的阿哥，一定是讓無法釋然的心事攫住了。她輕啣了一聲，敲破岑默的呼了聲：「阿哥！——」張權怔忡間，才意識到自己的着迷，他用手掌，抹拭一下臉龐說：「我一直心神恍惚，大約昨晚沒有睡好！」他為自己的砌詞虛飾，而感到耳根上一陣麻熱。玉嬋在燈火下，看着有點蒼老的張權，不禁沉重的說出了聲：「阿哥，你也太苦了！——」張權抽出一支煙捲，緩緩地燃亮，然後吮吐着煙絲，說：「誰不是呢，阿妹。經過一場戰禍，每一個人都備嘗了艱苦！——」張權邊說邊吐着如雲的煙霧。窗外吹來颼颼涼風，一群飛蛾猛向燈火處撲攪。牆角下有蟋蟀不住的嘶鳴。夜的靜，使人感到天地間，好像一切生物，都活着。但却感到活着，是一種無奈和寂寞！——張權忽然，狠狠地仰脖，向窗外無盡的黑空噴氣。

玉嬋有一種女性特有的觸角。她自阿哥的眉宇間和噓嘆間，已知道他心之所繫，是一個遠年難忘的愛人。那個和他有終身盟約的女子林美嫦！可是，事實在今天，經過一場如荼的戰火後，許多事，都因塵世的擾攘而推移了！愛情如果經過長期的冷卻，再熱的愛情，也會變成死灰而面目全非的！——玉嬋想到神傷處，用手支撐着額頭，眼臉垂下，像找尋心理上的一刻安撫。她想起當日，美嫦來找她商議時，那一臉的羞愧和不安，到如今仍然活躍在她的心頭。她來找玉嬋說，她打算結婚了，就在張權在塵世上宣告匿跡後的一年。她在家庭的慫恿和壓力下，終於和一個舊同學，宣告共結連理！那件事，使美嫦異常痛苦和惆悵。一方面舊愛杳無踪跡，一方面新歡燙貼和殷勤。一方面亂世的謠啄，使她無法相信，這一場戰爭會有重光故土的一日！日本人說，解放本區殖民地事業，是千秋萬世的。因此，西城也換上了，一個滿有東洋色彩的稱號。而因此她相信，張權這一去，將是永遠和遙遠的了。沒有一個女子，會迢迢無期的，盼望一個未定歸期的歸人的。何況，一方面林家上下的支使，人人都為她的虛擲青春而不值，這就使到美嫦，在無數個夜晚的徘徊和苦思下，終於把她的愛情，從張權的身上，移植在新歡的身上。她知道，她這樣做的理論是薄弱的。但苟為亂世人，她又是一個女子，她的抗爭力是有限的，意志力也堪摧毀的。於是，

爲了求其心理上的慰安，她找了玉嬋一次，在這屋子裡，說明了自己的衷委，也求諸了玉嬋的原諒。她對玉嬋說：「原諒我吧，玉嬋。我不會再等待張權。因爲，我恐怕等不到他的回來！——」

呵，等待不到他的回來！——所有的人，都這樣想，張權大概也不再回來了！張權一定和其他亂世人一樣，在戰火的煙硝裡，在大時代的泡瀾渺渺的人海中。他之回來，是奇蹟。不回來却肯定是一種事實和一種必然了！——玉嬋記不清，當日美嫦是如何離開這間屋子的。她只記得她，微弱而哀求的說了一句：「請妳原諒我吧，玉嬋！——」然後她揮拭着酸淚，在滿庭花放，但遠空却飛旋着日本軍機的晴空下，緩慢的推開竹籬，用緩滯和傷痛的步伐，離開張家，而把身影投入塵湧瀾漫的遠盡街頭。

那不過是兩年有餘前的事呵！一切都真實到，可以讓人觸摸的擺在眼前。一切，甚至當時的空氣，都可以嗅到似的，在她的鼻腔內游動。她耳畔宛似，猶聽聞美嫦抽噎聲，伴着她漣漣淚影，而在這燈火晃亮的臥房內，重生似的躍動起來。美嫦那句哀懇無奈的「原諒我吧！——」在真實和幻象之間，在這夜涼下，顯得有點落寞的臥房內盤升起來。玉嬋受到震撼一般，用顫抖的兩手緊抓住籐椅座把。她把呆定的眼睛，望向埋在煙霧裡沉思的張權。

張權站起身，把煙蒂最後彈向窗外。煙蒂的火花四濺，窗外的蛙鳴也不絕於耳。張權終於說：「阿妹。我們同時候，想起美嫦，是不是？——」他半偎在窗沿，望向漫游的夜霧，緩緩的升越而起。把屋後遠方的農舍都掩沒了。張權沒有望向玉嬋，但却可感受到她難過的喘息。臥房內涼氣漸濃，張權也感到皮膚起疙瘩。但他仍然屹立着，固執的等待玉嬋的答覆。空氣一時像冷封了。二人都不想提的，如今不得不提了。感覺上，張權已意識到，這是一齣悲劇！但就算是，張權也願意爲這場悲劇，痛痛快快的嚎哭一場！三年有餘的歲月，多少的委屈和傷痛，真的是值得，任何一個再堅強的人，爽爽快快地大哭一場的！

「阿哥，我遲早都要告訴你的。」玉嬋挺了挺身，讓呼吸平緩起來才說，「這都是戰爭帶來的不幸，是不是？」玉嬋自問似的說。她的嗓音聽起來帶點乾澀。「好像，事情真的很不妙呵！——」張權回身望向玉嬋。他背靠在窗檻畔，望向玉嬋的時候，他自己的臉龐，讓燈光照得煞白。他的眼睛裡充溢着迷惑和疑竇。「阿哥，我該怎樣說呢？——」玉嬋撫胸垂頭，半吞聲地說。「果然是——」張權沉痛的說，一邊拽着跛蹣的腳步，緩緩的坐回籐椅上。他把籐椅軋得「獵獵」作響，在岑寂的空間，這聲音聽來不免恐怖。

「阿哥，聽我一句話。把美嫦忘記了吧！——」玉嬋低垂着頭說。她臉上的表情，張權看不到。但後者顯然感覺到，她在極力的壓抑着內心的激動。張條攤攤無力的手勢，嘴角稍爲牽動一下，用自嘲的語氣說：「我有什麼權利強記別人呢？什麼人都有權利，輕輕把我忘記的！」張權說到最後，聲音竟出奇的微弱起來。他一瞬间，想到當日，在市場和美嫦分別的時候。那是晨光俯照的市場。她踩着腳踏車，扭動着腰肢。一個勁的踩動着車輪，在人潮黑攘的街頭上消失了。那消失的背影，想不到竟是永遠的！一個女子從複雜的背景中，走入更複雜的背景。那種消失，同時帶走了多少的思念和感情。多少的愛，多少的情，宛似流水一般，在時間的長河裡，游淌無踪！

張權咬了唇皮，用痙攣的手勢，在虛空中比劃了一下，才沉痛的說：「是她變了，是不是？阿妹！——」他極力把自己的語調，說來不像是訓斥。但他辦不到，語調中仍然是憤懣裡帶着呵責。「阿哥，你不要太氣惱！——」玉嬋抬起滿溢淚花的眼睛，望向扭曲着臉型的張權。後者輕輕「哼」響了一聲。無奈地嘆了口氣，說：「我其實很傻。我能生誰的氣呢？愛情從來就不是最保險的事！——」他說着，用顫抖的手，取下牆面上，他和美嫦當年在勝景前留下的照片。他盯望了美嫦一下。她的美姿和艷容，到今天仍鮮活的據在心頭。那影子三年餘來，都支撐着他活下去。一種歸來重聚的憧憬，使他魂夢間關的，再臨舊地而歡欣起舞。一種愛的誘惑，使他越過死亡和苦難，而千里回歸。可是，歸來倦客，所面對的，又是一番陌生的寒冷。他所期待的愛情，到此已是，滿盤皆落索的殘局。他如果仍要回憶美嫦的音容笑貌，恐怕能供諸於他的，只有手上和牆上，幾幀碩果僅存的蒼黃照片了！

張權把照片拿捏在手裡。最終，他用力把照片握成一團。手指節在使力時，發出了「簌簌」的聲響。他痛苦萬狀的，額角沁汗。眼睛裡透着悲哀的毫芒，說：「算了吧！算了吧！——」他說到最後，幾乎只剩得含糊的喉音了。「我很知道，這件事會使你痛苦，阿哥！——」玉嬋同情和瞭解的說。她的眼睛不敢望向，在感情中苦苦掙扎的張權。「本來，」張權用手指擦撥一下，額際上的汗珠，說，「像我這副模樣，把身體都糟蹋了，還有什麼面目回來——」他說着，傷心到極的，用手撫摸一下自己的右腿脛。他細心地凝望着，自己已告殘破的腳踵，嘆了一口酸氣，搖晃着腦勺，沒有再說話。玉嬋則衝動的，站立起來，一手覆按在張權的肩胛上，說：「阿哥，阿哥！你回來了，就是我們最大的快樂！你沒有了她，但還有我們。我們都愛你！阿爸阿媽要知道你回來了，那他們該要多高興！

——」玉嬋一迭聲地說。她激動的搖晃着張權的肩膊，恍似要把他搖醒似的，說話中包含着撫慰、同情、諒解和勸勉。

張權有點頹喪的，點點頭。但眼光呆滯的，嘴角牽動幾下，喃喃的自語了幾句，但玉嬋並聽不清楚他的話，只是見到，張權的臉色，銀也似白的淌汗。張權的意識，帶點模糊的，說着自己也不夠清楚的話。他說：「我這副模樣回來，會使到阿爸阿媽阿妹，都感覺到失望！——」張權用一只手撐着額角，把臉龐埋在燈火的陰影下。他隱約的啜泣聲，使微涼的臥房內，更形溢滿愁傷和痛楚。

「你不能這樣，阿哥！——」玉嬋抬起淚眼，說：「你能夠回來，就是阿爸和我們大家的願望。阿爸曾經說過，你一定會回來的。不管你在天涯海角，不管你遭遇到什麼，你一定會回來的！——」玉嬋已無已自抑的，苦哭着聲說。張權呆坐在籐椅上，讓臉頰上的冷汗，在習習的涼風下，逐漸吹乾。他手裡把他和美嫦合攝的照片，越捏越緊的，搓成一團紙球。他舒了口氣，像一切都總算終結了，心內湧起一種難言的愜意。他稍為揚動一下手勢，抬頭望向黑麻麻的虛空。天上繁星如錦的閃灼，像極了一棵燦爛的聖誕樹，在輝煌熱鬧的燃燒着。那種流動的美感，象徵了生命的喜悅。一種新的希望，從空冥的天際陡然升起。一顆流星，其快無比的掠過黑空，終於像憤恨達到高潮的爆出火花。一天都雲時間，讓焚燒不絕的流星照亮了。

張權咬咬牙齦，抬頭揚起手勢，把團球似的照片，向虫蛭嘶鳴的窗外擲去。眼看照片很快就隱沒在沉沉黑夜中，張權倒反感到舒然的嘆口氣。虫鳴熾烈的升騰起來，宛似在奏唱一種新生命的樂曲。把天地間的悅樂和希望，在空漠蒼涼的夜晚，齊齊地舒奏起來。——張權像得到極大的撫慰和解脫。他用手發力地，搓拭一下臉膛，讓自己從昏噩和愁愴中甦醒過來。他別揚起眉，對玉嬋篤定地望向着，說：「也罷，阿妹。讓過去的一切，都像夢一般完全掩沒吧！」他語氣堅定的說。並且第一次咧齒，對玉嬋露出稍嫌苦澀，但却出於至誠的微笑。玉嬋一剎那，有從天而降的驚喜。她潸潸的臉，透着悅樂的紅暈，說：「那就好了，阿哥！你總算想通了！——」張權點點頭，眼睛泛着生命的異采說：「不屬於你的，強求也無益，是不是？」張權問了一句半玄虛的話，但玉嬋顯然聽明白了，說：「也許，這對彼此都好。大家都有機會，找尋屬於彼此的幸福！——」玉嬋從悲悵裡翻轉身來。她的欣慰和悅樂，使她的臉膛，很快就回復原本的青春和明淨。聲音聽起來，也像是銀鈴似的悅耳。張權第一次，用回憶中帶着親切的眼光，望向這闊別三年有餘的阿妹。青春在她的臉上，仍然是煥發和璀璨的

。雖然中間一場戰雲，但青春仍是不可侮的。青春對女人是一切，但也感染到別人，即使遲暮的心境，也因之重燃起新的希望、和新的憧憬！

張權用手覆按一下玉嬋的肩膊，表示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也接受她的期許和安慰。玉嬋乾澀的喉嚨裡，迸出聲音地說：「阿哥，你總算明白了！也不辜負阿爸臨終時的期望！——」她的聲音裡，摻雜着快樂和悲哀的黯啞。她用手覆按在張權的手背上。張權的手覆按在她的肩脊上。那種親血統的溫暖，是親外人所不能體會的。那種沒有語言的傳遞，比語言傳遞得更多、更濃烈。——張權最終，燃着飯後的第一支煙捲。他感到心理上的陰翳，已隨着心智上的廓清，而逐漸舒散了。他感到，此刻是他回到家來，第一次感覺到的舒泰和平穩。他把美嫦的遠去，當作一種事實來接受。失去了一個本不屬於你的人，這本無所謂「失去」！她原本不屬於你的，也無謂太多癡戀和沉迷！——他吐着如幻的煙圈，對玉嬋平靜的問說：「她到底是嫁人了，嗯？」他語氣平和得，宛如在談着一件細碎的事。玉嬋微微尖着眉，只是沉應一聲，沒有說話。

「那也好——」張權拖長語音，在說的同時，想着從前種種。他忽然有世事滄桑的感喟，說：「也許，這一戰事，真的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他說着，想起自他回抵西城之後，這同樣的念頭，不知在他的腦際裡盤升了幾許次。這次，他真的相信，命運讓這場戰爭改變過來了！

「兩年多之前吧。她受不住家人的催逼和遊說，最終和她的一個中學同窗結了婚！那人在本市做買賣，是一個很活躍的生意人！——」玉嬋說着，不期然的垂下頭，她沒敢看張權的反應。但後者却異常的平靜。他只是趁彈着煙灰的一瞬，清清淡淡的嘆了口氣。「她事前曾經找過我！——」玉嬋領着首，用沉重的語調說道。張權則出於本能的反應。他用異樣的眼光，催促玉嬋說下去。「其實，也沒有什麼！——」玉嬋揚晃着手勢，好像要沖淡這一樁感情的衝突。張權坐直腰肢，很專注的望向玉嬋，說：「阿妹，妳是應該告訴我一切的！」他語氣中夾着嚴肅和認真。玉嬋像負荷着沉重的負擔，呼吸也頻急起來，說：「她的形狀很可憐、很落魄、很無依。她說她對不起阿哥。她的家人，不讓她等待一個沒有去向、沒有歸期的人！她說——」玉嬋彷彿代述着美嫦的話，連表情也帶着一點悲苦，說：「請張家原諒她，也請阿哥原諒她！——」玉嬋說完話，自己也讓這節矛盾的感情淹沒了。她坐在籐椅上，只是咬着唇皮，用略帶憂傷的眼光，望向吐煙如霧的張權。屋子內外，頓時陷入一種難堪的寂寥中。

張權把煙蒂，死力的揷熄在煙缸中。也許是日

來的疲累和焦灼，使他的動作，看起來有點笨拙和沉滯。他用手撫摸一下頰沿的胡髭，說：「她說的也對，阿妹。她對我們張家和我，都沒有什麼承諾和義務的！」張權說話雖帶苦澀，但語意却是由衷的。玉嬋垂下眼瞼，頷首說：「她終於嫁了人，也在今年初誕下了一個女孩。我見過的，完全是她母親的同一模樣！」玉嬋說到這裡，不自覺的比弄手勢。這引起張權的一點興味。他瞬刻間，想起美嫦各式的形態。一個女子能有多迷人的風姿，一刻間都讓張權想像起來了。他站立起來，臨窗向黑冷的夜空，沉吟的張望一眼，說：「總算這件事，有了完美的結束！」他自語的說着。有意的伸手，向窗外的虛空，試探了一下，說：「今天天氣真的好重哦！——」他一連串的動作，使他看起來，早已放下心理上的負擔和障礙。他把美嫦能有美滿的歸宿，視作是一種慰安和滿足。一個女子最大的願望，絕大多數不外如是。一個她的舊情人或舊朋友，實在也應為這種結局，而感到無限的撫慰和欣然。

「阿妹，」張權回復到座椅上來。他隨手翻掀桌上的舊書報，說：「我答應妳一件事。自今之後，完全不提美嫦，和她的婚姻！——」張權抬眼，看到玉嬋略有疑惑的神色，又補充說：「我這樣說，並不是對她持有敵意，阿妹！我只是，不願再為這類糾葛而煩惱！我們都傷透了心，整整在一場戰爭中，都如是。我們不應延續這種痛苦！讓無情的歲月，埋葬了有情的往事！——」張權也許說得有些激越，這使他的頸筋墳起。他是很疲倦了，很無奈的沐浴在生存的痛苦中。一場生命的過程，難免會遇上，類似的尷尬和紛爭。意志堅決的人，很能在瞬間，即把這種感情的災難，化險為夷。意志薄弱的人，則淪於苦海而無可自拔！張權相信自己是前一種。他的意志，可以越過戰難而人兮歸來。他

已把桌面四周，濕淋淋的濺成一片。燈光淡照下，張權略為瘦癯和清癯的臉影，在書桌的厚玻璃上，倒照成流晃不定的幻象。他真的是蒼老了許多。連髮鬢都染上銀灰色。臉肌上和眼峽上，都爬滿縱橫的紋路。一軀半佝僂的身影，由玻璃面上折返的毫光，半明半淡地投影在板牆上。一室的淒涼，和一室的枯寂，使張權、建生、玉嬋，三個人都心頭裡，抑壓着無限的悲哀。也許，生命就是這麼的一回事。明知道自己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大困厄，也要咬定牙齦，向風塵和風霜裡，繼續行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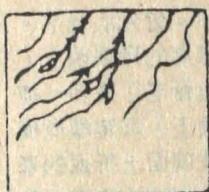
建生和玉嬋，在噤默溢滿空間的時候，二人悄靜地移步，用逐漸消隱的姿態，離開了只剩張權，一人坐在藤椅上遐思的房間。屋外的風息漸烈，吹得屋內所有的窗扉，都在吱嘎地作響。一群野鼠，被野貓追逐得震天嘶叫。隣屋也結束了夜生活。幾許人家，已熄熄了燈光，把全家人統統驅入夜的初夢裡！——張權在建生、玉嬋走落甬道，踢響着石砌地板時，他在房內說：「建生、阿妹！明早我們一起，上阿爸的墳地去！——」他幽幽的聲音，像空谷裡的迴響，在已納入初夜的空間，不絕如縷的騰升着。

(三十)

這裡望過去，隔山無不是寥落的墓碑和荒塚。天上朗朗地俯照下來的陽光，遠空送過來的風息，使每一簇凸立的墳丘，都感覺到一絲的溫暖。它們寂寞的僵臥在那裡，讓陽光和風息，把天地間的關懷，不住而恆常的，向牠們不醒的靈魂照拂着。人立在累累的墳堆中，展望每一塹，代表着一軀幽靈的墓碑。任是誰，都會興起生命無着的慨嘆。生命就是一場生、一場死的角逐。而生是短暫的，死是遙邈而永恆的！

張權在父母親的墓前，流着酸楚的淚水。在他身畔，是淒苦地，用兩手捂臉啜泣的玉嬋。建生則呆立在亂草上。他的腳下，陳放着幾式的生菓祭品。幾縷火苗，自焚燒的冥紙間飛舞。風自山頭那端吹來。把火花吹得益旺。一團亂灰，順着風勢，而逸向半空，而再再地飄落在墳場上和樹樑上。沿山種着幾式的雜樹。在枝樑間，不時啁啾地響着鳥鳴。那聲音是落寞和無奈的。宛似那寂寞的守墓人，時不吟嘆長長的一聲，把生和死的感慨，盡地裡一嘆而盡。

*風訊



*春柳

*我們這一期增加十六版，以容納「大山腳作者專輯」的稿件，事先沒有向大家宣佈，是我們繼六月號374期隨刊贈送姚拓先生的改編劇本『兒女英雄傳』後，所呈現給大家的另一份驚喜禮物。加多十六版的篇幅後，我們的成本也隨着增加約三份之一，但是每本的售價仍然維持不變，因此我們希望有更多的讀者，不要錯過這個機會，自本期起，便成為本刊的長期訂戶。

*本刊計劃為本地的幾個地域性的文藝團體，陸續地呈獻幾個專輯，而本期的「大山腳作者專輯」則是第一個。本來，各位都是屬於同一個國家的寫作人，應該不必過份去強調其地域性的區別；可是我們也很明白，我們的寫作人當中，大多數是屬於默默耕耘的一群，即使他們切實的寫作多年有成，也因為他們始終抱着不求聞達的態度，而寂寂的終其一生。我們的作者，那些真正的寫作者，其實都很寂寞，如果他們得到一些鼓勵，在某種程度上，或許能增加他們在這文學長途上跋涉的信心和勇氣。

*而我們為這些「沉默的大多數」做專輯，除了是給他們打氣之外，也是藉以引起各位關心馬華文學的人士，對我們的寫作人的關注。

*「大山腳作者專輯」中的十位寫作人，相信讀者對他們都不會陌生。他們十人之中，除了每個都常有作品發表外，大部份也已有單行本面世。今次他們齊齊在一起亮相，大家將可以欣賞到他們各自的文字風采與各自所要傳達的生活訊息。

*文學本是人類文明的美好部份，可是在此時此地，文學已不只是用來美化我們的精神生活這麼簡單。我們的更大希望是，在面對劣境時，我們的寫作人通過他們的文學創作，發出我們的心靈呼聲，在這個國家裡尋求更堅定的認同目標。

*除了計劃中的專輯之外，我們也會陸續推出一系列的「蕉風人物」，作為本刊對那些辛勤創作的寫作人的一項敬禮。繼上期的洪泉之後，下一個「蕉風人物」將是資深小說家溫祥英，敬請大家留意。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我的水彩畫路程

●黃乃羣



黃乃羣近照

回想這二十年來，我不斷的鞭策自己，希望能在摸索探討的工作中，走出自己的路。但事實告訴我，在浩瀚的藝術領域中，這點點的成績算不了什麼，值得告慰的是我總算付出不少心血，至少這是我辛勤的結晶。我願藉這次首次個人水彩畫展，坦誠地將我的心路歷程，傳達給所有關心我的人。

跟一般初習畫者一樣，除素描外，大部份的人都以水彩畫入手，因為它既輕便又簡單，說簡單是因為你只需準備兩三支水彩筆和顏色、畫紙，就可塗塗畫畫了。當然正式踏入它的門檻是一九六四年我進入南洋美專才開始的。美專安排的課程是呆板的，但它却鍛鍊出我的觀察、造形的能力，這對我以後在掌握輪廓與色彩認識方面有極大的幫助。學校安排的課程

是一般傳統性的，要真正去接觸大自然體會氣候的變化，才能對作品有所裨益，因此大自然才是我們真正的老師。美專三年，我的確曾花了不少週日的時間，徜徉在新加坡河畔，有時一畫就是整個上午；那兒的大舢舨，舊屋和繁忙的生活給了我不少藝術的啓示，直至現在我仍懷念那兒的一景一物。

美專期間，由無知而漸漸掌握了技巧甚至增強表現的能力；由寫實而具象：無不作多方面的嘗試。可是由於認識不夠深入，經驗膚淺，失敗了不知幾許，往往為了一個問題，冥想整個半夜。仍無法澈悟個中原由，後來閱讀了幾部名家撰述的奮鬥史，才恍然大悟，成功不是偶然的，它需通過不斷的進取、探討，甚至在失敗中尋求經驗，世間的事絕無僥倖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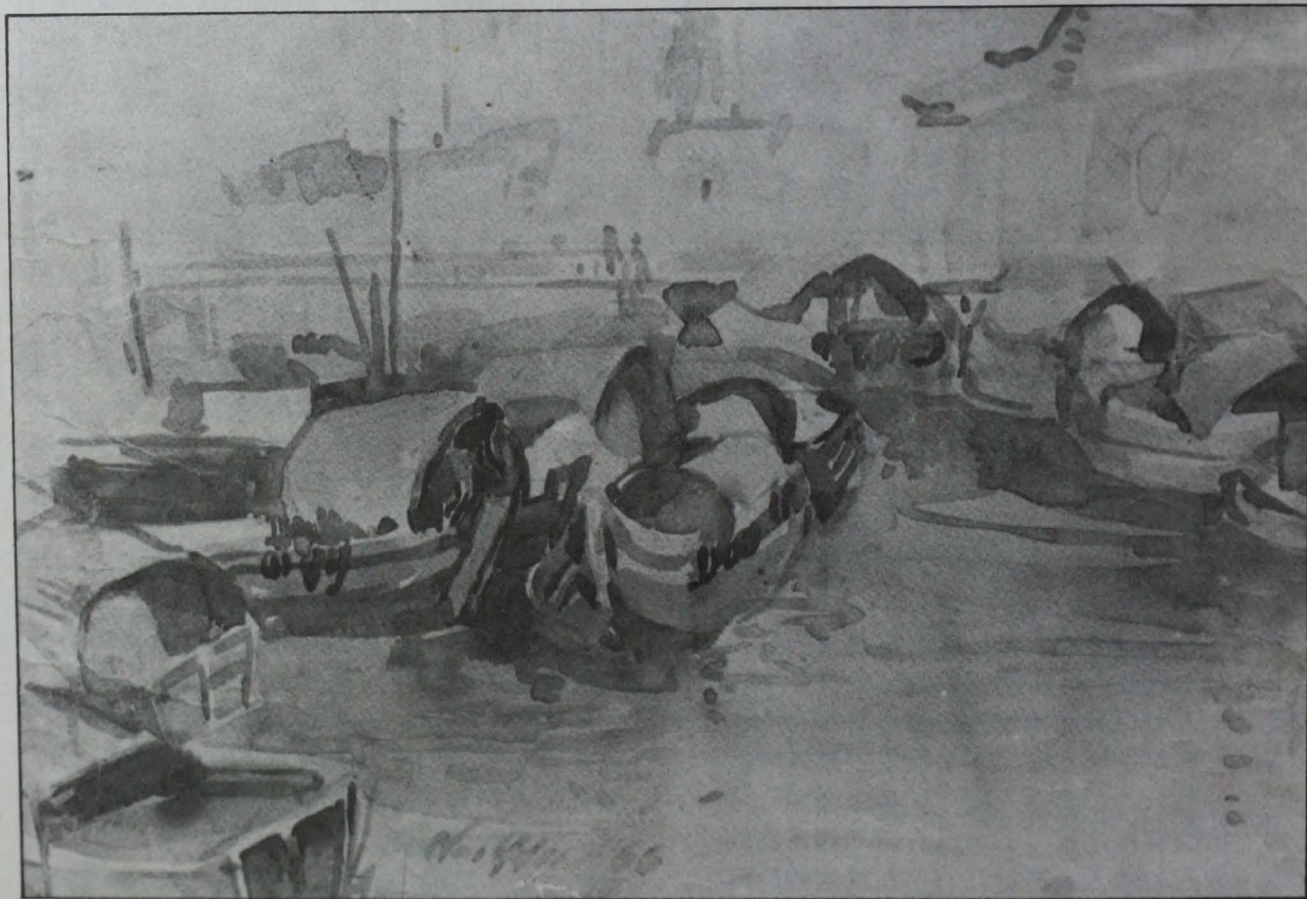
「新加坡河畔」是我一九六六年的作品，那是我在美專時期，常作的題裁，初時作這類的題裁，由於技巧欠純熟，往往戰戰兢兢下筆總是有拖泥帶水的弊端。這幅畫正是我領悟了上述弊端之後，嘗試的結果。遠景簡略而鬆弛，把主題集中於幾艘舢舨，顏色也帶有一點點主觀性，調子還算和諧，亦可以從奔放的筆觸中，窺知它的感性特別強。

「加冷河畔」這件作品，是我離開美專後，一九六九年底年假之便回返星加坡旅遊時的寫生作品。從這畫的畫風看，已有些改變，強烈的線條是整個畫面的骨幹，我已漸漸摒棄那類人們常看到的所謂「英國畫風」，一層一層加上去的習慣，我這樣做無非藉此尋找我自己的個性。

「新加坡海港」與「聖安德烈教堂」是七〇年初期的作品，從畫面的組織看，我仍非常忠實於物象的變化。但許多無謂繁瑣部份已甚少在畫面出現了。而且我已從水墨畫的空間概念中吸取了一些經驗，施用在我的水彩畫畫面，這樣做可使主題更為集中。

「花蓮途中」是我一九六九年初遊台灣時，途經蘇花公路途中所見，當時雨過天晴，車停在山間稍歇，我即刻在小攤前畫了這幅水彩畫，畫紙為四開小品，前後只花了十五分鐘而已。從圖中看遠山迷濛，近處山水云煙飄忽，很有中國畫的筆情墨趣。

「青云亭」「峇厘梯田」「婆羅浮屠」是七〇年中期的作品。我習慣於旅遊，從旅遊中我畫了許多異國情調的畫，每一個地方有每一個地方的特色。但不是所有的題裁都適合自己的表現方法，美的風景不一定能入畫。好的題裁，必須有強烈的感受。許多事務常一瞬間即逝，要把握好時間，敏銳的觀察力等條件，對着一些值得留下的，不可稍作猶豫。「青雲亭」雖然在造形上還是介於「寫實」與「具象」之間，而技巧已臻凝鍊，筆法乾淨俐落，是這幅畫的特點。與我畫「峇厘梯田」時正是峇厘的稻熟季節，到處可以看到黃的、綠的一片，加上早上柔和的陽光，一片明麗的清新，我一口氣花了二十分鐘完成了「峇厘梯田」。「婆羅浮屠」是我遊罷峇厘續程爪哇中部的舊都日



新加坡河畔（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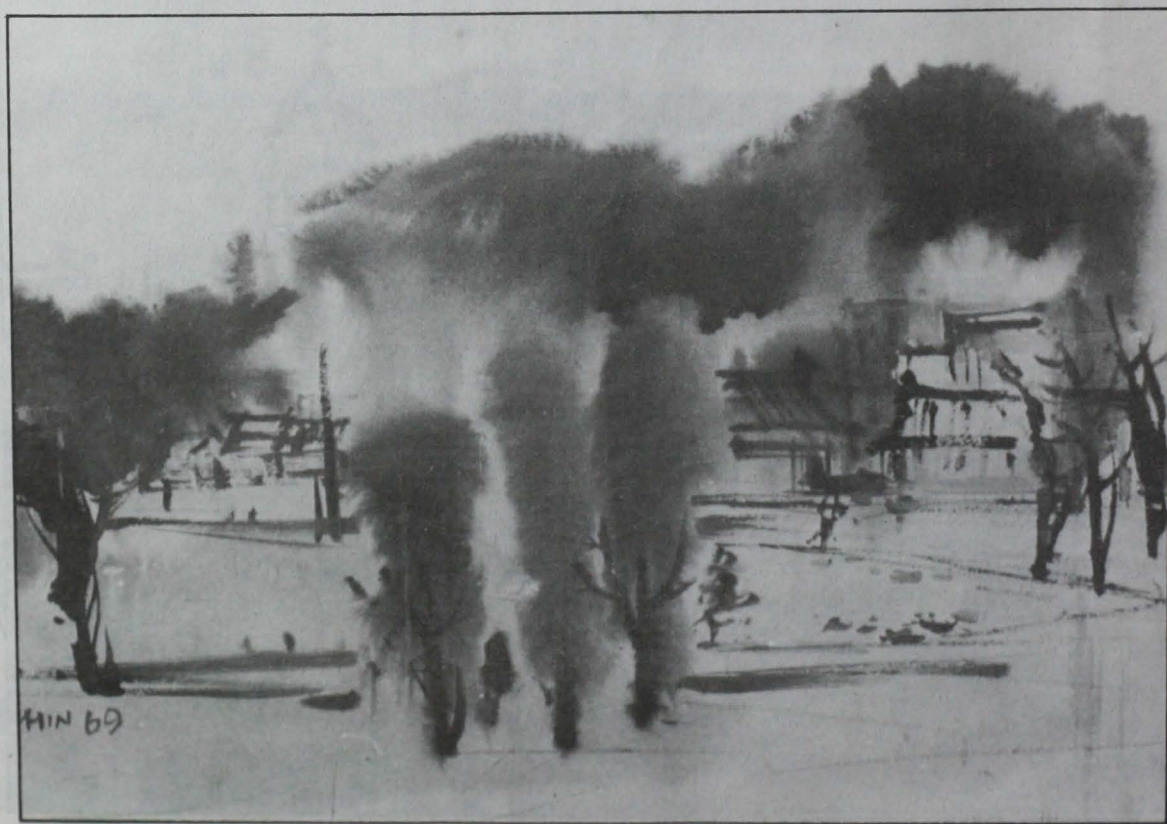
加冷河畔 (1969)



新加坡海港 (1971)



聖安德烈教堂 (1972)



花蓮途中 (1969)



婆羅浮屠（1975）

惹，爲的是心儀已久的興都教遺跡，一定要畫下它，作爲此行的永久紀念。啊！果真是驚世之作！雄巍巍的一座七層高建築，竟出現在眼簾。擺了畫紙，看了許久，覺得單單畫整個建築未免太單調了。這時遊人如鯽，陽光強烈。「婆羅浮屠」的山腳有許多擺賣小攤，加上林木打疏，就作爲圖中一部份讓它來烘托主題，也未嘗不可。於是構圖決定了，由天空、小攤、樹木開始、屋頂、建築部份儘量留下空白，好讓主題更爲集中，但蹲在地上，腳酸痺了，超過半小時，總算完成了這幅被世人稱爲七大奇蹟的作品。

「廟內」也是七〇年代中期的作品，這是吉隆坡一間頗有歷史的廟宇內景。事實上，景物繁新的場而是吃力不討好的，如果刪減太多，又顯不出景內的氣氛，太過於單調。刻意去表現嗎，又完全過於生硬，表現這類題材往往會事倍功半，很難有滿意的時候，這幅畫，調子雖複雜，但還算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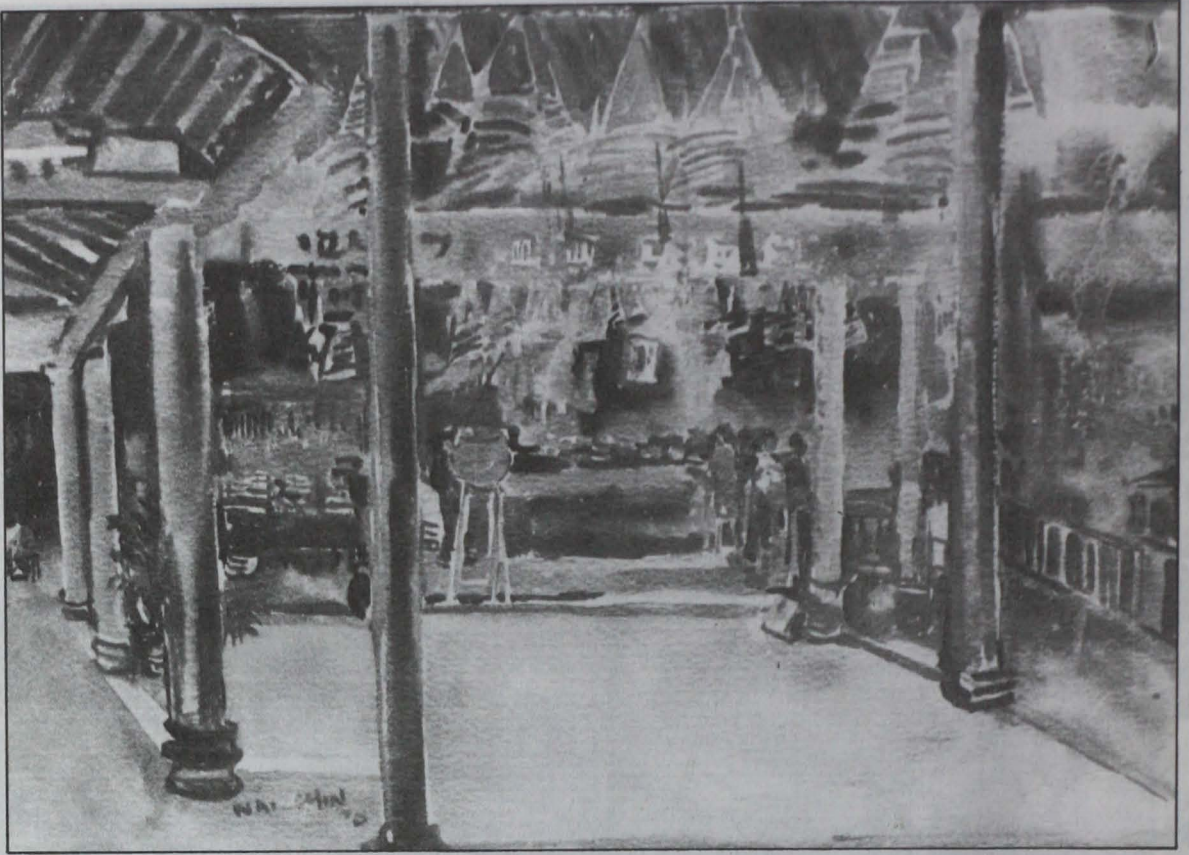
「荷蘭街斜陽」是一九七八年的作品，那

是我在年假時隻身前往馬六甲寫生的作品之一。荷蘭街是一條具有歷史性的街道，古老的房屋仍保存舊貌；狹窄的街道，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我被這歷史的鐘聲震撼，遂於斜陽時分踏進荷蘭街口，畫了這幅「荷蘭街斜陽」畫面，用筆豪邁，水份淋漓，好不痛快！

「尼泊爾印象」是一九八〇年杪我旅遊印度尼泊爾時的寫生作品之一。我常有一個經驗，旅遊的時間有限、畫街景，人物衆多，來來去去，很難捉摸每一個人的動態，單畫了背景，缺乏人物的點綴，肯會了無生氣。因此擺好了畫紙，我很直覺用自己的眼光、感受，將它畫了下來，這幅畫和「荷蘭街斜陽」用筆很近似，可以說是我較定型的一個時期。

在克什米爾時，我被那湖山、小木舟迷住了，也畫了不少這類的畫。但最令我感動的還是那個早晨，趕上古瑪雪山時，在一小時內，完成了六張雪景圖，真個是痛快淋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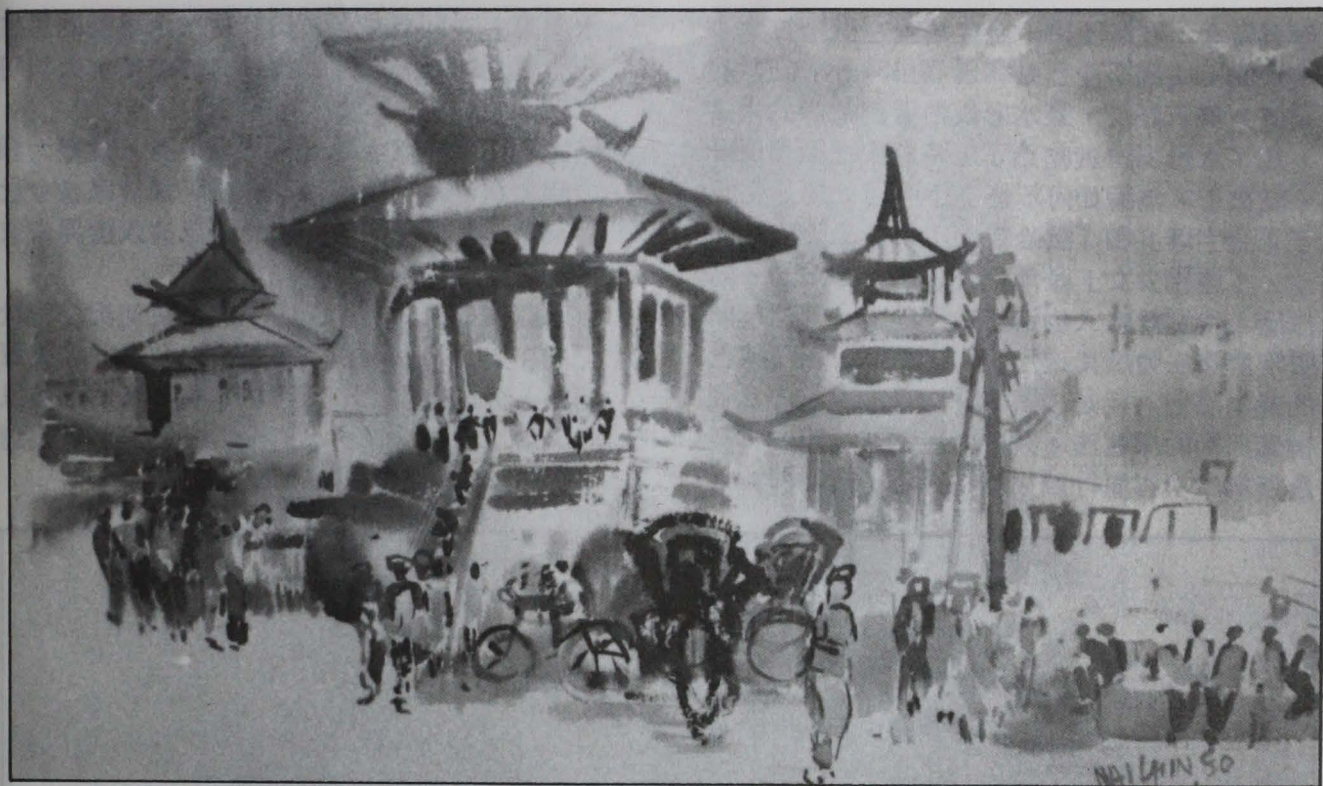
吧生海港是我假日常留連的地方，海港碼



廟內 (1976)



荷蘭街斜陽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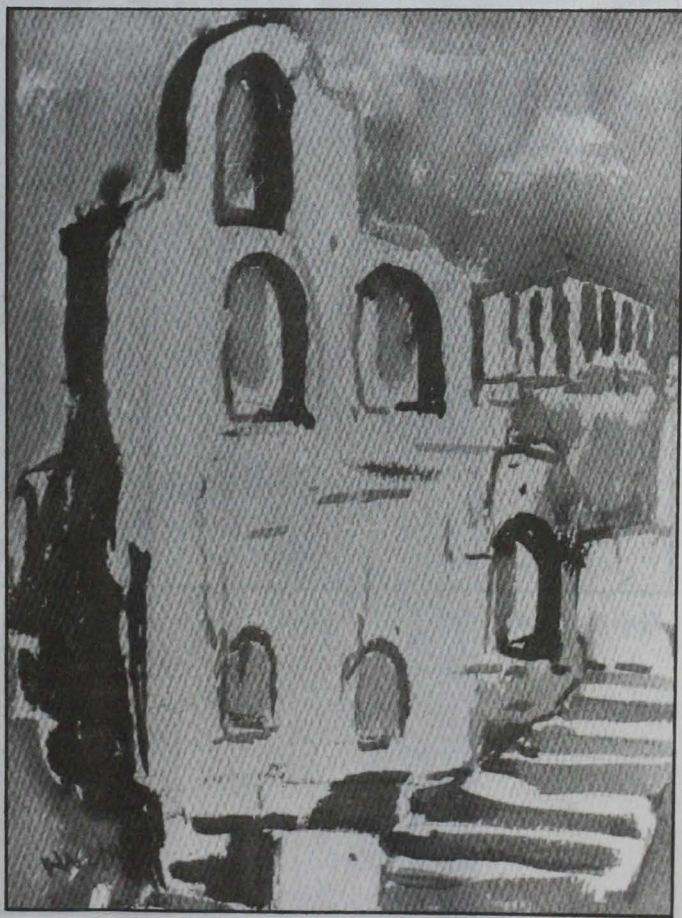


尼泊爾印象（1980）

頭伸延出海面，大小船隻，造形多彩多姿，遇着毛毛雨，海面呈現迷濛一片，真是如詩如畫，我曾在不少次這種情景中，畫了「雨中海港」灰濛濛的調子，充滿詩情。

一九八三年杪，作了土耳其希臘埃及之旅。在這三個早已響往其文化藝術的文明古國，除了參觀博物院，尋幽探勝之外，這兒古老的建築民情風俗，深深地打動了我心坎深處，一股作畫的興奮湧上心頭，土耳其的巴拉巴拉海灣，金山角河岸；希臘的阿哥波力；愛琴海、埃及的斯沙金字塔，古都靈梭，我都曾留下履痕。「伊士坦堡之冬」是我甫下榻旅店時畫的。時值黃昏，而又是土耳其初冬，景色灰濛濛的，但陽光微弱，遠處幾隻海鷗飛掠而過，這意境太美了。「阿哥波力」是在一個清晨再訪時畫下的。早上的陽光是最柔和的，陽光照在山頭上的「巴特農」，雄姿煥發，坐在山腳下，一口氣完成了「阿哥波力之晨」精神爲之振奮！

「埃及印象」、「撒哈拉大沙漠」是最後造訪埃及時，其中二件寫生作品。前者在埃及中部古都盧梭時所畫，這輛馬車，曾載着我到處暢遊，我對它有一份感情，臨行前我畫了它



雅典「阿哥波力」（1983）

作為留念。在斯沙時，金字塔就在撒哈拉大沙漠邊緣，來到斯沙已是驕陽高掛時分，皓熱的天氣，真不好受，畫水彩最怕遇到乾燥的天氣，放了水份很快就乾透了，時間要把握得很好，既來了，無論如何不能空手而回，於是完成了「金字塔」和「撒哈拉大沙漠」二圖。

「達雅少女」是最近在人物畫嘗試的一幅作品。我刻意將人物造形略為誇張，利用色彩明暗直接法強調其造形變化，完全脫離了傳統的基本法則，但是「戰車」這幅的表現法已經摒棄那類的深遠法，只強調主題的特出性，從最近第二次峇厘行歸來的作品看，更能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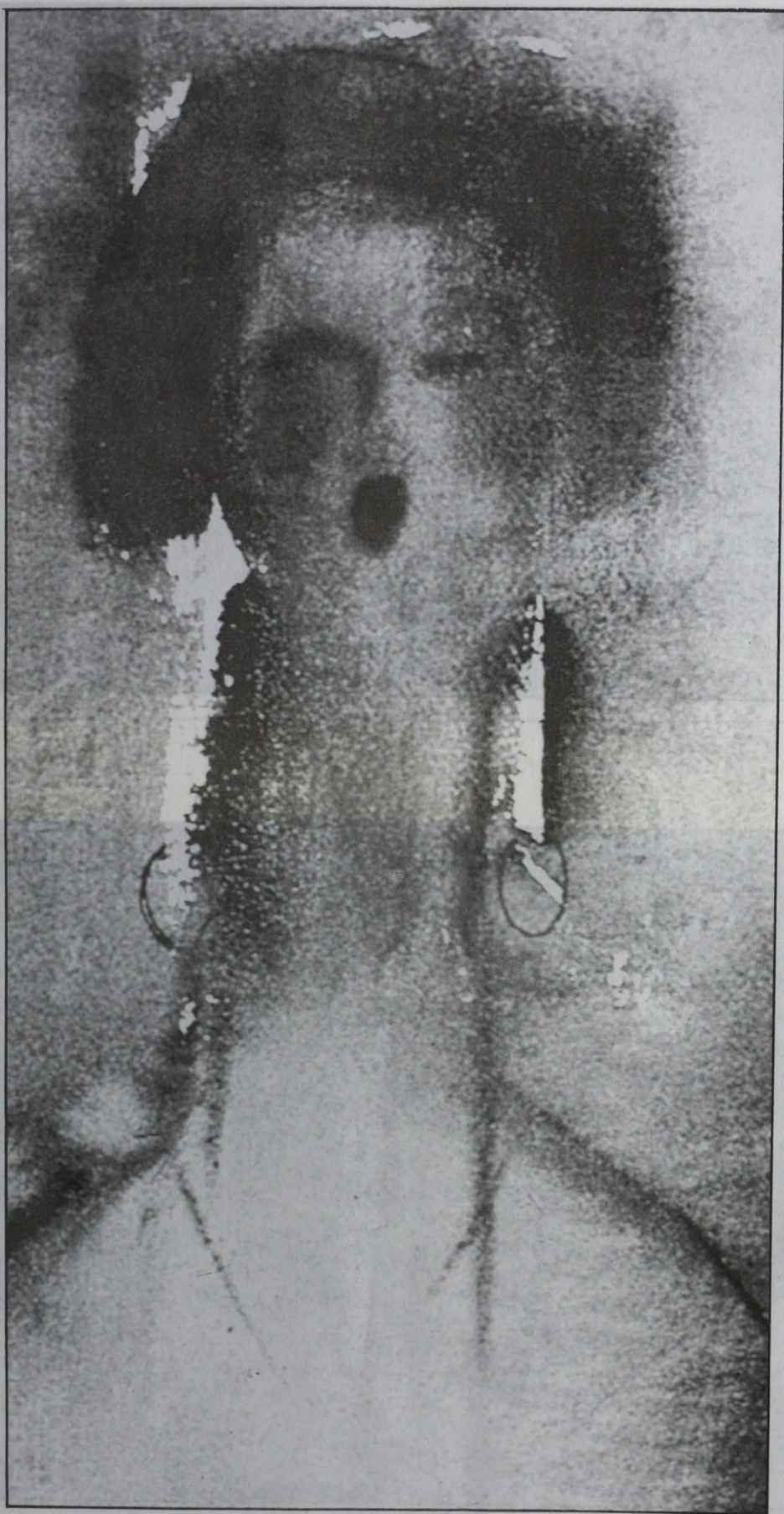
水墨畫」空間概念。這與我常作水墨畫的思想觀念甚為接近，說這二種媒介的融洽，大概可以較為貼切吧！

人們常認為水彩畫是一種小品，難登大雅之堂，這是非常主觀性的看法，試放眼當今世界畫壇，許多優異的水彩畫家已擠入世界畫家行列，則是一個明証。

藝術的創作道路是漫長的，更何況二十世紀的藝術思想如洶湧波濤般，一波又一波覆蓋而來，舊的藝術信念仍無法掌握，新的藝術思想又沖擊而來，無論如何，自信與決心才是創作道路上牢不可破的信念。



撒哈拉大沙漠（1983）



達雅少女 (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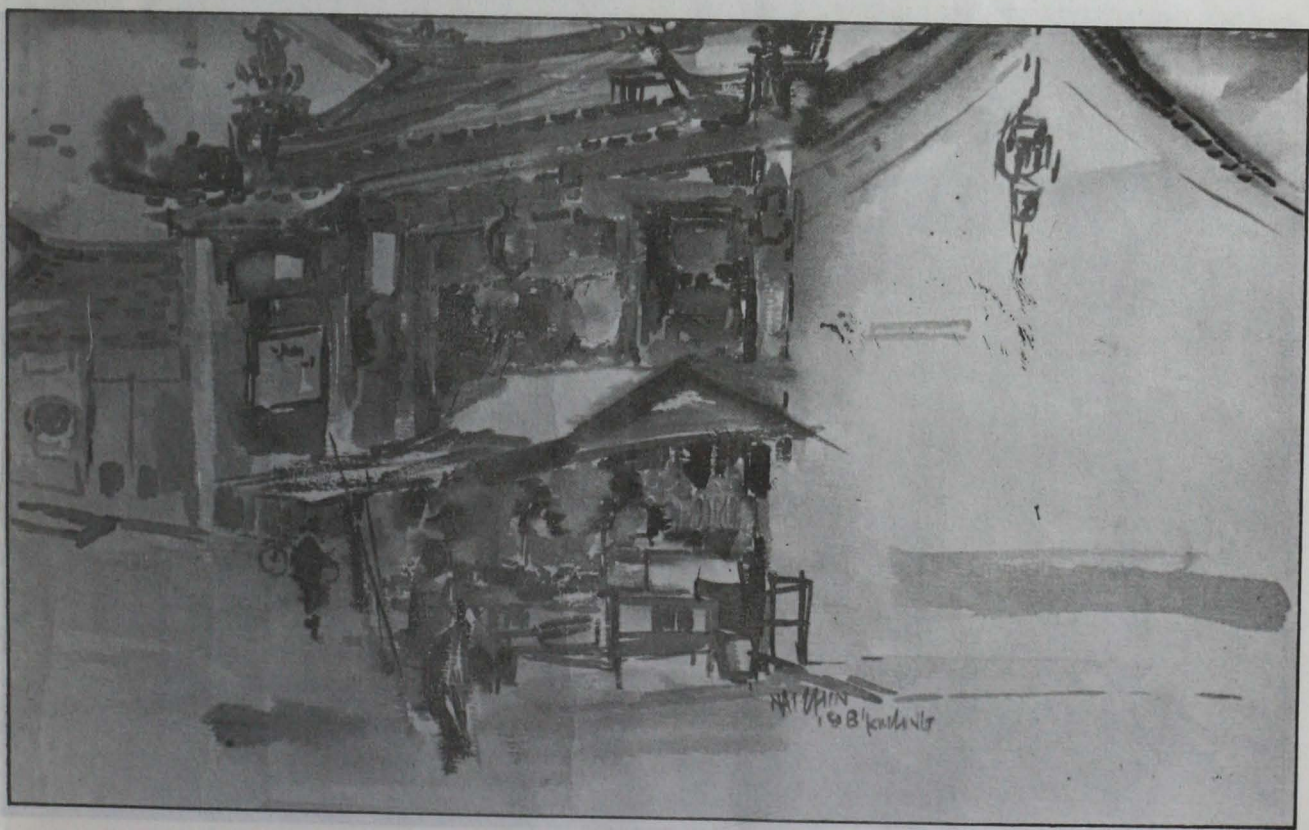
古瑪雪山



德里印象



寧靜的小鎮



廟



阿里山之晨



孟買港



香港



修船



丁加奴風景



多峇湖畔





加央港口



雅典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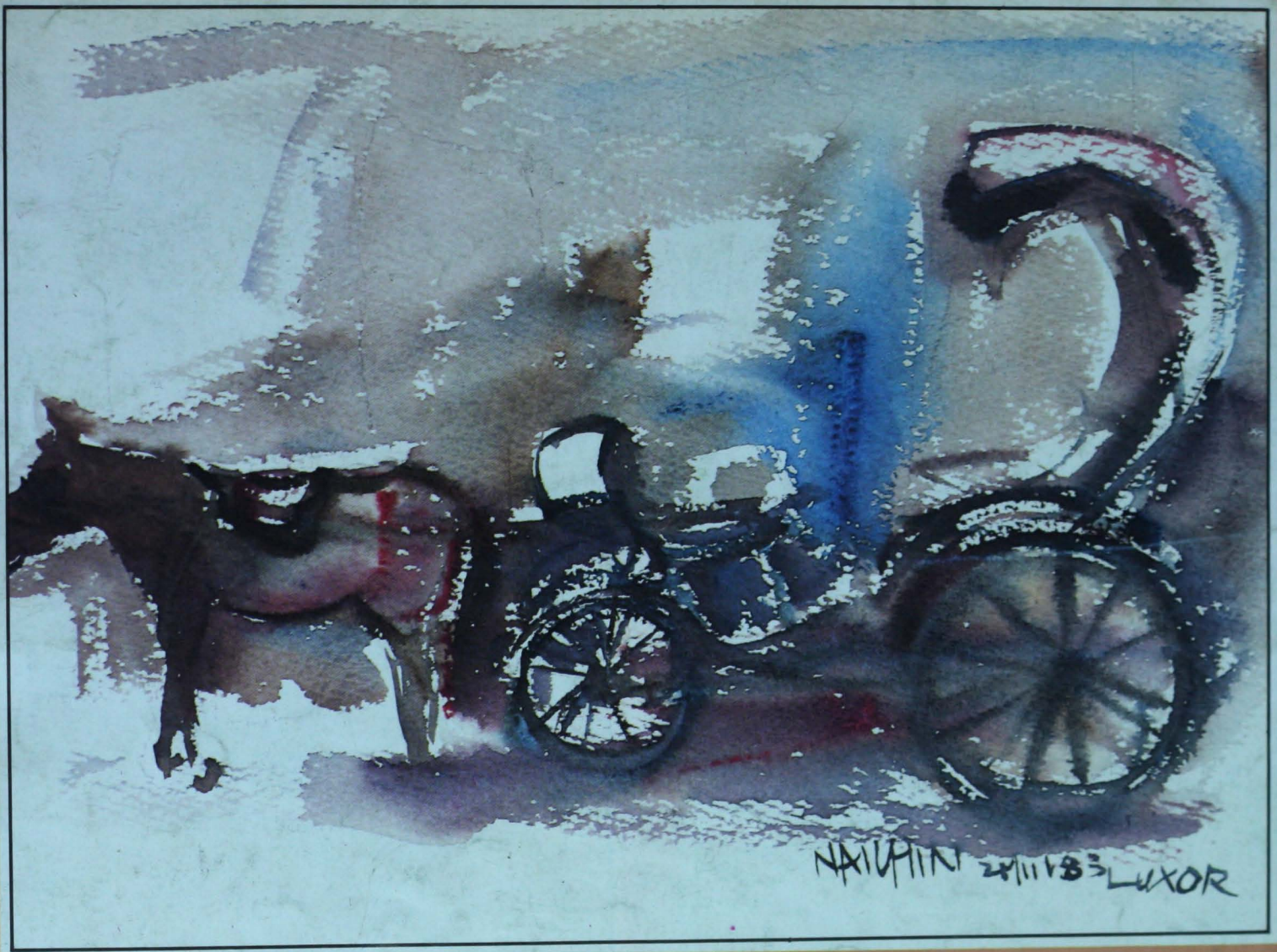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峇厘梯田（水彩畫1975）黃乃羣



雨中海港（水彩畫1983）黃乃羣



埃及印象 (水彩畫1983) 黃乃羣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封面說明：峇厘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